

南 華 大 學  
歐 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與義大利南方問題  
Italian Unification and Italian Southern Question



研 究 生：楊 宇 華 撰

指 導 教 授：許 仟 博 士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中文摘要

自 1860 年代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促進了義大利南北統一，新生的義大利所面臨不是外在壓力，而內部其差異性所造成的問題；在多重因素之下，南部義大利逐漸成爲內部的一個問題，稱爲「南方問題」。

本文將從統一復興時期前後，從不同的面向探討南部義大利與北部義大利之間的差異，所造成的國家認同問題；並且研究當時政府對南部義大利的態度與其政策，所造成的政治問題與南部義大利在政治上的從屬性；另外從南北兩方產業發展探討兩方之經濟落差與經濟發展之困難；最後總結各種面向說明南方問題的產生與北方對南方義大利的觀感。

關鍵詞：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義大利南方問題、振興南方基金

## 英文摘要

Since 1860s, Risorgimento proceed the Italian unification. The newborn Italy didn't face the outer pressure instead of the problems of internal differences. Accompanying with complex problems and obstacles Southern Italy, which is named as "Mezzogiorno", had been regarded as an awkwardness or "Southern Question" in Italy

This article would indicate different aspect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Italy which composed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identity. Secondly from the attitude of authority toward to Southern Italy, the article would points out the political subalternity of Southern Italy. And from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the article would analyze the obstac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Italy. Finally including all the obstacles and problems, the article would explain the people's attitude toward Southern Italy.

Keywords : Risorgimento 、 Italian Southern Question 、 Cassa per Il Mezzogiorno

## 《目次》

<b>第一章 緒論</b> .....	<b>1</b>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5
第四節 文獻分析 .....	5
第五節 名詞解釋 .....	8
<b>第二章 統一歷程</b> .....	<b>9</b>
第一節 尋求古羅馬精神與革命的萌芽 .....	9
第二節 教會的態度與皮耶蒙的主導權 .....	13
第三節 加富爾的外交手腕與義大利的統一 .....	18
<b>第三章 認同危機</b> .....	<b>23</b>
第一節 難解的紛亂 .....	23
第二節 區域認同的形成 .....	27
第三節 國家歸屬感的低落 .....	29
<b>第四章 政治危機</b> .....	<b>37</b>
第一節 政治制度的失靈 .....	37
第二節 侍從主義的延伸 .....	42
第三節 消極的革命 .....	47
<b>第五章 經濟的難題</b> .....	<b>53</b>
第一節 經濟的發展困難 .....	53
第二節 二元化的市民社會 .....	61
<b>第六章 南方問題的呈現</b> .....	<b>71</b>
第一節 南方的社會動亂 .....	71
第二節 南方觀感 .....	77
第三節 霸權的失敗 .....	81
<b>第七章 結論</b> .....	<b>87</b>
<b>參考資料</b> .....	<b>90</b>
中文書目 .....	91
英文書目 .....	91
義文書目 .....	95
網路資料 .....	97

## 《圖次》

圖一：1796~1812年義大利政治版圖.....	11
圖二：1848年義大利政治版圖.....	17
圖三：1860年義大利政治版圖（加里波底南征之前） .....	19
圖四：1860年義大利政治版圖（伊曼紐二世與加里波底會面 之後）.....	21
圖五：義大利各區語言的分布狀.....	26
圖六：侍從主義關係圖.....	43
圖七：轉化主義關係圖.....	44
圖八：政治交換的金字塔結構.....	46

## 《表次》

表一：義大利主要方言的字彙.....	25
表二：1861 – 1900 年的選舉數據.....	39
表三：義大利統一後，企業設立在南北的比例.....	54
表四：義大利統一後，資金的投入狀況.....	55
表六：義大利南北兩區生育率（‰）.....	55
表七：義大利南北兩區自然增加率（%）.....	56
表八：義大利南北兩區移出與移入淨值（%）.....	56
表九：義大利人口年齡結構（%）.....	57
表十：1910 ~ 1920 年義大利職業類別（%）.....	58
表十一：義大利文盲比例（%）.....	58
表十二：艾米里亞羅馬涅與卡拉布里亞整體經濟發展.....	64

## 第一章 緒論

1847 年，梅特涅在給駐法國的奧地利大使的信中，提及：「義大利從來只是一個地理名詞.....<sup>1</sup>」，雖然梅特涅的話帶有貶義，不過不可否認的是，義大利從羅馬帝國以降，一直是處於政治分裂的狀態。義大利作家馬梅里（Goffredo Mameli）在其著作『義大利同胞』（Fratelli d'Italia, Italian Brothers）的詩中，哀傷地著說：「我們被嘲笑了數世紀，因為我們不是同一國家，因為我們分裂了<sup>2</sup>」尾尾道出義大利人對自己國家現實情況的無奈。

然而義大利是歐洲文化思想的根源之一，古羅馬的光榮與文藝復興的璀璨，都發生在這塊土地上；並且這些榮耀，至今依然存在西方文明社會中。曾經是建構歐陸最大政治版圖的義大利，為何至今卻成爲一個南北差異極大，以及缺乏國家認同的國家？其次經歷分崩離析數世紀之久的義大利，在 19 世紀中，因為探求古羅馬光榮的統一復興運動（Risorgimento）<sup>3</sup>，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是偶然？還是獲得充分的醞釀？

###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動機

19 世紀的統一復興運動，對於現代義大利的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而言，有著無可取代的意義，Risorgimento 在義大利文是甦醒的意思，對於歷史的意義那是一種國家的重生、一種國家自我認同的進程與一種政治體系的更新。

雖然統一復興運動促進了義大利政治的統一，不過也使其中的核心價值、國家認同與社會分歧等問題具體化。這個新的國家首先所面臨到的不是外在的他國壓力；而是重整內部差異與其分歧的難題。然而義大利的內部問題，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

---

<sup>1</sup> “The word 'Italy' is a geographical expression, a description which is useful shorthand, but has none of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efforts of the revolutionary ideologues try to put on it, and which is full of dangers for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states which make up the peninsula.” In a letter to Austrian ambassador to France of April 1847. 梅特涅在給駐法國的奧地利大使的信中，提及：「義大利從來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來源：[www.politicalquotations.co.uk](http://www.politicalquotations.co.uk)

<sup>2</sup> 原文爲 “Noi siamo da secoli calpesti e derisi perché non siam popolo perché simo divisi”，後來馬梅里的詩於 1946 年成爲義大利的國歌，又稱爲“禮讚馬梅里”（L'Inno di Mameli）。

<sup>3</sup> Risorgimento 的由來，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義大利劇作家 Vittorio Alfieri 此劇描述著義大利統一的希望，之後加富爾（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於杜林（Torino, Turin）在 1847 年 12 月 5 日所辦一份名爲「Il Risorgimento」的報紙，因爲此報紙一直倡導義大利統一的重要性，因此就被借爲此浪潮的名稱。見 Andrina Stiles,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1850-70*. London, Hodder&Stoughton, 1989. p.14.

而是多重層面的因素，互相連結與影響而成的；義大利哲學家法拉利（Giuseppe Ferrari）認為：「半島的歷史是一部混亂、分裂的歷史<sup>4</sup>」顯示出不論是過去或是當時，義大利社會分裂之嚴重，並且透露出義大利在統一之後，將會面臨到社會分裂與失序的難題，並且衍生出「南方問題」（*Questione Meridionale, Southern Question*）。

再者藉由知識份子傳播帶有神話與想像色彩的統一手段，對於要改變過去分裂的事實，似乎力道稍嫌不足，義大利自由主義者杜蘭多（Giacomo Durando）曾說過：「對過去的些許盲目崇拜與對未來的金色夢想：事實上，現在一點也沒<sup>5</sup>」，義大利卻在屈於製造神話與強烈卻模糊的認同意識中，統一了。在面對多元文化與工業化所產生的內部差異時，這個新生的國家，至始至終都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國家認同的建立。

然而在探討義大利復興運動的同時，有兩個內在的因素不可以被忽略。（1）在當時（1830s~1870s）大部分的義大利人從事農作，並未受過學校教育，因此有許多人是文盲；他們對政治與國家的問題漠不關心，每天只為那一片不適合耕耘的惡土煩惱。（2）那些參與復興運動的人，大部分是政治精英、學者或是上層階級，而在他們之中，往往已經透過協議，決定了大部分的事務。如加里波底與伊曼紐二世（Vittorio Emmanuel II）在太亞諾（Teano）的握手，就決定了南義和北義的結合；因為精英與底層的人民之間的隔閡，將義大利人民分成兩種不同層面「法治義大利」（*Legal Italy*）與「真實義大利」（*Real Italy*），並且分別代表並且分別代表著北部和南部<sup>6</sup>，對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而言，則是兩者之間共識的缺乏，可視為其復興運動後，社會仍舊分裂的根源，也因此卻造就現代義大利南北的對立。

直到 140 年後的今日，學者和政治家依然常常討論著統一復興運動，90 年代北方聯盟（*Lega Nord, Northern League*）的興起，使得南方問題再度被挑起，大家開始檢討復興運動的對與否，也引起一連串的激辯。

---

<sup>4</sup> Christopher Duggan, *A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

<sup>5</sup> 原文 “A little bit of idolatry of the past, mingled with golden dreams of a remote future: reality, the present – never”, *Ibid*, p.6.

<sup>6</sup> 南部與北部，可從兩種不同層面解釋，一是從地理層面，南方與北方；二是從政治與經濟層面，因為北方的工商業較為南方發達，以及大多的政治精英都是北方人，所以北方政治精英、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代表著北方，而北方無產階級與南方農民代表著南方。

對於義大利的處境，特別是模糊認同與統一後南北義之間潛在的衝突，就時間點而言，義大利的統一復興運動，可能不只是一個的歷史事件，它可能也是問題的主軸、也可能是誘發。

然而在探討義大利南方問題時，其歷史因素是不可被忽略的，因為其問題往往是其來有自，就如同 Duggan 所說的：「對義大利抱這不確定的氛圍，早已在 1870 年之前就存在了<sup>7</sup>。」本文將探討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之背景，進而了解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前後，因義大利本身的國家與民族共同認同之模糊，與其統一運動後所帶來的社會分歧問題，並藉葛蘭西的理論，探論「南方問題」之源由。

伴隨著區域主義與多元主義的浪潮，大家不再高舉著民族國家的旗幟時，使得隱藏在國家統一表象中的區域問題更加白熱化，如俄羅斯車埕共和國與加拿大魁北克。它的變化會如何？是否會瓦解民族國家的統一？或是有其手段可以維持國家的統一？還是在兩者之間有其平衡點？

然而義大利的例子並不是單一的，筆者希望就由義大利的南北對立引以為借鏡。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採用歷史分析法與文獻分析法，以收集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與南方問題之歷程與其中變化的相關文獻，期刊論文，官方與非官方網頁資料，加以整理與分析，尋求義大利的國家統一是如何引起的國家認同與經濟難題的原因，以及最後如何演變成義大利的南方問題和對義大利的影響如何？

本論文以探究統一復興運動與南方問題之間關係、南方問題的根源與過程變化，另外當時執政者面對南方問題的態度與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後世的學者與政府對這樣的現象有如何的回應？筆者希以此研究對義大利有更多的了解，故本論文的架構為：

第一章文為緒論，首先解釋筆者對此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再以分析研究背景，最後闡述此研究之方法、名詞解釋與研究之限制。

---

<sup>7</sup> "The atmosphere of crisis brought to head the uncertainties about Italy that had been in the air since 1870s..." Christopher Duggan, Op.Cit., p.171.

第二章主要追溯統一復興運動的原因與運動背景。首先指出統一復興運動的字面意義與由來，與運動本身的初期發展與其推動者；再者探索運動的歷史背景、動力與經過和重大事件；另外討論外圍國家的態度與教宗的立場，與對統一復興運動的影響；最後闡述皮耶蒙政府在推動運動中是如何成爲主要的動力與如何成功統一義大利的過程。本章主要分爲兩大部份，第一爲運動的發起轉變到皮耶蒙政府的主導權，第二爲皮耶蒙政府從多重阻礙中，成功推行運動的經過。

第三、四、五章依序討論統一復興運動在多重層面中如何將南方問題具體化。首先爲文化層面去探討義大利國家認同的低落，從民族與語言追溯本源，討論義大利各個區域根深蒂固的文化差異，之後從區域的角度討論區域與區域之間對彼此的看法，與因爲文化差異而形成的政治認同，最後將兩者對國家認同的影響，建構出義大利國家認同低落的因素。

第四章以政治層面闡述義大利傳統政治的難題。首先藉由政治制度解釋義大利北方統治階級在政治中的主導角色與南方農民的類被殖民角色；之後探究北方統治階級是如何以義大利本身特有的侍從主義與轉化主義奠定自己的政治地位；最後以葛蘭西的理論“消極革命”解釋北方統治階級的政治主導性與統一復興運動的關係。

第五章以社會層面探討南方的經濟與社會結構性問題。首先解釋南方經濟問題的形成，以政策面解釋南方的經濟弱勢，再以結構面解釋南方的經濟缺陷；最後以社會結構，找出南北兩方之對比，主要以市民文化、社會資本勾勒出兩區的經濟發展落差。

第六章爲南方問題現象的發生。首先闡述南方民匪運動的成因與始末，再加以探究政治影響與社會影響，之後分析民匪運動在政治社會化中的角色與表現。再者從義大利犯罪學家的理論與著作，帶出北方人對南方人的印象，以及其理論與著作是如何影響北方人對南方人的看法，之後這樣的現象是如何成爲一個偏執的偏見；最後以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解釋執政者與大眾（南方農民）之間的溝通與互動關係，解釋南方問題是一種霸權的失敗，再以政治運作中是如何影響整體層面，不論是經濟與社會層面，之後以歷史集團解釋北方的統治勢力與南方傳統勢力的結合，是如何維持其執政

者的影響力與南方問題為何遲遲無法解決，另外指出再國家認知中統治階級的自私與錯誤，與大眾互動與溝通的缺乏。

最後一章為結論，將先前的討論再次地整合探討。確立統一復興運動與南方問題的本質為何，以政府的準行動行為串出各個層面的影響，以及對未來義大利的影響與展望。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的研究範圍主要為圍繞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的後續影響與為何會形成南方問題，因此以義大利南方為本文主體，探求統一之後再各個層面與各個區域與南方之間的關係與變化何其問題的本質，筆者希求在對義大利研究的興趣之間，提出筆者個仁的淺見。

本文的主軸從文化、政治與社會三層面探討，在文化層面，本文圍繞整體義大利在歷史背景、風俗傳統與區域的互動，帶出義大利的國家認同問題。在政治層面，以義大利的政治傳統與主導者的態度，勾勒出南方在義大利政治中的角色。在社會層面，從經濟資源與政策面探討南方整體發展的障礙，再以社會結構層面的差異，描繪出南北之間的落差。最後以南方問題的呈現，闡述出在文化、政治與社會三層面的影響之下的義大利南方問題。

本文之研究限制，義大利南方為本研究之重點，但筆者無法到本地，做實質的研究，為本文之一大限制。不過因筆者略懂義大利文，所以在文獻的收集與分析，可以彌補其不足之處。另外因在國內，關於義大利研究之書籍相當缺乏，所以筆者需要原文著作，在文中有許多原文字詞是在國內鮮少提及的，所以筆者儘量以註解的方式加以解釋。

### 第四節 文獻分析

雖然國人對義大利的興趣，不低於其它歐洲國家，不過大多是在非學術從面，所以對於義大利的學術研究專書，可以說是寥寥無幾；近幾年，因為北方聯盟的興起，引起些許學者對義大利的興趣，所以在期刊論文中可以發現數篇關於義大利的研究，

不過這些研究大多著重於現代的發展與本文的時間點有差距，並且與本文想要探討的方向有不同的著墨，所以筆者並此資料未納入參考範圍。

在英文資料，雖然義大利南方問題不如北愛或是南斯拉夫問題的文獻數量，不過仍有許多可以參考之專書，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宏觀概括的研究，另一為單一層面的細微研究。主要文獻為：

1. David Forgacs and Robert Lumley, ed., Italian Cultural Studies.
2. John Davis and Paul Ginsborg,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isorgimento.
3. Jane Scheider, ed., Italy's "Southern Question" – Orientalism in One Country.
4. Nelson Moe, The View from Vesuvius : Italian Culture and the Southern Question.
5. P. W. Preston, Political / Cultural Identity.
6. Anne Showstack Sassoon, Gramsci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 Beyond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7. Michael Keating, The New Reg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8. David Hine, Governing Italy : The Politics of Bargained Pluralism.
9. Frederic Spotts and Theodor Wieser, Italy : A Difficult Democracy.
10. Judith Chubb, Patronage, Power and Poverty in Southern Italy.
11.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12. Richard Bellamy, Modern Italian Social Theory.
13. Richard Bellamy and Darrow Schecter,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State.

Italian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isorgimento, Italy's "Southern Question" – Orientalism in One country 和 The View from Vesuvius : Italian Culture and the Southern Question 等著作，皆以宏觀的角度去探討義大利的南方問題，大致都以國家認同、語言、經濟與社會層面找尋義大利南方問題的根源與本質；其中以 The View from Vesuvius : Italian Culture and the Southern Question 最為特殊，因為在研究義大利的專書中，鮮少有以南方義大利的角度去看南方問題。

Political / Cultural Identity, Gramsci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 Beyond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和 The New Reg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等著作，接著重在義大利的國家認同問題；其中 Political / Cultural Identity, Gramsci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 Beyond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主以語言與文化背景與分析義大利在認同問題上對政治的影響；The New Reg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則是以區域的角度，去探討認同問題。

Governing Italy : The Politics of Bargained Pluralism 和 Italy : A Difficult Democracy 專注在統一復興運動之後義大利政治的發展，並且描繪出南方在義大利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Patronage, Power and Poverty in Southern Italy 和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則是著重在義大利經濟，其中 Patronage, Power and Poverty in Southern Italy 以政治的角度，解釋統一復興運動對南方義大利的經濟影響，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則是以歷史與市民文化背景解釋南方義大利經濟落後的原因。

Modern Italian Social Theory 和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State 則是側重義大利社會學家對於統一復興運動與南方問題的看法，有助於了解當時知識分子對於問題的見解與想法。

在義大利文方面，雖然義大利文有許多關於此研究的著作，不過礙於收集不易的因素，所以所收集到文獻大多側重於單一層面的細微研究。主要的文獻為：

1. Benedetto Croce, Storia d'Italia.
2. Giustino Fortunato, Il Mezzogiorno e lo Stato Italiano.
3. Giovanni Carano-Dovito, L'Economia Meridionale Prima e Dopo Il Risorgimento.
4. Vittorio Ellena, La Statistica di Alcune Industrie Italiane.
5. SVIMEZ, Statistiche sul Mezzogiorno d' Italia, 1861 – 1953.
6. Roberto Michels, Il Proletariato e la Borghesia nel Movimento Socialista Italiano.

Storia d'Italia 和 Il Mezzogiorno e lo Stato Italiano 闡述在統一復興運動時期，南方義大利的現況與執政者對南方的態度。

因為南方問題在經濟問題特為顯見，所以關於經濟的專書與文獻也有程度的數量。 L'Economia Meridionale Prima e Dopo Il Risorgimento, La Statistica di Alcune Industrie Italiane, 和 Statistiche sul Mezzogiorno d'Italia, 1861 – 1953 都為側重經濟發展的學術專書，其中 Statistiche sul Mezzogiorno d'Italia, 1861 – 1953 收集了統一復興運動之後南方義大利的經濟數據，所以對於經濟的探討有更多的佐證。

Il Proletariato e la Borghesia nel Movimento Socialista Italiano 著重在統一復興運動後，義大利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發展，比如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表現。

## 第五節 名詞解釋

### 一、統一復興運動

統一復興運動的原文為 Risorgimento，它的由來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義大利劇作家 Vittorio Alfieri 此劇描述著義大利統一的希望，之後加富爾（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於杜林（Torino, Turin）在 1847 年 12 月 5 日所辦一份名為「Il Risorgimento」的報紙，因為此報紙一直倡導義大利統一的重要性，因此就被借為此浪潮的名稱。Risorgimento 在義大利文是甦醒的意思，對於歷史的意義那是一種國家的重生、一種國家自我認同的進程與一種政治體系的更新、對於現代義大利的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有著重生的意義。

### 二、南方問題

南方義大利與北方義大利的劃分，一般來說都以羅馬為分解點，羅馬以南為南方義大利，大約包含 40 % 的義大利的國土與 33 % 的人口。然而因為南方義大利處於較為炎熱的天氣，所以俗稱 Mezzogiorno（日正當中）。

南方問題主要是指因為南方義大利在統一復興運動之後，在政治與社會結構的影響之下，所以造成的經濟與社會貧窮問題；南方問題的成因有許多說法，大多是傳統社會結構與執政者的政策有關。

## 第二章 統一歷程

十九世紀初期的義大利，其政治疆域雖然沒有因維也納會議而有太大的改變，不過大部分的義大利仍然直接或間接受奧國、西班牙與法國的控制，或是處於保守專制的政治形態，而唯一較有權勢的獨立國家 – 薩丁尼亞王國（Regno Sardegna）因為歷史學家大多使用皮耶蒙地區（Piemonte）為代表，所以筆者在後文皆使用皮耶蒙 – 也無心改變義大利的現狀，且深深受到法國的影響，諷刺的是皮耶蒙的政治菁英大多所使用的語言是法文<sup>1</sup>，卻不是義大利文。然而在主客觀皆處處艱難的情況，邁向統一之路，無非是困難重重。

十九世紀的統一復興運動（Risorgimento），對於現代義大利的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而言，有著無可取代的意義，統一復興運動在當時被視為民族主義的一大勝利，不過義大利的統一是否代表著民族主義的勝利？這樣的問題，卻有待討論。

### 第一節 尋求古羅馬精神與革命的萌芽

西元前三世紀羅馬人，統治著整個義大利，上至阿諾河，下至西西里島，兩百年後的西塞羅（Cicero）所謂的義大利，和現今的義大利相差不遠，從概念來說義大利比任何的歐洲國家來的古老（除了希臘），不過政治上卻大不相同，羅馬帝國殞落之後，義大利從未出現過一統的狀態，各個區域分別自我發展不同的地方文化<sup>2</sup>；雖然中古世紀的但丁從試著將義大利具體化<sup>3</sup>，不過但丁最後也哀傷地接受，義大利只是延續其羅馬文化的概念與其氛圍<sup>4</sup>，同樣地佩脫拉克也表達出對義大利現狀的無奈<sup>5</sup>。不可否認自古羅馬帝國以降，義大利一直呈現分裂的狀態，從城邦政治、封建制度到專制體制，沒有任何統一的跡象，最後淪為歐洲列強的附庸，統一之路似乎再也不可能達到。

然而人們卻沒有忘記羅馬帝國的光榮，因此漸漸地羅馬帝國輝煌的歷史，自然地

---

<sup>1</sup>皮耶蒙透過聯姻與法國合作

<sup>2</sup> Harry Hearder, *Italy in the Age of Risorgimento 1790- 1870*. New York :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3, p.156.

<sup>3</sup> Ibid p.156

<sup>4</sup> Ibid p.156

<sup>5</sup> Giovanna Campani & Zoran Lapov, *Nation-State Building Proces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Italy*, p.7, 資料來源：歐洲移民研究中心 <http://www.emz-berlin.de>

成爲義大利尋找國家認同以及創造國家神話，潛在但最強而有力的象徵，歷史學家波利亞柯夫（Leon Poliakov）形容整個義大利的歷史就是古羅馬的延續<sup>6</sup>；作家曼左尼（Alessandro Manzoni）在統一復興運動的早期，曾經提倡羅馬精神（Romanità），認爲羅馬是他的精神概念<sup>7</sup>；所以不論是現代或是過去，其實義大利一直籠罩在古羅馬的氛圍中，也爲未來的運動留下一個伏筆與一個強而有力的助力。

十七世紀末期，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帶來空前的震撼，其自由思想透過拿破崙的佔領（這期中也包含了義大利）推行到整個歐洲，也爲知識份子打開新的一扇窗。

拿破崙在 1796 年入侵義大利北部，三年後成功佔領整個義大利；在拿破崙佔領下的義大利（1796~1812），西北部爲皮耶蒙（Piemonte），東北部與中部爲義大利王國（Regno di Centrale Italia），南部爲那不勒斯王國（Regno delle Due Sicilie），其中皮耶蒙由拿破崙直接控制、義大利王國爲法國的附屬國、那不勒斯王國則由拿破崙的弟弟所以控制（例圖一），所以換句話說，整個義大利在這十幾年間都是由拿破崙直接或間接所掌控。

雖然整個義大利被他國所佔領，不過義大利人卻因拿破崙而接觸到新的思想與制度。在拿破崙時期的義大利，他延續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推行代表制度政治與其法國選舉制度，然而這樣的發展讓義大利的中產階級有機會進入政治生活；另外藉由拿破崙，義大利也重整其地理疆域，皮耶蒙、義大利王國與那不勒斯王國，因此表面上義大利因拿破崙而獲得統一，然而實質上卻是法國的統治之下。

然而這樣的改變，對於義大利民族主義有着某種程度的影響，雖然法國賦予義大利是用武力佔領了義大利，但而後經由政治改革，給予了民主政治與國家統一的基礎，統一或許不是那麼實質，不過是歷經數百年後的第一次，甚至在 1815 年那不勒斯國王號召全義大利支持他，完成義大利的統一與帶領義大利走向獨立之路，雖在當時他造成太大的回響，不過卻是第一位領導人物意識到義大利統一的可能性，且實際付諸於行動。

---

<sup>6</sup> “Italian history was always dominated by the heritage of the ancient Rome: the great myth of the eternal town, lady of the world, pushed behind all the other genealogical origins”, Leon Poliakov, *The Aryan Myth : A History of Racist and Nationalist Ideas in Europe*. New York : Basic Books, 1974, p.85.

<sup>7</sup> Giovanna Campani & Zoran Lapov, Op.Cit., p.8,

圖一 1796~1812 年義大利政治版圖



資料來源： Harry Hearder, *Italy in the Age of Risorgimento 1790- 1870*, p.176.

在法國統治十餘年的義大利，拿破崙曾在維也納會議之前，用一句話道出義大利的未來與其困境：「義大利將成爲一個完整的國家，不過需要許多時間整合其風俗、語言與文化的差異，和減少同一塊土地上人民之間的距離感，且羅馬不可否認地將是義大利的首都。」不過因爲拿破崙的失敗與維也那會議的復舊思維之下，而不了了之。

爲了防止民主意識勢力的擴張與防堵其民族主義的高漲，義大利在維也納會議與歐洲列強的復舊運動之下，政治版圖再度重整，而成爲列強的利益與其保守勢力的恢復之間的犧牲品，統一之路再度遙遙無籍。

維也納會議的結果表現出，保守勢力對於民主自由與其革命反動因素的恐懼，因此奧地利開始著手扮演控制義大利政治的幕後黑手，奧地利直接控制義大利最富裕的地區－倫巴底區（Lombardia）與威尼多亞區（Veneto）－，和間接控制中部各個諸侯公

國與那不勒斯王國，所以義大利從法國的統治轉為奧地利管理。

對於民主意識與民族主義，奧地利首相梅特涅<sup>L</sup>抱持著反對的態度，他不允許其思想在義大利發展，且深信義大利的有效管理，將維繫著奧地利的國家安全，對他而言「義大利從來只是個地理名詞」且「義大利問題從來不存在」，因此他認為義大利不是一個存在的國家，只是由數個小小的國家拼湊而成，且應該保持其狀態。然而拼湊而成的義大利，梅特涅並不是唯一有如此想法的人，這樣的想法其實存在有些知識分子之間，皮耶蒙大使在一封寫給俄國的信，如此寫著：「熱內亞的合併將成為我們的一個危機，因為皮耶蒙與熱內亞（Genoa）之間存在著極大大差異性，不是像重新劃分地圖如此簡單。」不過義大利統一的想法，並沒有因維也納會議而消失，並且有志之士常常祕密結會（Secret society）<sup>8</sup>，等待時機反動，推行統一運動，其中又以燒炭黨（Carbonari）最為出名。

燒炭黨的名字始於 1807 年，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由來，在當時燒炭黨是活躍於南部義大利大約有六萬人（佔當時全義大利百分之五的男性成人）<sup>9</sup>，在 1816 年那不勒斯王國試著鎮壓燒炭黨的活動，但其效果有限，反而促使更多知識份子加入，其中包括馬志尼。

燒炭黨是一個國際化的祕密社團，但在義大利地區比較活躍<sup>10</sup>，不過燒炭黨並沒有任何基本的教義與中心思想，在各個區域的組織有不同的目標，例如皮耶蒙區的燒炭黨希望推翻當時的國王，並組成一個憲政政府，但在南部卻只希求那不勒斯王國能保有其憲政即可；燒炭黨在 1820 年發動第一次革命，迫使當時的那不勒斯國王答應組織議會。

對於梅特涅而言，他深信要穩定發展維也納會議的約定，需要各國互相幫忙介入解決、甚至是鎮壓其反動份子，所以他發展一個藉由會議的機制，去商討其問題。<sup>LL</sup>雖然他沒有常常提起燒炭黨的問題，但他知道燒炭黨的風潮是一個惡夢的開始，所以

---

<sup>8</sup> 祕密結會是源自十八世紀的共濟制度，共濟會制起源於中世紀的工匠的行會制度。在 17 和 18 世紀，吸收了古代宗教團體及騎士兄弟會的儀式及舉行儀式的場面。資料來源大英百科知識網 <http://wordpedia.britannica.com>

<sup>9</sup> Andrina Stiles,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1850-70*. London, Hodder&Stoughton, 1989. p.10

<sup>10</sup> 燒炭黨的總度設於巴黎，不過大多的活動都在義大利本土，見 Ibid, p.10

在 1821 年邀請那不勒斯國王參與會議，在會議上那不勒斯國王請求奧地利介入，之後奧地利的軍隊進入義大利南部，開始其鎮壓活動，因此義大利的革命如火如荼地展開開來。

而後燒炭黨逐漸變成一個革命的代表，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如軍官、學生、律師、醫師和老師，在中產階級中蔚為一個風潮，不過在當時農民仍然一成不變地，只為自己的土地與收成煩惱，並沒有加入革命的行列；參與革命的人大多是懷抱著一股熱情與希望，並沒組織性，再加上燒炭黨沒有明確的中心思想，使得在初期革命並沒有太多的成果，也因如此漸漸地有志之士失望地離開燒炭黨，或是另組其它秘密組織繼續推廣其革命思想，其中最著名的為馬志尼的青年軍。

起先馬志尼加入燒炭黨推行革命思想，不過因為發現燒炭黨並未將重心放在義大利統一，且未有明確的目標與計畫，馬志尼便失望地退出燒炭黨，一開始馬志尼的信仰<sup>11</sup>，吸引了許多知識份子，如加里波底，他建立一個稱為「義大利青年軍」（*Giovane Italia*）的激進團體，不同於燒炭黨義大利青年軍有明確的目標與中心思想，馬志尼希望藉由恢復古羅馬光榮、統一義大利，進而創造一個新的羅馬<sup>12</sup>。不過馬志尼認為對「國家」是一種義務，而不是權利，必須要透過共同居住於此的人一同決定，並且聲明義大利必須是成為一個由「人民」組成的共和國。

可惜的是馬志尼並未成功，因為馬志尼的義大利青年軍，依然太過於理想化與空洞，不切實際，其成員如同燒炭黨一樣，只有吸引到精英份子，無法深入基層，不過馬志尼的影響比燒炭黨更為廣面，在當時不是只有義大利成立其青年軍，連鄰近國家，如瑞士、法國、德國等，都有青年軍的蹤跡<sup>13</sup>，遵尋著馬志尼的思想。

馬志尼在流放時期，仍然繼續寫作，希望延續其革命思想，激發更多的人投入義大利統一的運動，與燒炭黨相比，馬志尼對義大利的影響是更為廣大且更為明確<sup>14</sup>。

## 第二節 教會的態度與皮耶蒙的主導權

---

<sup>11</sup> 又稱為馬志尼主義（Mazzinism）。

<sup>12</sup> Christopher Duggan, *Op.Cit.*, p.109.

<sup>13</sup> 馬志尼後來在歐洲各國成立歐洲青年軍（*Giovane Europa*） Harry Hearder, *Op.Cit.*, p.190.

<sup>14</sup> Michael Morrogh,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91. p.8.

在馬志尼離開義大利之後，革命並沒有因為他的流放而停歇，大大小小的革命仍然在義大利各地繼續地發酵，不過並不是每次革命，皆有相同的目標與訴求，甚至有時互相抵觸、互相違背，例如 1847 到 1848 年在西西里島的分離運動<sup>15</sup>，就和馬志尼先前的統一訴求有極大的差異，雖然革命的因子因馬志尼與燒炭黨而發酵，不過在當時隨著馬志尼的離開，他的信念也隨著消失，只留下革命反動的意識，因此在沒有任何精神領袖的情況之下，繼續參與運動的人只為了自己的需求而參與運動，而不是為了一股信念，直到教宗庇護九世（Pio IX）的出現，整個運動才有不同的發展。

教宗庇護九世在他在位的期間，他在 1847 年開始大赦約兩千名的政治犯，允許新聞自由與成立類似英國議會的諮詢委員會（Consulta）<sup>16</sup>，也對當時皮耶蒙主教喬貝（Vicenzo Gioberti）所主張的自由聯邦主義表示歡迎與支持<sup>17</sup>，在當時教宗的舉動獲得各界的支持，使得各國如皮耶蒙與托斯卡尼等，紛紛仿效教宗，且並與教宗國結為關稅同盟；教宗的作為引起梅特涅的高度關切，因此奧地利出兵到教宗國給予施壓，不過這樣的行動卻造成義大利各地反彈，看見各地的對奧地利的出兵行為的不滿情緒急速升高，梅特涅因而作罷召回軍隊，不過梅特涅的動作，對之後奧地利在義大利的影響力，造成相當大的副作用。

雖然教宗在當時採取政治革新策略，不過教宗的出發點和當時當時參與革命運動的人卻是非常不一樣，教宗並不是採取激進的手段，他反對任何的激進手段，他希望是漸漸地、階段性地改革<sup>18</sup>，因此他成立自衛隊協助維持社會秩序，使得原本早已存在的激進共和派和溫和自由派<sup>19</sup>，兩者意見相左的問題與政治角力，逐漸浮上檯面，且並沒有因為義大利統一而結束，甚至更為激烈，為統一之後的義大利政局埋下一個不安的因素。

教宗對政治改革的態度與梅特涅的動作，在某些層面確實鼓舞了激進派與義大利內的其他國家，在教宗開始政治改革的隔年，皮耶蒙與托斯卡尼先後承諾頒佈憲法與

---

<sup>15</sup> Andrina Stiles, Op.Cit., p.21

<sup>16</sup> 庇護九世所創立的分為上下兩委員會，上層委員會（Alto Consiglio）為教宗直接提名，任命年限為終身，下層（Basso Consiglio）則是經由選舉產生。整個委員會分為四部份第一為立法、第二為財政、第三為內政、第四為軍事與公共建設。資料來源義大利歷史網 <http://www.cronologia.it>

<sup>17</sup> 喬貝當時所主張的是統一後的義大利應該是維聯邦制，並以教宗為精神領袖。

<sup>18</sup> Mack Smith, *The Making of Italy 1796-1866*. London 1988, p.116

<sup>19</sup> 這兩派之間的衝突對義大利統一之後的政治，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中部各個公國如帕馬（Parma）、摩德那（Modena）等，宣佈脫離奧地利的保護，再加上義大利各國與奧地利之間的衝突逐漸升高，直到 1848 年 5 月皮耶蒙國王亞伯特（Carlo Alberto）奧地利宣戰，義大利脫離奧地利邁向統一之漸漸明朗化。

在奧地利高壓的統治下，其實激進團體對奧地利的不滿情緒一直存在著，只是沒有一個理由去反抗。在 1848 年米蘭人發起禁煙的運動，希望對奧地利獨營的煙草事業造成影響，同年三月一群米蘭人在街上看見幾位奧地利軍隊在街上抽煙，他們視爲是奧國的挑釁因而反抗，最後事情越演越烈，衝突急速擴大，最後奧軍被迫撤離米蘭，在三月十七到二十二日五天之內，激進團體佔據米蘭區域政府（俗稱光輝五日 Le Cinque Giornate di Milano），米蘭勝利的消息很快地傳各地，義大利各地紛紛響應起義革命，在一切的情況對奧國不利之下，因此梅特涅被迫下台。

由革命份子所組成的米蘭區域政府，進一步尋求皮耶蒙國王亞勃特的協助，試著說服對奧國宣戰，經過一星期的考慮，皮耶蒙決定對奧國宣戰<sup>20</sup>，剛開始皮耶蒙節節勝利，越來越人加入皮耶蒙的行列對抗奧地利，甚至有不顧教宗禁令的教宗國軍隊，並且皮耶蒙宣佈自己的憲法（Lo Statuto Albertino）<sup>21</sup>，後來成爲義大利建國憲法的範本。

對於不願激進運動的教宗，教宗陷入一個極爲尷尬的情況，之後他一場公開的政治宣示（Allocuzione）<sup>22</sup>，宣示自己不支持戰爭並與激進派份子劃清界線。教宗的政治宣示不僅僅表示不願對抗奧地利，也呈現出對義大利聯邦的支持的態度有不同的轉變，兩年前被教宗所祝福的義大利，如今被教宗反對，教會因此從自由開放的態度轉爲保守專制。

對於皮耶蒙與其他天主教國家而言，失去教宗的支持，無非是一大打擊，他們被迫在政治潮流與精神領袖的效忠兩者之間抉擇，然而大部分的國家選擇放棄教宗，繼續對抗奧地利，因此促使有些激進派開始反對教宗，以及之後反神權的發展。

---

<sup>20</sup> 亞勃特爲何會向奧國宣戰，並沒有切確的原因，歷史學家大多認爲是亞勃特想要接收倫巴底和威尼多，與藉當時激進派的力量一起對抗奧國。見 Andrina Stiles, *Op.Cit.*, p.38.

<sup>21</sup> 雖然 Lo Statuto Albertino 是義大利的第一部憲法，不過內容卻含糊不清，例如其中的第 67 條、部長必須負責（I Ministri sono responsabili），部長是對誰負責，國王還是人民？憲法中並沒有明定。資料來源義大利歷史網 <http://www.cronologia.it>

<sup>22</sup> Michael Morrogh, *Op.Cit.*, p.16.

隔年原本節節勝利的皮耶蒙，有著不同的發展，奧國的軍隊持續支援在當地與皮耶蒙爭戰的駐軍，皮耶蒙最後在 *Custozza* 吃了敗戰，其國王亞伯特立即與奧國簽署休兵條約，並將軍隊調回皮耶蒙，皮耶蒙對抗奧國的行動一切就此結束，雖各地的革命沒有因此結束，不過少了皮耶蒙的支持，各地的革命也逐漸地被奧國鎮壓下來。

1848 年的革命基本來說是失敗的，第一、因為各個國家與激進團體各自行動，並沒有一起合作，雖然初期教宗與皮耶蒙具有號召的能力，不過因為每個團體的目標皆不同，因此沒有一起聯合行動。第二、皮耶蒙政府不接受任何他國的合作，除非激進團體願意接受皮耶蒙的統治<sup>23</sup>；不過奧國強大的軍事勢力是最大的因素。

1848 年的革命失敗後，奧國再度掌控著義大利，不過大家對奧國不滿的情緒，沒有因此消退，也認清義大利必須脫離奧地利，才能邁向統一的想法，只是了解到義大利無法自己擺脫奧國的統治（例圖二），必須藉由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一起對抗奧地利。

雖然奧國再度掌控義大利，不過皮耶蒙的憲法沒有因為革命的失敗而中斷，因為皮耶蒙堅持要繼續實施自己的憲法，使得皮耶蒙成為在義大利半島上唯一可以讓有志之士投入政治的國家<sup>24</sup>，皮耶蒙經由政治參與吸收菁英份子，為未來的統一復興運動帶來新的契機，皮耶蒙也順理成章成為帶領義大利統一的國家。

在 1850 年代，皮耶蒙由<sup>L</sup> Carlo Alberto 的兒子伊曼紐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接替統治，繼續義大利統一的志業；對於伊曼紐而言，他害怕的不是奧地利的壓力，而是害怕失去人民的支持與國家的穩定，所以他無顧奧國的壓力堅持實施憲法。對於奧國而言，溫和的憲政派總比激進的共和派來的和緩，所以對皮耶蒙只給予政治壓力，並沒有採取武力行爲。

此外統一復興報（*Il Risorgimento*）的主編加富爾（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也由投入政治，在兩年之內當上皮耶蒙的內閣首長，成為伊曼紐二世富有遠見的助手。

---

<sup>23</sup> Andrina Stiles, *Op.Cit.*, p.27.

<sup>24</sup> *Ibid*, p.39

加富爾一開始就明白，義大利無法獨自完成統一的事業，剛開始加富爾為皮耶蒙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如修築鐵路、建立中央銀行和各國簽署自由貿易條約等等，因此皮耶蒙才有與他國談判的實力，之後要求他國的援助與利用法國與奧地利之間的矛盾<sup>25</sup>，使得義大利可以順利脫離奧國的統治。換句話說，如果法、奧合作聯盟，義大利統一的希望便會破滅。因此加富爾將義大利的問題歐洲化，使義大利的問題浮上檯面，放置在歐洲各個列強議程上。

圖二 1848 年義大利政治版圖



資料來源：Andrina Stiles,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1850-70*. London, p.44.

<sup>25</sup> 在當內閣首長之前加富爾曾在英國待過一段時間，他見到英國的進步，深知義大利必須向學習英國其公共建設與工業技術，且以義大利目前的實力不足以對抗奧國，所以引進外資協助義大利工業，並且保持與他國的聯繫。

### 第三節 加富爾的外交手腕與義大利的統一

1852 年，加富爾帶領皮耶蒙政府參與克里米亞戰爭，為的是要換取法國與英國的支持，皮耶蒙並沒有因克里米亞戰爭的勝利而獲得任何的好處，只有與法國保持密切的聯繫，然而法國與皮耶蒙之間的良好聯繫，漸漸地轉化為兩國之間良好的合作默契。

1858 年加富爾與拿破崙三世，在普隆比埃（Plombières）秘密會晤，並且簽下條約，法國必須幫助皮耶蒙打敗奧地利，皮耶蒙則必須割讓薩伏衣（Savoia）和尼斯給拿破崙<sup>26</sup>；不過法國會協助皮耶蒙的先決條件是在奧國以強大的武力攻擊皮耶蒙；加富爾與拿破崙三世秘密會晤的隔年，加富爾在幫伊曼紐二世所簽署的皮耶蒙議會開議宣言上寫著：「我們不能在忽略那些散佈義大利各地的痛苦淚水了！」（Non siamo insensibili al grido di dolore che da tante parti d'Italia si leva verso di noi<sup>27</sup>！）其中的痛苦淚水指的是奧國在義大利各地的高壓統治；伊曼紐二世這樣的宣言，馬上的到各地的響應，不過並沒有觸怒奧國，如此的情況並不如加富爾所想像的，且拿破崙看見情勢不如預期，所以寫信給加富爾，希望取消他們之間的協定。

在加富爾回給拿破崙的信中寫著：「至高無上的君主，誠如你所了解的環繞義大利的險惡國家一直威脅著義大利的未來，希望我們之間的協定不會因此有所變化，且如果義大利的未來操之於其他列強之中，貴國與我國將會被視為軟弱的一群<sup>28</sup>！」

接著加富爾派遣一些間諜到仍然是奧國統治的倫巴底地區，煽動當地的激進份子，並且保證皮耶蒙會給予庇護，激進份子的起義迅速地蔓延到整個義大利北部，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奧國向皮耶蒙下最後通牒，命令停止一切的煽動行為。

然而奧國的壓力是加富爾所樂見的，他以「無法合作」回應奧國的通牒令，並且伊曼紐二世也宣告：「義大利人民！奧地利將要攻擊皮耶蒙，我將成第一個挺身而出

---

<sup>26</sup> 普隆比埃的秘密會晤，在當時只有拿破崙三世、加富爾與伊曼紐二世熟知其消息，當加富爾到達法國與拿破崙三世會面時，當時的法國外長甚至在狀況外的情況之下寫信警告拿破崙三世，要小心加富爾的企圖。此秘密會晤除談到關於皮耶蒙與法國的合作，也談到兩國之間的聯姻。Harry Hearder, Op.Cit., p.218-220

<sup>27</sup> 資料來源皮耶蒙區域政府官方網頁 <http://www.regione.piemonte.it>

<sup>28</sup> Andrina Stiles, Op.Cit., p.45.

保護國家的軍人，只為獨立不為其他.....<sup>29</sup>」皮耶蒙與奧國的戰爭因此開始。

得到法國援助的皮耶蒙在 Mongenta 和 Solferino 贏得兩次重大的勝利，不過兩方都傷亡極為慘重，以及普魯士的援奧的軍對即將到來，使得法國重新考慮是否要繼續增援皮耶蒙。

皮耶蒙勝利的消息，促使義大利中部各國紛紛要求離開奧國統治，選擇與皮耶蒙合併，如此的結果已經超乎拿破崙三世與加富爾兩者之間所約定，似乎一切都已經超過控制範圍之內；所以拿破崙三世在未告知皮耶蒙的情況之下，會見了奧國的國王約瑟夫（Franz Joseph），協議休兵，簽訂 Villafranca 協議，在協議中，倫巴底經法國轉給皮耶蒙，威尼多則維持交付給奧國統治（例圖三）。

圖三 1860 年義大利政治版圖（加里波底南征之前）



資料來源：Andrina Stiles,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1850-70*, p.54.

<sup>29</sup> Ibid, p.45

原本只想要統一北義大利的皮耶蒙，在中部各國的合併要求之下，統一了中部與北部，1860年在皮德蒙的領導下成立義大利王國，不過威尼西亞仍然屬於奧國。

另外一邊，南部義大利雖然也合併成爲一個國家卻有不同的發展，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遵循馬志尼的精神，在西西里島的巴勒摩（Palermo）帶領千人的紅衫軍（I Mille 或是 Camice Rosse）起義反抗那不勒斯國王<sup>30</sup>，再加上當地人民對加里波底遠征的支持，原本在數量上遠遠少於那不勒斯軍隊的紅三衫軍，可以一路遠征，征服南義大利。

1860年加里波底遠征，使得歐洲列強國警醒，認爲義大利有可能出現一場革命，而且奧地利曾經考慮進行干預，不過被法國阻止<sup>31</sup>，如果這次干預真的成功，加里波底的遠征南義大利便有可能失敗。

數個月之後，原本是法國附屬國的那不勒斯王國，現在卻被加里波底跨海征服，法國急於出面干預，不過加富爾認爲義大利內部的事應該是義大利人自己解決，所以加富爾與拿破崙三世又再一次祕密協定，在協定中如果加里波底攻進羅馬，法國才可出面干預。

就在加里波底剛剛進入教宗國的時候，拿破崙三世就命令法國的軍隊出面阻擊加里波底，以防他的軍隊攻進羅馬；不過法國這次的行動卻是破壞了皮耶蒙與法國兩國之間的協定，因此種下兩國未來的衝突。

加里波底的成功引起加富爾的強烈關切，因爲他延續馬志尼的精神（激進共和派）與加富爾本身抱持的理念（溫和民主派）與原本所建國規劃的不同，且如果南部如果持續在加里波底的統治之下，未來會變成皮耶蒙的問題；因此加富爾決定說服加里波底在南方舉行公投，是否與願意與北方成立一個以伊曼紐二世爲首的國家，而當

---

<sup>30</sup> 加里波底曾經尋求加富爾的協助，加富爾認爲南部義大利經濟狀況不佳，不宜與皮耶蒙合併，不過加富爾並沒有阻止加里波底，因爲第一可以擺脫加里波底、第二如果真的統一了南部，那對義大利的統一也不是見壞事。Ibid, p.65

<sup>31</sup> 法國在一份給沙皇的備忘錄中說，如果奧地利出兵南義大利，法國不會坐視不管，因爲她要保護兩西西里王國和教宗；另一方面，法國亦率先與俄國就近東問題達成諒解，這使俄國再三思量，並將其首要利益放在遠東。因此俄國要求奧地利和普魯士保持中立，結果奧地利不能插手義大利。Harry Hearder, Op.Cit., p.227

時南方的回應答多是肯定的<sup>32</sup>。

1860年10月26日加里波底在太亞諾與伊曼紐二世，獻上南方的土地，義大利因此而統一。同年的11月7日，皮耶蒙的軍隊進入那不勒斯，隔年的1月27日舉行議會選舉，推行伊曼紐二世為義大利王國第一為的君主，加富爾為第一任總理，並且在三月十七日宣佈義大利的統一。

事實上此時的義大利並未完全統一，羅馬周圍的教宗領土仍然受法國軍隊的保護及威尼多地區依然在奧國的統治之下（例圖四），這兩區域要等到義大利與普魯士合作，於1866年的普奧戰爭與1870年普法戰爭中取得勝利，才會回歸到義大利<sup>33</sup>。

圖四 1860年義大利政治版圖（伊曼紐二世與加里波底會面之後）



資料來源：Harry Hearder, *Italy in the Age of Risorgimento 1790- 1870*, p.188.

<sup>32</sup> 在當時只有識字的中產階級才可以投票。

<sup>33</sup> 威尼多地區因為農、商業發達，自然地成為各列強所以覬覦的地方，義大利為了奪回威尼西亞與普魯士，願協助出兵一起對抗奧地利；法國則是要求奧國割讓威尼西亞，如果奧國需要法國的協助。

一般來說，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被視為歐洲民族主義浪潮的一部份，然而其民族主義似乎不足以完全解釋統一復興運動的原因與其本質。

就根本原因而言，義大利的歷史學家大多認為，統一復興運動擺脫不了強烈的情感因素，在 1943 年義大利歷史學家薩瓦多耶力（Luigi Salvatorelli）曾說：「對於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最好的解釋是，一種從國家到個人並且結合精神層面，深層地轉化成爲一種全面性的自治運動！」（Hanno inteso per Risorgimento d'Italia un fatto, o meglio un processo, di carattere spirituale, una trasformazione intima e complessiva della vita nazionale e individuale, un'affermazione di autonomia collettiva e individuale<sup>34</sup>！），及二十年後的羅多利可（Niccolò Rodolico）曾寫道：「一切都是由莊嚴、激烈的犧牲奉獻精神」（Tutto questo che è dignità, fierezza, spirito di sacrificio<sup>35</sup>！）強烈的情感造就了堅實的推力，使得不可能的統一變成可能。

就本質來看，統一復興運動是結合眾多的信念與其努力掙扎而成，從橫切面來說，統一復興運動出自於幾個動機，第一、希望追求島內的政治改革與其民主自由，如燒炭黨與聯邦派的喬貝；第二、脫離外國的統治，爭取其獨立，如加富爾；從縱切面來看，馬志尼延續古羅馬精神，創立青年軍提供了強烈的國家統一信念與其政治激進意識，一直到加里波底執著的民主理想，接著加上加富爾的聰明睿智與其具有遠見的野心，而幾經交錯縱雜，因此改寫義大利的歷史。

參與運動的人雖然有著不同的意見，不過卻只有同一目標就是統一，因此匯流而成一股強大的信念，終究水到渠成。

---

<sup>34</sup> Andrina Stiles, *Op.Cit.*, p.88.

<sup>35</sup> Niccolò Rodolico, *Il popolo agli inizi del Risorgimento nell'Italia meridionale. 1798-1801*, Le Monnier, Firenze 1926, p.13

### 第三章 認同危機

曾是歐洲最璀璨的文化發源地的義大利，如今卻是歐洲最年輕的、最脆弱的國家之一。加里波底與伊曼紐二世的握手，一個簡單的手勢，義大利的國家統一象徵性地完成了，然而義大利是否擺脫國家認同的困境與問題？而且義大利是否真正地統一了？

隨著加里波底與伊曼紐二世在太亞諾的握手，義大利在這簡單的動作中，實現了象徵性的政治統一。然而國家認同問題並未因政治統一解決，儘管歷任政府努力解決義大利的認同危機，直至今日義大利人對於國家認同仍然如此地模糊不清。

#### 第一節 難解的紛亂

馬志尼曾說：「國家乃是由一群享有共同語言、歷史、生活方式，及在同一地理環境中成長的群眾，依據共同的理念組織而成！」<sup>1</sup>指出國家並不是只仰賴政治統一，也需要藉由共同經驗、文化與集體記憶去建構出強大的國家認同。

然而義大利因數百年來的差異性，始終無法建構出國家認同，對於這樣的情況，葛蘭西無奈地說：「在義大利，從意識形態來看，國家的概念是非常薄弱，且無法反應一般人民的想法，對於國家，一般人民寧願回歸其根深蒂固的傳統<sup>2</sup>。」

##### 一、民族的差異性

而誰是義大利人？並且義大利人的定義為何？對於一個從古至今就是歐洲的十字路口的義大利，要解釋誰是義大利人，無非是一個難題。如果說在這新生國家的人民都是義大利人，那麼如何解釋隨著貿易而移居倫巴底地區的法國人與日爾曼民族？或是因為鄂圖曼帝國侵略而定居下來的阿拉伯人？以及亞平寧山脈切斷了北部義大利與南部義大利的聯繫，使得南北一直呈現著不同面貌；北部義大利與德國南部日爾曼人有著傳統上的聯繫，1509年普留利（Girolamo Priuli）：「由於我們古老的貿易夥伴關係，我們是一體的<sup>3</sup>」反觀南部，由於與北部的聯繫不多，再加上外來侵略，則呈現出一種混和阿拉伯、希臘與西班牙的面貌。諷刺的是，人民發覺新的義大利並不吸引他

---

<sup>1</sup> Andrina Stiles, Op.Cit., p.86

<sup>2</sup> Giovanna Campani & Zoran Lapov, Op.Cit., p.13

<sup>3</sup> Christopher Duggan, Op.Cit., p.14.

們，且對這個新生的國家，沒有任何的歸屬感，甚至不想被納入其中，連統一復興運動英雄加里波底的故鄉尼斯，居民卻不願成爲義大利的一部份，寧願以公投的方式選擇法國<sup>4</sup>。

雖然在義大利這塊土地的人們，共同擁有古羅馬輝煌的歷史，然而歷史並沒有使義大利人團結，卻慢慢地使各個族群與區域之間疏離彼此<sup>5</sup>，十世紀時在義大利歷史學家利烏特普蘭德（Liutprand）在一篇名爲君士坦丁堡任務的故事（*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opolitana*）中曾被斥責地說：「你是倫巴底人，並不是羅馬人<sup>6</sup>！」，再者十二世紀初期，城邦（*Commune*）逐漸興起，更是強化其在地認同或是區域認同；直到統一復興運動，大部分的人仍然認爲自己是皮耶蒙人、威尼斯人或是西西里人，卻不認爲自己是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定義卻仍然是一個問號，從地理空間層面來說，藉由阿爾卑斯山的自然疆界，說阿爾卑斯山以南的居民都是義大利人似乎有一點說不通，因爲住在南提洛爾（*South Tyrol*）的德國人與在奧歐古斯特谷（*Aogosto Valley*）的法國人，並不認爲自己是義大利人，甚至西西里島的居民也不認爲他們屬於這個新生的國家，而且自然疆界的定義爲何，其中的政治層面卻無法被忽略；就族群來說，在這塊土地上，各個區域有許多不同的族群，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並且說著不同的語言，其中的差異性，卻深深影響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歸屬感。

廣義地說，住在這塊土地的人，他們共同擁有同樣的記憶（指羅馬），但在文化上，種族或是所謂的民族語言（*Ethnologue*）層面，卻不盡相同。義大利是由許多不同的族群所組成，政治的統一卻是那麼地表面的，且最近才發生；然而義大利多元與多樣性與薄弱的國家歸屬感，卻不會因復興運動而有所改變，因爲其多元與多樣性，不是最近才發生的，而是經由數百年的歷史累積而成的。

## 二、語言的差異性

在 1950 年代之前，只有少數人將正統義大利語（*Standard Italian*）作爲第一優先的

---

<sup>4</sup> Andrina Stiles, *Op.Cit.*, p.48

<sup>5</sup> Giovanna Campani & Zoran Lapov, *Op.Cit.*, p.7,

<sup>6</sup> LIUTPRAND OF CREMONA (transl. by B. SCOTT), *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opolitana / The Mission to Constantinople*, London :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93, p. 42-44.

語言<sup>7</sup>，大部分的義大利人還是使用自己常用的方言（圖五），如西西里島有所謂的西西里語，再者各各方言也不盡相同（表一），再加上義大利從遭受歐洲其他國家佔領，導致有一群人的母語不是義大利語或義大利方言，甚至它們寧願選擇只說法語或德語<sup>8</sup>，例如在奧歐古斯特谷區說的是法語、在波扎諾（Bolzano）區域則是說德語等等；雖然在羅馬帝國時期，古拉丁文曾成爲大家主要的語言，不過也在中古世紀落沒；文藝復興時期所流行的托斯坎尼語<sup>9</sup>，也只是止於上層社會與學者<sup>10</sup>；至今對於大部分的人而言，方言仍是主要的語言，正統義大利語只是個上流社會的語言。然而缺乏強而有力國語的義大利，在這眾多差異之間，如何去面對，無非又是另一個難題，所以在當時人與人之間，並沒有任何向心力，只有疏離感而已。

**表一：義大利主要方言的字彙**

英文	Boy		艾米利亞語	Putèn
義大利文	Ragazzo		卡邦利亞語	Guaglione
皮耶蒙語	Cit		西西里語	Carusu
倫巴底語	Bagai		薩丁尼亞語	Pizzinnu

資料來源：Christopher Duggan, *A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6.

語言、一直是區分自我與他人最直接的方式，換句話說，語言與認同差異之間有

<sup>7</sup> 根據 De Mauro 的書中所以記載的，在 1950 年以前約有 97.5% 的人以方言爲母語，De Mauro T. *Storia Linguistica dell'Italia Unita*, Bari, Laterza, 1986, p.43

<sup>8</sup> 在十八世紀末 Giuseppe Parini 的一首名爲 *Il Giorno* 的詩中，曾敘述這樣的現象“Onde in Valchiusa fu lodata e pianta già la bella francese”，意思是一位美麗法國人在 Vaucluse 地區被讚揚著，源自義大利文學網 [www.classicalitaliani.it](http://www.classicalitaliani.it)

<sup>9</sup> 托斯坎尼語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有三位著名文學家（但丁、佩脫拉克與薄伽丘）出生於在佛羅倫斯附近。

<sup>10</sup> 葛藍西指的是知識份子藉由霸權與一般人民所以產生的互動。

直接的連結，不論是表現在文化層面或是政治層面。就語言與認同兩者之間的關係，威杰斯坦 (Wittgenstein)曾表示說：「文字與自我或群體的行爲模式構成一種語言遊戲 (Language game) <sup>11</sup>」然而他進一步解釋何謂語言遊戲，他認為不同的社會風俗由不同的概念組 (Concept cluster) 組成，每一個概念組都是由語言遊戲變化而來，每一個語言遊戲組成每一種生活模式，所以如果你我之間說著不同的語言，就表示說我們有著不同的生活模式，也因此表現你我之間的差異。

圖五：義大利各區語言的分布狀



資料來源：Christopher Duggan, *A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p. 35.

葛蘭西認為語言對於義大利的國家建構，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因為第一、語言是

<sup>11</sup> Peter Preston, *Political / Cultural Identity Citizen and Nations in a Global Er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7, p.6.

意識形態最直接的表現，如同在台灣本土化與台語之間的關係；第二、語言在以人文為中心的課題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語言背後所帶來的政治性，社會性與歷史性<sup>12</sup>；第三、語言在政治策略上，不只是簡單地活生生地闡述與描繪出其意志與意見，而是一種傳達概念的基本要素，如好與壞，所以對於沒有統一語言的義大利，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馬上會有一種選擇性的關係<sup>13</sup>；因此語言的複雜性與當時的社會現況，再加上語言背後的政治、社會與歷史性，使得剛剛統一的義大利，在國家認同上面臨到一個殘酷的考驗。

除了凸顯出兩者之間的差異性，語言對於國家認同影響甚巨；語言對於義大利，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論是在政治層面或是文化層面，尤其是國家層面。統一復興運動之後的義大利，在歐洲列國之間雖有明確的輪廓，可是義大利內部卻沒有明確的國家意識與認同。

## 第二節 區域認同的形成

在各個區域中，各個的文化與社會的差異性，深深地影響著義大利的認同建構，雖然義大利透過學校教育，嘗試彌平區域之間的不同；儘管如此這樣差異性與地方的連結關係，仍然持續性地困擾著義大利認同與整合。由近期的事件，不論是整體社會的運動比如北方聯盟，或是區域性的運動倫巴底聯盟與威尼西聯盟等等，我們可以看出排斥或是恐懼其他區域的心態，依然存在義大利的各個區域；然而這些現象都充分表現出區域對自我的優越感與國家排除主義（National Exceptionalism）的建構。

區域的差異性與統一復興運動有連帶關係，因為在尚未統一的時期，在北部是住著一群高大金髮藍眼睛，說著拉提語（Ladino）的“義大利”人，南部卻是矮小黝黑，說著西西里語的“義大利”人，兩者因未統一而接觸不多，所以不知兩者之間的差異，因此統一所促成的接觸，也突顯出兩者之間的差異，也間接知道自我與他者不同之處。

---

<sup>12</sup> Anne Showstack Sassoon, *Gramsci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42

<sup>13</sup> 在 1570 – 1580 年代，有一群佛羅倫斯的學者會定期在書店討論如何保存義大利語的純粹，他們自稱為“Crusconi”（腦漿，意指本身具有決定義大利語的權利），為了實現他們的理想，所以將他們所謂正統義大利語與他們所定義的非正統義大利語切分開來，因此奠定托斯坎尼語為現今的標準義大利語，不過何謂正統或非正統與托斯坎尼語使否可以足以代表義大利語，則是有待討論。Giovanna Campani & Zoran Lapov, *Op.Cit.*, p.25

南北兩區之間的持區域差異，不停地為這正在建構國家意識的義大利，帶來大小不一的影響，不論是心理或是實質層面；在國家與地方的層面來看，統治階級要作的似乎不僅是保衛國家疆域，也要試圖改變人們對其他區域的刻本印象想法，就如同英國社會學家 Jeff Prat 所說地：「北部義大利等同現代，南部則是落後，在北部是一群工作勤奮的人，在南部則是喜愛玩樂！這顯示出不論是公共或是私人層面，南北兩區都是如此地不同<sup>14</sup>！」

然而區域（Region）是一種特殊的領地（Territory）概念，因為對於領地而言，是難以界定的，因為它包含不同層面的概念，不論是實質或是心裡層面，此外也包含種種的社會內涵。從最簡單的層面來看，區域代表著一個實質的領地空間，介於國家與市鎮，更深一層來說，實質的領地空間提供政治與社會的實質框架，且鞏固其政治系統，不論是區域或是超區域<sup>15</sup>，另外也涵蓋一些非政治建構，如宗教、社會與經濟，除此之外，領地也和認同無法分割（不知是太過於單純或是基本，人們總是忽略了領地），雖然認同是如此地複雜與多元，不過會後還是會回歸於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土地，因為領地是認同的基本要素；在運用層面，從經濟來看，區域則是共同的生產形態與市場的互助連結，從政治來看，區域是一種謀取大眾合作，以試圖解決問題的政治基礎；在文化層面，卻是一連串的社會交流，如語言與方言，然而社會交流經由製造與再造，創造出區域的自我意識，雖然未必一定是政治性的，但可以知道的是，其影響力會擴及到當地居民對區域的熟悉度與認同感。然而在不同的區域有著迥然不同的空間、狀態、交流或是模式，造就人們對於區域的特殊情感，所謂的區域認同。

不難發現區域認同是區域的社會與政治建構的重要因素，但卻不易定義區域認同的組成構件？不過可以從一些具體表徵看出，區域認同是由區域內的現存價值觀、風俗與社會行爲，互相作用而成，然而在這些價值觀與交流，最常表現出的模式是宗教與語言<sup>16</sup>。

然而區域認同是如此錯綜複雜，且所影響的層面並不是只有文化與價值觀，對政

---

<sup>14</sup> Jeff Pratt, *Italy : Political Un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a*, in “*The Politics of Recognizing Different* : *Multiculturalism Italian Style*”, London : Ashgate, 2002, pp. 28 - 29

<sup>15</sup> 區域意指單純的區域，如倫巴底、威尼多等等，超區域而是在某種氛圍使得鄰近區域一起聯合，如北義與南義。

<sup>16</sup> Michael Keating, *The New Reg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Cheltenham, UK : Edward Elgar, 1998, p.85

治也有相當大的影響，主要從三個層面來看，第一、是認知層面，人們會因為認知而對區域有所認同，這其中表現在地理限制、如義大利的波河流域切分北義與中義；其次是區域特色，人們會因為經由傳統、或是食物，而對區域有所認知與認同，並且區分我區與他區；最後是語言，因為語言是經由時間累積，所以帶有歷史因素。第二、是影響層面，區域認同是區域共識與團結度的基本要素，也會因人們的認同度高低，而造成其政治影響力的高低；最後是應用層面，區域可以經由動員去獲得政治或經濟目的，在這些目的中有可能是區域自治或只是造就一些政策的改變。

此外區域認同也會經由再製造（Reproduction）繼續延伸其時效性與影響層面廣度，因為區域認同是經由歷史與傳統的累積，慢慢地轉化成社會建構的一部分。

然而區域認同的政治表現會因為其層面階段性的不同，而有不同影響，在第一階段當人們對自我區域有所認知時，將會產生一種的本土情感，如西西里人會說自己是西西里人，而不是義大利人或是南部人，如果是其中的區域認同發展到第二階段，會因為在不同層面的區域差異性，而造就區域的獨特姓或是重要性，不過其參與者不會因為促進區域認同而放棄或是減低國家認同，如托斯卡尼的區域認同運動，希望藉由語言讓大家知道托斯卡尼語，對義大利語的歷史重要性。如果到第三階段，區域將會訴諸於政治以求更多的政治權力，像是自治，甚至到脫離國家而獨立<sup>17</sup>，如從復興運動就有的西西里運動與近年的北方聯盟。

不同於其他國家，在義大利，因為市民傳統使得區域認同依然非常興盛，且強而有力，尤其是北、中、南之間，更突顯出各區域的差異性，因為如此使得統一後的義大利，除了經濟問題與列強的勢力威脅，也要著手處理社會的鴻溝。

### 第三節 國家歸屬感的低落

不同於政府，國家是人民建立現代社會的一種社會建構表現，從民族主義來說，人

---

<sup>17</sup> 雖然加富爾本身深信分權自治，不過往往會因義大利的現況做出不一樣的決定<sup>17</sup>。在加富爾逝世之前，曾說：「雖然中央集權必須付出極大代價，但如果統一的制度並未馬上推行的話，義大利將會有分裂的危機！」由於當時的制度大多採用皮耶蒙所遺留下來的制度，對於面臨到中央集權的政府，反彈聲音高過於接受的聲音，不論是北方還是南方，都不接受皮耶蒙化的制度。英國歷史學家 Mack Smith 認為加富爾根本沒有時間做出他所認為最好的決定“*He hardly had time to make up his mind!*” Mack Smith, *The Making of Italy, 1796-1870*, London, Macmillan, 1968, p. 263

民等同於國家，因為無法忽略人們內心層面的情感因素，不難發現國家有時存在於真實與想像之間，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國家是想像的，因為國家的成員 – 人民往往無法真正地理解，其他人對自己國家的想法！」<sup>18</sup>」

或許可以說國家是混雜著真實與想像，不過其成份多寡的標準為何？與什麼才是合理的共識？與其界線與標準為何？如何整合？另外誰是這個國家的成員？誰不是？任何一個成功的政府都無法給予一個最佳答案，因此往往都訴諸於國家認同。不過如何增進國家認同？

第一、神話流傳，因為神話不受時空的限制，伴隨著喻有勝利或是愛國份份與附加其所以想要的暗示意義，不論真實性如何，在神話之中總是存在著，如羅姆斯創造羅馬的故事，沒有人知道是否屬實，不過大家依然述說這個故事。

第二、具體化象徵，因為越多的象徵、越能表達其真實性，如國旗、食物等等。

第三、地理空間、地理空間對於國家認同非常重要，因為藉由國土的完整性與抵抗侵略，可以激發與增進國家自尊和確保國家永續存在，並且國家領土並沒有一個模糊的空間。

第四、排他意識，國家具有某些程度的排他性，往往我們在說：「我們 ....」的時候已經排除其他「非我們」的因素，國家也是一樣，所以具有排除他國的意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墨索里尼，他總是會說：「我們、義大利人 ....」。

1860 年義大利哲學家迪·阿采歐（Massimo D’Azeglio）曾說過：「我們創造了義大利，現在我們必須塑造義大利人！」<sup>19</sup>（L'Italia è stata fatta, ora si debbono fare gli Italiani！）」提醒了所有知識份子，義大利剛從「地理名詞」蛻變成一個國家，然而要融合義大利半島內部不同文化與傳統的艱辛工作，才正要開始。

統一復興運動之前，最近一次的政治統一 是 1200 年前的羅馬帝國，然而羅馬帝國的政治傳統卻造就了現今義大利之間的不統一狀態。不過羅馬帝國的城邦政治沒有因

---

<sup>18</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6

<sup>19</sup> 1860 年義大利統一的前一年，Massimo D’Azeglio 在憲法會議中宣告，提醒大家義大利雖然即將統一，不過國家認同尚未完成，Matt Frei, *Getting the Boot: Italy's Unfinished Revolution*,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p.154.

為羅馬帝國的殞落而消失，卻因為中央的權力真空，使得城邦政治更為強大，城邦與城邦之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質，各有各的政府與政治系統<sup>20</sup>。

直到拿破崙激起義大利統一的思想，各個政治菁英與學者才開始著手發動統一的運動<sup>21</sup>，雖然義大利因此完成了政治與地理上的統一，不過卻沒有一統所有的義大利人，各個區域的差異性依然存在，並且其互相認知的鴻溝卻漸漸加深。

義大利的認同危機持續困惱著義大利的政治與社會，統一後的「追求羅馬光輝<sup>22</sup>」直到莫索里尼的義大利化運動<sup>23</sup>，危機沒有因此改善，反而卻更加嚴重。根據達根（Christopher Duggan）的書中所說：「義大利對抱這不確定的氛圍，不是現在才有，早已在 1870 年之前就存在了<sup>24</sup>。」義大利社會凝結力的缺乏，使得義大利人的塑造有無著力點，再加上經濟的差距，更使得義大利支離破碎。

由數百個城邦建立而成的義大利，與對於自己國家的認同感總是遠遠低於自己的城市或鄉鎮的義大利人，不同於歐洲其他國家，義大利人卻不是那麼地義大利化。義大利文學家 Ignazio Silone 形容說：「義大利只是一個地區的稱呼，不是個國家的名字，義大利的愛國主義只存在某些城鎮，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沒有一個共同的語言，甚至不知道義大利的意義為何<sup>25</sup>！」

統一後的義大利，依然是如此地破碎，且沒有一個明確的國家認同與意識，面對如此的狀況，不經會令讓大家好奇想要了解與其中的問題和難題；首先為何義大利無法像其他國家一樣，營造出強大的國家認同？其次，如果歷任政府都有嘗試去做，為何會失敗？

從最傳統的方法來看，國家被視為一個政治實體，並有外在的存在性，如邊界。因此對於義大利的國家認同，有著最簡單的詮釋，比如說從義大利的社會學字典來

---

<sup>20</sup> Christopher Duggan, *Op.Cit.*, p.60.

<sup>21</sup> *Ibid.*, p.91

<sup>22</sup> *Ibid.*, p.165

<sup>23</sup> 莫索里尼從在執政時期推行一個名為「Italianizzazione」（義大利化）的運動，其中規定在邊境的非義語的居民必須放棄自己的母語，並改為義大利文，這樣的運動並沒有帶來實質的效果，最後只是迫使這些居民離開義大利。資料來源：義大利歷史網 <http://www.cronologia.it>

<sup>24</sup> "The atmosphere of crisis brought to head the uncertainties about Italy that had been in the air since 1870s...", Christopher Duggan, *Op.Cit.*, 1994, p.171.

<sup>25</sup> Ignazio Silone. *The God That Failed.* ed. Richard Crossman, New York : Bantam. 1965, pp. 101-102.

看，國家必須包含下列的幾個面向：

在一塊共同的土地上，有一群人們經由數個世代的累積，一起共同經歷或分享文化、語言、經濟活動及歷史性，因此這塊土地上成為國家的基本概念，並發展出一連串的情感附屬<sup>26</sup>。

若是從這樣的定義來看，義大利並未成為一個實質的國家；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雖然義大利有積極推動“塑造義大利人”（*Making Italians*），不過一系列歷史的回應總是較為負面。

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國家在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個人認同和各個區域認同與整體的國家認同，似乎是互相抵觸的；因此對於純粹的國家認同，在面臨這樣的問題時，往往會傾向於模糊，甚至是崩盤。

在國家建構中，以國家為政治實體往往會忽略較為複雜的個人對於國家的認同與歸屬感，因為個人認同存在一種集體認同所沒有的特性，所以往往不能只是歸併在集體的認同中作為考量<sup>27</sup>，因此國家認同往往會促使我們接受一種陌生，甚至是背離成長背景的國家概念，再加上在一個時空背景中，如果我們所陌生的國家概念主導了一切，就會帶到一個“我們必須說著一樣語言“和“我們要有一樣的制度“，甚至是“我們要有一樣的行為表現“，如同墨索里尼時期的義大利化運動。

在國家建構的過程中，義大利並未因為統一復興運動，成為真正統一的國家，雖然塑造義大利人在運動之後，成為國家優先的政策之一，不過並未造成太大的效果，也導致義大利人對於成為義大利人（嚴格來說）這件事，沒有太大的興趣，甚至有時為了政治立場，進而拒絕成為義大利人；此外對於薄弱的國家意識，這樣的現況常常造成義大利政治的動盪。

因此有些研究指出當時的義大利，應該要以較為開放的角度去營造國家認同的

---

<sup>26</sup> “Una popolazione che ha sperimentato, sopra molte generazioni, una terra comune, una vita economica, una cultura, una lingua, ed un buon senso dei suoi avvenimenti storici in modo che la parte più grande degli individui entro il nationa ha formato una concezione precisa di questo punto comune e ha developed un alto livello di attaccamento emotivo verso la nazione”, Luciano Gallino, *Dizionario di Sociologia*, Turin, Italy : Utet, 1993, p.15

<sup>27</sup> Luigi Salvatorelli, *The Risorgimento: Thought and A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 19.

建立，灌輸人民可以變通的國家意識；義大利社會學家 Alianello Carlo 的研究試著將國家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傳統概念，以一個現代的方式去解釋義大利的國家認同所會面臨的問題，他的分析指出：「我們必須接受國內中所存在的文化差異性，並且專重其差異性，與認清族群之間所發揮出來的政治影響力，承認其歷史的挫敗（意指統一復興運動）<sup>28</sup>！」

Alianello Carlo 進一步指出：「一個民主國家，是在一個互相平等利基上，依據不同歷史文化互相分享，在經由微妙的複雜社交過程所建立而成！所以只要執政者無法勝任國家的重責大任，就無法贏得人民對他的忠誠與信賴，或是整體社會的和諧<sup>29</sup>。」最後他認為國家認同具有政治資源的特性，是一種可以被政治人物隨意修改與操弄，所以統一復興運動神話下的義大利，不見得每一個人心中的義大利，甚至於有些人心中沒有義大利的存在。

因此有些歷史學家解釋為何義大利的國家認同是如此底缺乏的原因，有兩個基本因素分別是，第一、不同於法國的法國大革命，義大利缺乏國家的象徵<sup>30</sup>；第二、種族主義削弱義大利的國家自尊，並且加深了彼此的誤解<sup>31</sup>。

從另一個面向去看國家，以政治實體去形容國家，不如以心理層面的想像結構去解釋或許會更貼切。國家也是一種想像的政治社群與結構，因為國家結合了口述歷史、意識形態與地理空間的概念，所以這樣的國家意識具有排除性 – 排除他者以定義國家的概念。當一個國家以排除去確保國家概念時，是不受地理空間限制，這樣的現象是會發生在國內或是國家之外，對於國內的排除現象會經由時間的累積，形成對排除客體（尤其是南部義大利）的刻板印象<sup>32</sup>。

然而作為排除客體的南部義大利，南部義大利通常被視為非國家的一部份，再經由報章雜誌的媒介，這樣的印象漸漸地更加具體化，並且維持至今，反南部義大利的趨勢沒有一時間而減弱。

---

<sup>28</sup> Alianello Carlo, *Il risorgimento nell'Italia Meridionale*, Milan : Rusconi, 1998, p. 279

<sup>29</sup> Ibid, p.280

<sup>30</sup> Matt Frei, *Getting the Boot : Italy's Unfinished Revolution*, New York : Times Books, 1995, p.169.

<sup>31</sup> Ibid, p.175

<sup>32</sup> Gabriella Bribaudi, ed. by David Forgacs and Robert Lumley, *Italian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7

再者政府本身對南部義大利的漠視與來自偏頗的犯罪理論對南部義大利所造成的負面偏見，都造成社會對南部的排除現象；然而這樣的現象並無法以簡單的政治動作或是政策解決，所以南方問題沒有因統一復興運動結束而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

然而宗教在想像的國家概念中，扮演很大的角色，尤其是在單一宗教具有相當大的社會能量時，義大利的教會往往是反對義大利的國家建構，因為在統一復興時期，教會擁有自我的政治領域，在統一復興運動時被納入義大利一部份，所以在分離主義份子起義時，不難發現支持的背後往往會有教會的影子，不論是資金或是精神鼓勵<sup>33</sup>。

自統一復興運動之後，國家與國家認同就一直是相當多爭論，尤其其範圍的廣闊，以不是只在政治的層面，甚至已經延伸至經濟與文化層面，尤其是針對語言所伴隨而來的歷史性與日益提高的區域主義，都是導致國家破碎的因素，也引起大家對義大利國家認同有著更多的爭論。

對於義大利的國家認同，歷史學家從傳統與歷史面向重新討論南部義大利與區域主義國家認同的影響，從一連串的歷史過程與片刻來看，在歷史層面，南部北部有不同政治與社會的發展，這其中的差異也影響到經濟本身的發展、如封建與自由貿易的差異，也凸顯出南部的不足，如經濟發展遲緩；不過文化層面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如語言與區域主義；最後因為的統一復興運動的神話將兩個不同的區域結合在一起，其中的差異性會這新生的國家在國家建構的道路上，帶來怎樣的影響，就變成一個重要的課題。

直到今日，雖然國家歸屬感的缺乏尚未對義大利造成任何太大的問題，不過各個區域之間的差異，尤其是南北，卻逐漸成為潛在的危機。過去幾年，北方聯盟的興起，漸漸地威脅義大利的政治穩定，甚至是歐州整體的政治。然而這樣的現象，卻不是最近才有的，則是已經累積數百年之久，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紀<sup>34</sup>。

---

<sup>33</sup> Arturo Carlo Jemolo, *Church and State in Italy, 1850 -- 1950*, trans. David Moo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60, p. 39.

<sup>34</sup> *Ibid.*, p.150 – 6 .

自從統一建國以來，義大利在作為一個政治與社會實體的過程中，面臨了相當大的挑戰。在混雜與差異中，義大利在低落國家歸屬與日漸升高的區域認同間擺盪，統一復興運動似乎帶給義大利一線希望，不過這個希望卻迅速地被熄滅。

在 1910 年義大利的國會議員摩列羅（Vincenzo Morello）曾說：「在義大利，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在存亡之際，國家卻沒有歸屬、意識形態與策略，連歷史都逆著發展延續；國家只是名存實亡！」<sup>35</sup>

然而義大利是否真正存在呢？沒有人可以給一個正確的答案，可能只有問題本身，才是最好詮釋！英國的歷史學家沃夫（Stuart Woolf）歸納說：「義大利雖然擺脫列強的控制與政治菁英之間的爭鬥，但沒有調和因傳統與歷史所造成的紛爭！」<sup>36</sup>

如此可見，義大利的國家認同無可避免地只會足見消弱，差異性只會更嚴重，然而這樣的問題只會永不止息地持續發生。

---

<sup>35</sup> Domenico Farini, *Diario di Fine Secolo*, Rome 1961, p.1302

<sup>36</sup> Stuart Woolf, *A History of Italy 1700-1860*, London : Routledge, 1979, p.143

## 第四章 政治危機

統一復興運動之後，在各個區域擁有自己本身的傳統、語言與政治文化的情況之下，所面臨到的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創造出一個全國性政治體系；然而在思考如何將為義大利的政治尋找一個出路與轉型為民主政治的過程中，新生的義大利所面對的不只是未來可能發生的挑戰，卻也必須思索解決其結構性問題，如在只有少數的義大利人知道自己本身公民權力，新生的義大利政府缺乏群眾支持的情況之下，時時考驗著政府的正當性，再加上根深蒂固的侍從主義，使得一般的人民被排除政治體系之外。

### 第一節 政治制度的失靈

代議制度在機能上除了具有內部聚合與社會平衡的力量，對於政府的政治結構也相當大的影響，尤其是在現代民主國家，其表現更為顯著，因為在人民達到一定數量的情況之下，人民必須藉選舉選出代表，代表人民且間接地為人民發聲。

對於這樣的制度，不經會令人考慮到下面幾個問題：第一、這樣的制度，如何在現代民主國家之中，以確保做出最為正確的政治決定？第二、除了正確的政治決定，這樣的制度是否會引起社會穩定的作用，還是引起紛爭以及將國家推向危險的邊緣？

#### 一、代議制度的缺陷

然而關於代議制度問題，從 19 世紀到今天，經由無數次的嘗試，證明了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簡單輕鬆解決這樣的問題。義大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代議制度的問題不僅顯著，也無時無刻地分裂了各個區域，及威脅到國家本身。

義大利的議會是以英國議會範型，由上下議會構成，上議會（Senato della Repubblica）是由當時的國王推派，為一種政治酬庸，下議會（Camera dei Deputati）是經由人民普選所產生而來，具有大多的決策力量，因此選舉制度對當時的國家決策有相當大的影響。

義大利的統一復興運動，將所有的區域併為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在憲法保障之

下，義大利政府推行了第一次的選舉<sup>1</sup>，然而並不是所以的人都有權力選舉，在當時只有 25 歲以上的男性，且必須識字會閱讀<sup>2</sup>，並每年繳超過 40 里拉的稅金，才有選舉的權力；對於當時平均每人的年收入只有 196 里拉的義大利人<sup>3</sup>，如此嚴苛的資格要求，使得選舉變成少數人的特權，如資產階級（Borghesia），也就說一般農民與無產階級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力，形成一種政治階級化的模式。

剛開始只有不到 2 % 的人有資格選舉，且投票率大多只維持 50 ~ 60 %；且天主教徒因為教宗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而被教宗下令禁止投票，再者罵馬志尼為首的共和派因為對新生的義大利有諸多的不滿，所以也放棄其投票的權力；如此可見在嚴苛的資格與低投票率和政治糾紛的多重因素之下，使得真正有效的選票只佔人口約 1 % 而已（表二）。

然而這樣的狀況使得參選人只要獲得少數的票數即可當選，比如說在 1874 年，只要獲得 426 張選票即可當選，而其當選人卻代表著至少有 5 萬居民的選區，在選舉制度不足之下，候選人曾只要獲得不到 1 % 的支持，就可以獲得投入政治的權力。

面對這樣的情況，因此使得參選人對每一有投票權手中的選票，都非常在乎，如果在競爭激烈的區域，候選人盡可能會用任何手段以獲得選票，也使原本就存在於義大利社會的政治文化，如侍從主義（Clientelismo），更加地鞏固。

當時的政治官員索尼洛（Sidney Sonnino）就這樣的制度，毫無保留批評地說：「因為制度，廣大約有 90 % 人被政府排除在外，而感到疏離，他們被視為從屬一般，付出一切，但卻不是參與其中，且並沒有在如此的發展與現況當中，得到任何好處。<sup>4</sup>」因此義大利的寡頭政治逐漸形成，然而也考驗著政府的正當性。

然而如此不平衡的情況並不是只發生在階級層面，在區域方面也構成南北兩方有極大的差異，比如在 1882 年在北方約有 8.2% 的居民有投票權，在南方卻只有 5.5

---

<sup>1</sup> 當時的選舉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主要指每個選區只能選出一名代表，每位選民投 1 票，由選區內得票最高的人當選，不需要獲得過半數選民的支持。

<sup>2</sup> 在當時約有 75% 的人口是文盲，所以光是識字與閱讀這兩項限制，就有 75% 人的投票全被剝奪，Bellamy and Schecter,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Stat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nchester, 1993, p.6

<sup>3</sup> 資料來源義大利歷史網 [www.cronologia.it](http://www.cronologia.it)

<sup>4</sup> 這是索尼洛在議會中發表的一場演說的內容，資料來源義大利歷史網 [www.cronologia.it](http://www.cronologia.it)

%，若以選民數量來看，約有 69 % 來自北方，反之來自南方的只有 31 %，如此懸殊的差距隨著時間逐漸加大，到了 1895 年變為 74% 與 26 %。

表二：1861 – 1900 年的選舉數據

時間	投票資格比例	投票率	最終投票比例
1861	1.8	57.2	0.9
1865	2.0	54.8	1.1
1867	1.9	51.8	1.0
1870	1.9	45.4	0.9
1876	2.0	55.6	1.15
1880	2.1	57.6	1.24
1882	6.7	56.7	3.8
1886	8.2	58.5	4.8
1890	8.9	53.6	4.7
1892	9.1	55.8	5.1
1895	6.6	59.0	3.9
1897	7.5	50.5	3.8
1900	7.6	58.3	4.4

資料來源：義大利歷史網 [www.cronologia.it](http://www.cronologia.it)

就階級化與區域性兩個層面來看，不難發現投票權的設計，直接反應出自我本身的經濟程度，北方因為歷史悠久的商業活動而造就許多資產階級，南方則是一直維持傳統農業社會的狀態，使得南北兩方之間因為經濟的差距，導致政治參與的權力有所落差，且形成一種北方大多為統治階級，南方卻是政治從屬的情況，如同北方管理著南方。

當時的歷史學家沙爾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就毫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存在北方已久的意識形態，一種偏差的寡頭政治與政治集團的自私化！<sup>5</sup>」他認為當時的政府對南方充滿的歧視，甚至是敵對，不願將政治的權力下放與擴大至他們所謂的“野蠻人”。

## 二、議會與地方政府

議會是在政治之中的一個相當特別團體。他們肩負決策的政治責任與在民主制度中被賦予相當高的期待；再者因為制度，他們除了擁有立法的權力，也接近權力中心（儘管接近的程度有所不同）；另外他們也扮演施壓行政機關的角色；最後在不同的時空，議會會出現政治競爭與合作的情況；雖在不同的政權之下，議會的角色會有所調整，不過其本質不會因此而改變。

不過在義大利，議會的成員因為與地方統治階級的關係，而逐漸破壞議會代表性，並侷限其合法性。在 1884 年一位哲學家邦吉（Ruggero Bonghi）形容義大利的議會，就像一個「瀕死的人<sup>6</sup>」，明確指出義大利議會有著無法挽救的缺陷。

在議會之中，來自北方的成員大多是以階級或是為主體，他們為了消除政府對商業貿易的干涉，而投入政治，換句話說他們為了自身的商業目的；而南方則是地主或是律師，主要是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優勢；然而上述兩者對一般人民的態度卻是相同的，他們採取一種不信任的態度，並且希望限制一般人民的政治權力。

反觀地方，當時的義大利政府，深怕剛剛統一的義大利會因為區域差異而分裂，所以決定自行指派地方首長（大多來自皮耶蒙地區），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以確保國

---

<sup>5</sup> Alastair Davidson, *Antonio Gramsci :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 New Jersey : Merlin – Humanity Press, 1977, p.136

<sup>6</sup> Ibid, p.165

家整體的利益與鞏固其政府的權威，不過來自皮耶蒙地區的地方首長，往往會因為南部特有的政治特色與資源的分配，會和當地的地主或是權貴合作。

作為政治結構的一部份，地方政府遂而成為國家機器對社會控制的一部份，並將廣化其面向；在制度層面，地方政府的觸角觸及到任何人，再者地方政府，在區域空間中代表著國家，因此使國家的觸角延伸到每一角落，並且為國家對社會創造更大的政治空間。

在當時的地方首長擁有相當大的權限，因為他代表著中央政府的執行力量與權威，所以可以任意指派地方的官員，並且可自行解散地方議會，以及延續或裁撤地方任何的決策，因此逐漸地議會所造成的現象也反應在地方政府的身上。

地方首長手中最重要的權限是稅收，他可以決定稅收的高低、稅收項目與徵稅對象；索尼洛在檢視西西里稅收情況的時候發現，大多的稅是來自一般農民的騾子與驢子，且非常地重，而地主的農莊卻被明顯地忽略了<sup>7</sup>；再者經由指派官員，地方首長可以確保自我本身的支持者，不受稅收而有所影響，因為他們往往會累積自己的政治能量，經由選舉進入議會；換句話說地方首長可以經由不平等的統治手段，以及對其支持者散發善意，以確保自己的政治目的與未來政治規劃。

然而議會與地方統治階級卻有另一種層面的關係，議會因為選舉關係，希望透過地方統治階級的政治支持，在自我的區域進行動員，以獲得選舉的勝利；反觀地方上的統治階級，希望藉由議會向政府施壓以獲得多的權限，進而確保在地方的地位。

然而這樣的現象在南方最為嚴重，政治家法藍蓋提（ Leopoldo Franchetti ）曾感嘆地指出：「經由政府的協助，在南方統治階級擁有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sup>L8</sup>！」因為那些統治階級掌控所有的地方行政資源；對於反對者，他們可以任意貼上標籤，因為他們有權核發所有的法律文件，以及經由決策權力去獲得他們所期待的結果，漸漸地他們變成一群獨佔的統治階級，壟斷地方的行政與政治。

法藍蓋提也指出，因為這樣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促使當地的地主與資產階級與統

---

<sup>7</sup> *ibid.*, p.58

<sup>8</sup> Martin Clark, *Modern Italy 1871 – 1982*, New York : Longman, 1982, p.59

治階級合作，進而構成一種侍從關係，這樣的關係是建立在個人利益與地位的延續，地主藉由提供統治階級的政治支持，以確保自身的地位；統治階級藉由提供地位的保障，以獲得政治與金錢的支持；因此不在被這層關係所包含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就變成受壓迫的團體，所以當時的社會活生生地被切分為兩種階層，一個壓迫者（地方統治階級與地主）、另一個是受壓迫者（無產階級與農民）。

## 第二節 侍從主義的延伸

南方問題的牽涉層面並不是只有南北兩方的經濟與社會差異，其整體結構也深深受到特殊的政治行為有所影響，南方從統一之前到統一後，一直維持傳統農業社會的狀態，再加上經濟資源大多掌握在少數的地主與政治菁英的手上，因此南方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深受主 – 從兩者之間的連繫影響，所謂侍從主義（Clientelismo）。然而這樣的政治依從的現象，往往也表現在當時的議會與地方政府，將原本是南方地區特有的政治現象，慢慢地拓展到全國性的層面。

### 一、侍從主義現象

在南部義大利，政治權力只侷限少數人的手上（尤其是地主），為了維持自身的社會地位，那些當權者在統一復興運動時期離開了波旁王朝的控制，而轉為加入皮耶蒙的陣營，因此這樣的的政治結合，南方的政治形態並沒有因為統一而改變。

侍從主義的現象，常常存在於傳統的農業社會，尤其是經濟資源的缺乏，且掌握在當地的權貴人士，一般來說，侍從主義是經由擁有資源多寡，再加上以人去建立起所謂交換脈絡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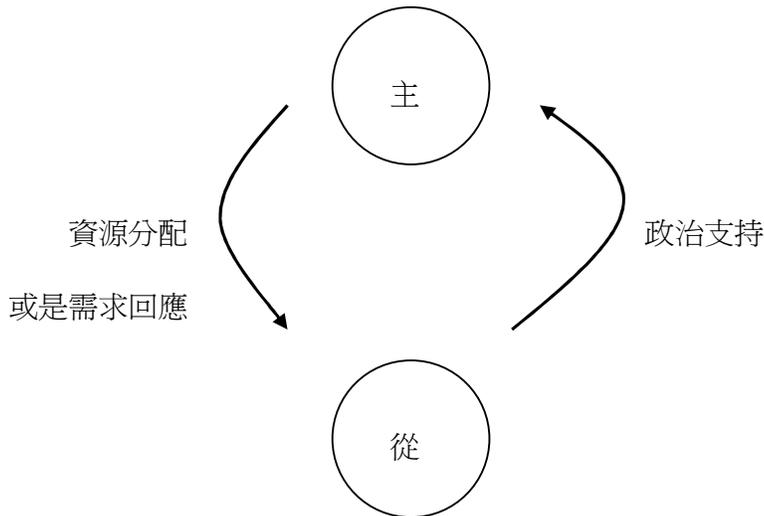
“庇護者“（Patron）通常擁有較多的經濟資源，可以隨時做任何的分配給予稱為“從屬者“（Client）的支持者。相對而言“從屬者“擁有較少的或是沒有資源，所以經由服務“庇護者“獲得實質的政治交換，去彌補自身所不足的部分。

庇護者與從屬者兩者之間的關係（Patronage），基本上是私人性的，且經由長期的交換關係（圖六），建立起旁人無從了解的默契。然而這樣的關係是一種非正式的契約關係，不過這樣的契約，並沒有正式形式與內容或是表明指出具體的責任，因為如

此所以法律無從規範。

侍從主義通常會出現在發展較為落後的地區，尤其是當政治力與公權力掌握在一些特定團體的身上，因為他們掌控著接近權力或是經濟市場的管道，對於一些想要進入權力圈或市場的人，就必須求助那些特定團體；不過如果所得到的效果與自己所期望有太大的出入或是要付出的代價太大時，他們也有可能放棄<sup>9</sup>。主與從之間並沒有有一個平衡的關係，主往往是擁有是否給予從資源的決定權，不過從可以決定是否要進入或是退出這層關係<sup>10</sup>。

圖六：侍從主義關係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從表現層面來看，有幾個行為模式是比較值得探討的，第一、在經濟層面，主會儘可能切斷任何自己所掌握的區域與外界的聯繫與合作，因為與外界的合作會削弱主在區域中的權力；第二、在政治層面，主會阻止任何次級組織，尤其是經由從的次級組

<sup>9</sup> Jane Schneider, *Italy's Southern Question – Orientalism in One Country*, Oxford : Berg, 1998, p.232.

<sup>10</sup> 以色列學者 Shmuel Eisenstadt 用一種購買行為去形容侍從主義，他認為侍從主義是一種量身訂做的交易，從屬用政治支持去換取符合自身需求的資源，以在市場上生存。Shmuel Eisenstadt and Luis Roniger, “The Study of Patron – Client Relation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Patronage and Development*, Beverly Hill : Sage, 1981, p.281

織，因為這樣的次級組織會形成一股壓力，迫害主與從之間垂直的利益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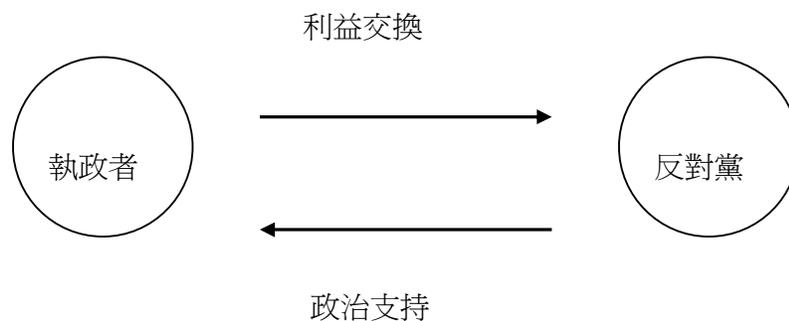
如此看來主要是重視自我本身所控制的區域與利益，因此會運用所有的方法去維持，如在不是涉及原本從的情況之下，擴大更大的人脈關係，或是參與宗教活動，希望藉由宗教加強自己本身，在道德層面的合理性與其背後的支持力量。

然而侍從主義是否會因資源的減少，而被減弱或是破壞，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侍從主義的建立，並不是在源源不絕的資源提供，而是在有限的資源中分配到提供服務的人；因此資源缺乏的南部義大利，可以提供資源的人往往在政治競爭之下，會迫使體制中的政治人物合作，甚至取代他們；換句話說，資源獲得的多或少並不是重點，而重點是資源獲得的可與否，所以在長期來看，這樣的現象不會因資源的減少而有所改變。

## 二、轉化主義的政治交換

然而政治交換並不是只有垂直關係，在某些層面也會演變橫向的關係，尤其是大型的政治組織，如議會，這樣的關係在義大利稱為轉化主義（*Trasformismo, Transformism*）。轉化主義指的是，當權者竭盡所能地將反對勢力整合與同化為支持的力量，進而支持與配合其一統治聯盟（*Dominant coalition*）的政策，並逐漸地削弱反對的聲浪，構成在政治體系中的穩定統治結構（圖七）。

圖七：轉化主義關係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在有限的政治資源之下，轉化主義往往會成爲當權者在建立政治勢力的必要策略<sup>11</sup>。轉化主義的過程是具有相當的彈性，如同侍從主義，其中的成員會因爲有時空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其手段大多是利益交換，比如行賄或是官位的酬庸，然而這樣的做法始終脫離不了貪污腐敗，爲了個人與政治聯盟的私利或是短暫快速的效果，其大眾的公共利益與原則往往會因而被犧牲，且統治階級逐漸背離大眾<sup>12</sup>。

在義大利任何一個政治階層都可以發現轉化主義的存在，尤其是在南部義大利<sup>13</sup>，來自南部的國會議員爲了維持給予侍從體系中的承諾，往往會接受執政多數的政治交換，藉由政治支持以獲得或維持自身的政治地位，從 1886 – 1904 年的政治氣氛來看，在議會中只有約 1.5 – 2 % 的來自南方的議員會對政治的政策提出質疑，然而北方卻有約 10 %<sup>14</sup>，雖然這樣的比例，不完全可以表示說是轉化主義的影響，不過我們可以發現南方的政治菁英和當權者有著互相合作的關係。

在兩種不同面向的政治交換關係相互影響之下，逐漸變成單一的政治交換體系，從結構面來看，它是一個上至首相，下至地方權貴的政治交換體系，且體系的廣度觸及到社會的每一層面，如同一個金字塔型的結構（圖八）；從決策面來看，他們是決策者，在國家人民與自身的需求有相互衝突時，其決策往往只會顧及到自身需求，而不是整體的需求；從資源面來看，他們是掌握資源的一群，往往會將對沒有資源的一群，如農民與無產階級，造成排除現象，以加強並鞏固自身體系對資源的掌握。

這樣交換關係所帶給義大利社會的背後意義是，政治二元化的形成，地方權貴（南方的地主與北方的資產階級）與地方政府的結合，再加上與上層統治階級的政治交換，使得原本在政治屈於弱勢的農民與無產階級，漸漸地被這體系剝奪政治參與的權力。

然而這樣的關係是否有可能被打破，由其在南部義大利，根據查布的書，他認爲這樣的關係是主要是因爲資源的缺乏，只要經濟狀況爲加改善，就不會有所變化，不

---

<sup>11</sup> Robert W. Cox, ed. by Robert O. Keohan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30

<sup>12</sup> Judith Chubb, *Patronage, Power & Poverty in Southern Italy : A Tale of Two Citie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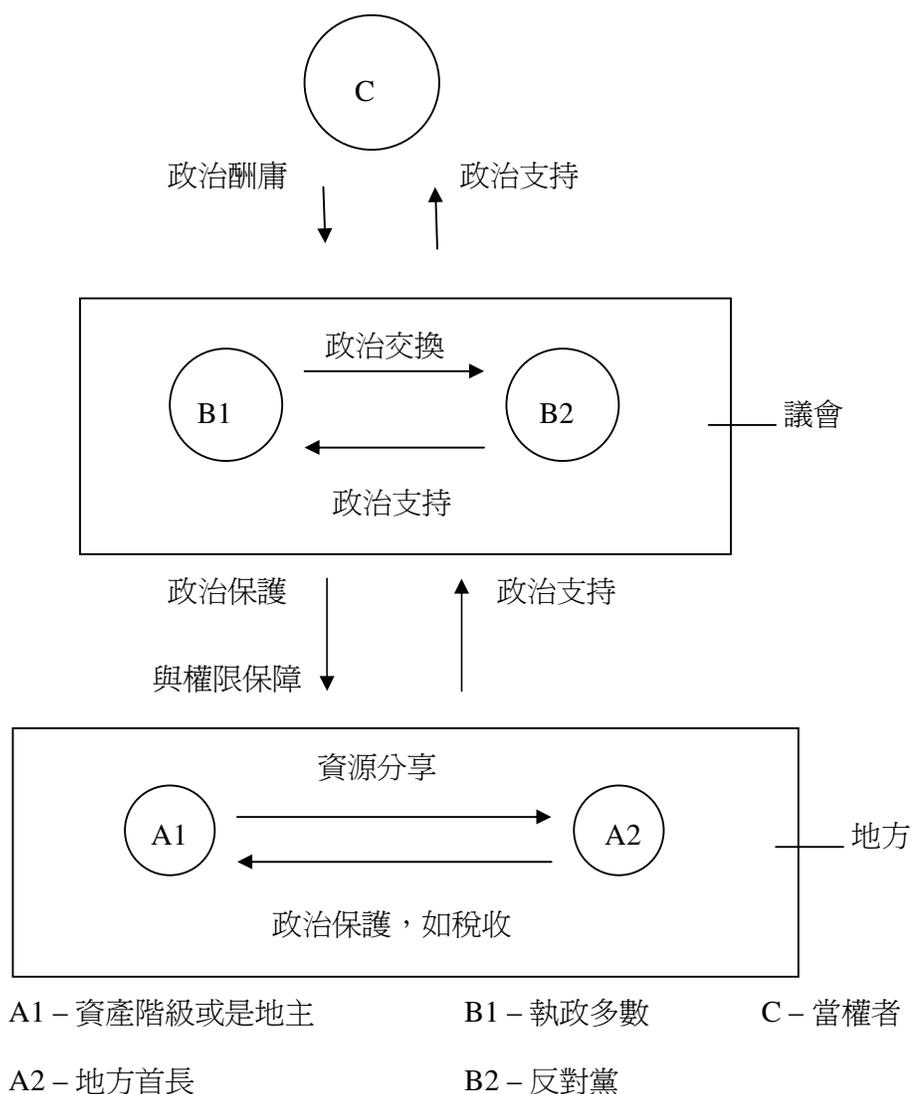
<sup>13</sup> Judith Chubb, Op.Cit, p.25

<sup>14</sup> Judith Chubb, Op.Cit, p.20

過整個經濟發展的決策落在這個體系中的手中，所以整體的經濟發展不見得會整體的需求，兩者層面相互作用，造成一種政治的赤字（Fiscal crisis of polity）<sup>15</sup>。

當國家漸漸地成整個交換體系的工具時，國家代表的是權貴個人與整個交換體系的利益，而不是整體公眾的利益，所造成的影響並不是只有國家決策，甚至是整個國家的未來發展。

圖八：政治交換的金字塔結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sup>15</sup> Jane Schneider, Op.Cit., p.233.

### 第三節 消極的革命

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其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在君主論中，提出義大利需要一位有智慧與能力的君主帶領義大利脫離外人的統治，並且統一義大利。義大利統一了，然而誰是這位有智慧與能力的君主？

統一復興運動之後的義大利，不見馬其維利眼中的君主，社會分歧現象也未因為政治的統一而消彌其文化與社會的差異，對於然而如此的發展，主要是有兩個層面，第一、在義大利各個區域存在著不同文化與經濟情況，並且有明顯地的差距，尤其是經濟發達的北方與經濟落後的南方；第二、社會階層之間的互信缺乏，使得整個義大利社會切分兩個不同層面，一是「法治義大利」(Legal Italy) 與另一個是「真實義大利」(Real Italy)<sup>16</sup>，形成兩極化社會現象。

歷史學家葛蘭西和括可 (Vincenzo Cuoco) 等人，認為義大利的統一復興運動與之後一連串的政治行動，未能實現改變國家本質的承諾，並且在每個緊要關頭、如民匪運動，總是採取較負面的方式解決、如軍隊，所以歷史學家認為義大利總是處於一個負面或是否定的氛圍。

然而這樣的氛圍持續圍繞著義大利，William Salomone 指出此時義大利就像「進一步、退兩步」的窘境<sup>17</sup>，對於過去，此時的義大利雖不是失敗，但也稍嫌不足，對於未來，卻被經濟搞得裹足不前。

雖然在義大利不乏許多實業家，不過因為他們每天只會想要保有自己應得機會，或是計籌如何和其他的實業家競爭；他們尚未為社會所賦予給他們的責任與義務作好準備，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被期待的義大利中產階級尚未成熟，嚴格來說，中產階級的比例是非常少。

中產階級在統一復興運動中，並沒有成為運動的主體，雖然統一復興運動似乎是一

---

<sup>16</sup> 南部與北部，可從兩種不同層面解釋，一是從地理層面，南方與北方；二是從政治與經濟層面，因為北方的工商業較為南方發達，以及大多的政治精英都是北方人，所以北方政治精英、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代表著北方，而北方無產階級與南方農民代表著南方。

<sup>17</sup> William Salomone, *Italy from the Risorgimento to Fascism*, ed. 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70, p. 453.

場中產階級的運動，不過不是經由中產階級所推動，義大利社會學家 Luciano Cafagna 說：「統一復興運動在歐洲中產階級興起的時候發生，雖然如此，統一復興運動並未造就中產階級成長<sup>18</sup>！」

葛蘭西認為統一復興運動是一個錯失良機（*Opportunità mancata*）的運動。他認為統一復興運動個被動的革命<sup>19</sup>。因為在十九世紀發生於法國與英國的中產階級興起，並未在義大利發生，然而運動本身的主導不是中產階級，而是皮耶蒙政府本身，對他而言，此運動的基準點不是國家運動，而是皮耶蒙政府的擴展，並且支配的成份高過於領導，專制高過於共識<sup>20</sup>。因此馬志尼認為這不是他想像中的義大利，而是皮耶蒙政府的義大利<sup>21</sup>。

他比較法國與義大利的國家建構，他認為法國的成功是因為他們創造出“國家 – 人民”的大眾運動，並且將中產階級帶領著人民成為國家建構的中堅力量。然而缺乏中產階級的義大利卻無法如同法國一般，有著以中產階級為的一股中堅力量，建構出較為成功的國家。相較於法國，義大利國家建構的力量卻是一群為了維持自己本身政治勢力與其經濟地位的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或是被當局者排除的農民<sup>22</sup>。

再者他指出義大利政府背離義大利人民的意志，且經不起任何的社會改革，再加上統一之後的政府，採取轉化主義的政策，以維持自有政治地位，使得當時的統治者成為一群缺乏正當性的統治階層<sup>23</sup>，因此社會大眾在這樣的情況脫離原有的政治結構，且統治階層也失去社會大眾的支持，因此統治階層已不是領導社會大眾，只是單純地統治，且伴隨而來的不是民主，卻是專制與武力統治。

對於這樣的事實，在葛蘭西的眼中，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只是一場消極的革命（*Rivoluzione mancata* 或 *Rivoluzione passiva*）<sup>24</sup>，葛蘭西借用歷史學家括可（Vincenzo

---

<sup>18</sup> Luciano Cafagna, “Grandi Problemi della Storiografia del Risorgimento”, *Sviluppo Economico e Movimento Nazionale*, in *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 Rome : Congresso di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 1978, p.401

<sup>19</sup> Richard Bellamy & Darrow Schecter,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50

<sup>20</sup> *Ibid*, p.151

<sup>21</sup> Harry Hearder, *Op. Cit*, p.300.

<sup>22</sup> Richard Bellamy & Darrow Schecter, *Op.Cit*, p.152

<sup>23</sup> *Ibid*, p.154

<sup>24</sup> *Ibid*, p.150

Cuoco) 對那不勒斯革命的看法 — 一種消極的革命、一種社會關係未經重整的新政治結構<sup>25</sup> — ; 葛蘭西認為當時義大利的統治階級利用一種方法不斷地吸收各各反動的因素<sup>26</sup>, 弱化其原本敵對的勢力, 以鞏固政治階級的地位。

他認為加富爾與皮耶蒙政府成功營造出一場消極革命, 而不是一場群求人民支持的革命, 因為整個政府的運轉掌握在一小群人的手上, 再加上與地主的妥協結合, 因此這樣的政治結合導致整體社會與經濟的問題。

然而消極革命的概念, 主要建立在兩個基本原則, 首先、必須將社會改革的動力, 如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 (意指馬志尼與加里波底), 加以吸收或是壓縮其發展空間; 其次是、必須將社會問題回歸到政府決策層面, 降低經由社會運動醞釀而成的解決方案。

然而在政治力量對比受到限制時, 社會就往往無法直接朝改革的方向, 因為在某種特定的政治和階級結構之中, 某個主體會採取行動來推進或阻撓某一類社會發展趨勢, 所以統治階級往往為了自我政治權力的鞏固, 首先, 某程度的開放如政治權力分享, 雖然會弱化統治階層在某種層度上社會控制, 但它也會弱化其反動勢力, 因此對統治階級地位的威脅相對較小; 第二, 透過有限度的政治活動鬆綁如選舉, 吸收和消除大眾民眾對於變革部分的訴求; 第三, 它用先發制人的辦法 (Preemption), 預先消弭基層社會動員對統治階層的政治壓力和威脅。在缺乏來自基層的強大的社會運動壓力的情形之下, 統治階級應對社會政治困境的典型策略, 首先是牢牢掌握住其手中的壟斷權力。因此他說: 「統一復興運動是一場不是革命的革命! 只是一條統治階級維

---

<sup>25</sup> 括可在自己一本有關那不勒斯革命書中 ( *Saggio Storico sulla Rivoluzione Napoletana nel 1799* ) 說明一些有關消極革命 *Le idee della rivoluzione di Napoli avrebbero potuto essere popolari, ove si avesse voluto trarle dal fondo istesso della nazione. Tratte da una costituzione straniera, erano lontanissime dalla nostra; fondate sopra massime troppo astratte, erano lontanissime da' sensi, e, quel ch'è più, si aggiungevano ad esse, come leggi, tutti gli usi, tutt'i capricci e talora tutt'i difetti di un altro popolo, lontanissimi dai nostri difetti, da' nostri capricci, dagli usi nostri...*

*Se mai la repubblica si fosse fondata da noi medesimi, se la costituzione, diretta dalle idee eterne della giustizia, si fosse fondata sui bisogni e sugli usi del popolo; se un'autorità che il popolo credeva legittima e nazionale, invece di parlargli un astruso linguaggio che esso non intendeva, gli avesse procurato dei beni reali, e liberato lo avesse da que' mali che soffriva... forse... chi sa?... noi non piangeremmo ora sui miseri avanzi di una patria desolata e degna di una sorte migliore... La nostra rivoluzione, essendo una rivoluzione passiva, l'unico mezzo di condurla a buon fine era quello di guadagnare l'opinione del popolo. Ma le vedute de' patrioti e quelle del popolo non erano le stesse: essi avevano diverse idee, diversi costumi e finanche due lingue diverse"*

<sup>26</sup> 後來的學者如 Anne Showstack Sason 大多認為葛蘭西所指的方法是轉化主義 (Trasformismo), 見 Anne Showstack Sason, *Passive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pp. 127-148

持其權力，並排除阻力最小的路徑<sup>27</sup>。」

這場自上而下的「消極革命」，為穩固統治階級的地位提供了頗為有利的政治環境。大眾階層的動員和參與對於革命的成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長期遭受官僚權力體制的壓迫與控制，且脫離政治社會的大眾階級事實上其政治力量已被嚴重地削弱，且處於一片混亂的狀態，因此無法沒有效自我發展其政治思想，進而提出社會改革的訴求。另一方面因為統治精英出於維護其支配地位的需要，絕不會自願採取任何可能動搖其權力基礎的改革方案。對於在根本上處於政治弱勢地位的從屬階級而言，就如同庶民（Subaltern）一般<sup>28</sup>，也只能被迫接受或妥協。所以通過動員方式，且失去中產階級領導的社會大眾，要參與這個自下而上的革命性改革，對於當時的義大利來說缺乏其可行性的機會。

統一復興運動是一個複雜且充滿對立的運動，英國歷史學家 Denis Mack Smith 形容說：「統一復興運動已經淪落為統治階級與人民的內鬥<sup>29</sup>！」他認為這運動是統治階級的勝利，不是一般義大利人的勝利，如果解放是運動的本質，那麼統一復興運動則是背道而馳。

然而義大利該何去何從？在馬其維利的君主論中，他提到他所認為的完美君主是一個懂得如何將人民成為國家的社會基礎，並且治國是一門政治的藝術，是一個永久確保人民意見的管理，進而造就偉大的國家<sup>30</sup>。

義大利社會學家 Giovanni Gentile 認為一般人民的思想是“消極“（Passive）與“間接

<sup>27</sup> Richard Bellamy & Darrow Schechter, Op.Cit, p.154

<sup>28</sup> 庶民(subaltern)一詞來自於葛蘭西(Anthony Gramsci)《獄中手記》(Prison Notebooks)的「義大利歷史注記」(Notes on Italian History)一章中。葛蘭西用它來指稱指義大利「南方」天主教的農村地區，一個義大利地理政治上的弱勢地帶；葛蘭西還用此一概念批評義大利資產階級政府未能整合大眾革命的參與，以致在民族形成(national formation)上暴露了脆弱性與失敗性；在文化政治範疇上，「庶民」則是葛蘭西用來指涉「無產階級」的修辭性用語(為了通過監獄書信檢查而使用的一種代語)。葛蘭西在有關文化霸權理論中使用了「臣屬性」(subalternity)個概念，意指專制體制下所養成智力卑下和順從遵守的習慣與品質。葛蘭西認為，西方資產階級統治是建立在政治、思想和道德的領導權之上，它更多的依賴於群眾「自願的」接受統治，而不是純粹的暴力。在庶民研究中，「庶民」是一個涵意更為廣泛的用語，它作為一種「來自底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的概念而與「精英歷史」(elite history)相對立，它泛指一切受壓迫團體，包括無產階級、工人、農民、婦女和部落居民等等。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n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71, pp. 118-119

<sup>29</sup> Mack Smith, Op.Cit. p.116

<sup>30</sup> Richard Bellamy & Darrow Schechter, Op.Cit, p.151

“（Indirect）的，所以政府必須拋棄權力的成見，將權力下放到人民的身上，去了解人民，因為要學會如何管理國家之前，必須知道如何帶領人民，之後形成一個有機的道德社會<sup>31</sup>；另外義大利政治家 Francesco De Santis 則和 Gentile 抱同樣的信念，他認為一個君主如果要統一一個國家，必須依循合法程序，並且懂得如何與人民互動，以維繫國家的長存，所以就如同馬其維利所提及的君主的基本構件是“認知“（Knowledge）和“意願“（Will），再加上道德的力量與些許的政治力量，完全投入國家的運作，為人謀福<sup>32</sup>。

馬志尼和民主派人士認為新生的義大利是一個「天大的謊言<sup>33</sup>」，而義大利的統一是由一群自大的政客和其他國家的利益交換後，被創造出來的<sup>34</sup>。統治階級對其社會的不信任感與底層人民對統治階級的反抗，然而兩者之間在互動缺乏的情況下，將整個義大利人切分兩個不同層面，一是「法治義大利」（Legal Italy）與另一個是「真實義大利」（Real Italy），並且分別代表著北方和南方。因此一開始，當時的政府也就面臨到合法性的問題，再加上缺少教會的支持，使得他們無法在權威中獲得道德的支持。

再者因為政治交換與政策使得大部分的人無法享有應有的公共利益，不論是從哪一層面，如概念（程序或是主流共識）、操作（官員的派遣）或應用層面（政治與商業的交換），處處都顯示政府是缺乏大眾的支持，以及政府刻意地疏離一般人民。

---

<sup>31</sup> Ibid, p.155

<sup>32</sup> Ibid, p.156

<sup>33</sup> Christopher Seton-Watson, *Italy from liberalism to fascism*, New York : Methuen & Co. , 1993, p.41

<sup>34</sup> 馬志尼到死從未接受這樣統一的結果，見 Harry Hearder, Op.Cit, p.300.

## 第五章 經濟的難題

統一復興運動之後，義大利政府無時無刻地想著手解決南方政治與經濟的問題，直到今日南方問題的核心一直環繞北方與南方之間的差距與對比（現代工業化社會與傳統農業社會的對比）。然而這兩者之間的問題，自從統一復興運動之後，逐漸嚴重惡化，因為對於當時南方與北方經濟規模與產業已有明顯差距，主要因素為第一、南方在自然因素都不如北方，不論是氣候，地形或是自然資源，第二、在客觀條件之下，南方距離歐洲主要市場較為北方遙遠，第三、在波旁王朝的兩西西里王國的統治之下，南方的經濟模式依然維持傳統的封建制度，相較北方從中古世紀發展而來的成熟商業規模與自由經濟模式，南方在面臨工業化時代的表現，遠遠不如北方。

### 第一節 經濟的發展困難

不過南方問題與其複雜性，是無法用一般的在研究現代化社會的方式去理解的，因為南方問題的主要問題並不是因為南方在發展過程的挫敗，而是在不平衡發展方式與其政策面，造成南北兩方之間的差異性。

#### 一、基本面的不足

統一後的義大利，南北兩方的經濟發展一直呈現著極端的不平衡，然而探究其中的原因，我們可以發現其基本面的差異，如地理位置、自然資源、交通、資金、商業文化等因素，尤其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當資訊尚未成為經濟發展的因素時，這些經濟資源都扮演著相當大的角色。然而南北之間的經濟落差，並不只是經濟現況的落差，還有其中經濟成長因素與經濟資源的差別。

延續著工業革命時期的發展，技術的持續改良帶動了經濟的蓬勃成長，不過這樣現象並未表現在南部義大利；一般來說工業革命造就的經濟發展重鎮，大多集中在英、法與德國西部，漸漸地以同心圓的方式擴展到其他區域，其中包含的北部義大利，然而南部義大利，因為距離遙遠，對於工業技術的發展速度有相當大的阻礙，所以南部的工業技術發展就遠遠不如北部；再者當時工業所需要的水力、煤炭與鐵等資源，北部義大利有豐富的鐵礦且離經濟三角區（杜林、米蘭與熱內亞）距離不遠，水力資源因為有阿爾卑斯山冰雪的長年供給且大多流經大城市；相較於北部，南部義大

利並沒有鐵礦與充沛的水力，雖然有鋅礦，不過無法改變南北兩地資源落差的情況，此外南北兩地皆沒有煤礦的資源，不過北部離歐洲的煤產區的距離，遠比南部來的有優勢。

再者南部除了先天的資源不足，並且交通的基礎建設也遠遠落後北部（表三），因此在另外在南部投入工業發展的人力比例也相當低，以 1876 年為例，在當時南部的工業勞動力只有全國的 17 %，其中在關於工業動力的蒸汽勞動力只有 16 %，水力方面只有 15.4 %<sup>1</sup>，然而在支撐大批勞動力背後的農業基礎，南部也稍嫌不足，不同於北部的波河流域，南部的土地較不肥沃，氣候較為乾燥，且農業技術也不如北部<sup>2</sup>。

上面種種的因素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北部的經濟發展條件，不論是先天還是後天都比南部更具有優勢，因此使得有較多的公司設立在北部（表三），且願意投入更多的資金<sup>LL</sup>（表四）。

表三：義大利統一後，企業設立在南北的比例

年度	企業數量		企業佔全國比例	
	南方數量	北方數量	南方比例	北方比例
1863	50	322	13.5%	86.5%
1867	43	248	14.8%	85.2%
1872	59	526	10%	90%
1876	95	527	15.2%	84.8%

資料來源：義大利歷史網 [www.cronologia.it](http://www.cronologia.it)

<sup>1</sup> Clough, Shepard B., and Carlo Livi. "Economic Growth in Italy. An Analysis of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North and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6, 1956, p.336

<sup>2</sup> Ibid, p.339

表四：義大利統一後，資金的投入狀況

	南部	北部	
1863	171	1127	
1867	99	1429	
1872	198	2179	
1876	217	1757	
1887	378	2522	單位百萬里拉

資料來源：義大利歷史網 [www.cronologia.it](http://www.cronologia.it)

另外從人口結構來看，人為因素在兩方之間不平衡的經濟發展，扮演著相當大的角色；從可以掌握數據來看，南部義大利比北部有更高的出生率（表六），並且其中的自然增加率還是比北部高（表七），儘管有許多人遷出南部（表八）。

表六：義大利南北兩區生育率（‰）

	1861 ~ 1865	1881 ~ 1885	1896 ~ 1900
北部	36.1	33.3	20.2
南部	40.5	35.8	29.1

資料來源：Statistiche sul Mezzogiorno d' Italia

表七：義大利南北兩區自然增加率（%）

	1861 ~ 1865	1881 ~ 1885	1896 ~ 1900
北部	9.9	11.5	7.4
南部	11.7	10.7	13.5

資料來源：Statistiche sul Mezzogiorno d' Italia

表八：義大利南北兩區移出與移入淨值（%）

	1861 ~ 1865	1881 ~ 1885	1896 ~ 1900
北部	- 31.9	+ 4.5	+ 6.2
南部	- 62.5	- 36.0	- 20.7

資料來源：Statistiche sul Mezzogiorno d' Italia

對於這樣的人口統計結果，呈現出兩種面向，第一、南部有可能有較多的無生產能力的人口（表九），尤其在最低年齡階層的比例會是所有人口中依賴程度最高的，所以在這兩者相加的壓力之下，南部的經濟會因為無生產能力的人口而抵消；第二、南部因為有過多的人口，迫使有許多人必須移民到他處另謀生活，然而這些有能力移民他處的人，總是有謀生與生產能力的人，所以大量的移出人口意味著有大量的經濟外流，而所留下的是一些沒有謀生能力的人，因此對於未離開南部的生產者，其經濟重擔更是惡化，而對於南部的經濟更是一大損傷。

表九：義大利人口年齡結構（%）

年齡	地區	1871	1901
0 ~ 14	北部	30.1	28.3
	南部	32.6	35.0
15 ~ 39	北部	40.0	45.8
	南部	36.9	41.9
40 ~ 59	北部	19.4	18.5
	南部	18.7	16.0
60 以上	北部	10.1	7.4
	南部	11.0	7.4

資料來源：Statistiche sul Mezzogiorno d' Italia

衡量因人口結構因素所造成的社會負擔，南部會因其負擔而削弱其經濟發展，對於剛剛要著手發展經濟的兩方，北部顯然有著更大的優勢，並且其發展速度有可能更為快速。

不僅較高的自然增加率、較多的無生產能力者與較多的外移人口造成南部經濟發展困難；勞工的素質、工作效率與工作性質，也對南部整體經濟發展造成負面效果，

在南部有稱過半數的人從事第一級產業（表十），與北部的三分之一強的比例，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勞動力在南北兩方有著高低不同的經濟效果；此外，在南方因為文盲的比例過高（表十一），使得在技術教育的傳授上有一定的困難度，直到 1950 年代南北兩方的人民接受中等教育的比例，還是有相當大的落差，在北部高達 70 %，南部卻一半不到只有 30 %<sup>3</sup>，這樣的比例顯示出南北兩方的勞動素質有明顯的差別。

**表十：1910 ~ 1920 年義大利職業類別（%）**

	北部	南部
農業	36.6	52.3
工業、交通與商業	40.2	28.3
其他	23.2	19.4

資料來源：Statistiche sul Mezzogiorno d' Italia

**表十一：義大利文盲比例（%）**

	1871	1948
北部	59	5
南部	84.1	24

資料來源：義大利歷史網 [www.cronologia.it](http://www.cronologia.it)

<sup>3</sup> Clough, Shepard B., and Carlo Livi. Op.Cit., p.340

最後公共醫療水準也在人口的平均年齡上，造成大小不同的經濟影響，在 1896 至 1900 年間，北方的平均壽命為 60 歲，南方只有 54.2 歲<sup>4</sup>，這顯示出在北方的人有較多的時間可以從事經濟生產活動。

然而為何工業在北部義大利比南部發展還是迅速許多？從結構面來看，北部有比較多工業技術與資金，再者經由比較多的商業運作經驗與人力資源的優勢，北部在一個改變的經濟中，會有比較好的表現，另外這樣的表現也會顯現在經濟成長數字上。

## 二、政策面的不平衡

縱然整個義大利已在伊曼紐二世統治之下，加富爾仍然無法為人民找到一個義大利的概念，使得社會的分歧與差異依然存在，尤其是南部與北部。一般來說北部義大利有比較多的人受過教育，且較為工業化，南部則反之；再加上南部本身的經濟問題與當時政府（代表著北部）對南部興趣缺缺<sup>5</sup>，使得南部與北部之間的互動少之又少，之間的衝突卻是日益增多。

嶄新的義大利並沒有為人們帶來任何希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被征服感與恐懼感，由於加富爾與皮耶蒙政府在復興運動內所扮演的角色，再加上加富爾採行皮耶蒙政府的憲法、行政體系以及商業貿易政策，不可避免的這個嶄新的國家會有皮耶蒙化的問題；而對於皮耶蒙式義大利反彈的聲音，大多來自南方，他們認為義大利的統一，只是加富爾帶領皮耶蒙政府征服了義大利其他的地區。

不過皮耶蒙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以消除人民對義大利統一的負面印象，反而強力推行皮耶蒙體制，並且加富爾對此體制還頗有信心，對伊曼紐二世說：「如果我們表現不屈服的意志，人民就會適應我們的體制，因為我們的制度比我們所解放的地區要好的多」<sup>6</sup>。

此外對於一個剛結束戰爭、正要恢復國家秩序，新生的義大利，在 1861 年就馬上面臨到破產的危機。在 1862 年，義大利所擁有的年度預算，只有支出的一半不到<sup>7</sup>，

---

<sup>4</sup> Ibid, p.341

<sup>5</sup> Christopher Duggan, Op.Cit., pp.135-137.

<sup>6</sup> Ibid, p.135.

<sup>7</sup> 1862 年的預算為 4.5 億萬里拉，見 Christopher Seton-Watson, Op.Cit., p.19.

最後只能舉債度日。對於當時積極發展北方工、商業的政府而言，為了解決這樣的窘境，當時的財政部長賽拉（Quintino Sella），認為增稅是最快的方法，光 1862 年至 1865 間，直接稅就漲了 54%，間接稅漲了 40%<sup>8</sup>；增稅對於大多務農的南義大利人，無非是另一大壓力，其中的穀物稅（Macinato）是最令人詬病的<sup>9</sup>，有許多的南部義大利人認為，政府等同高稅與壓迫；傳統上，南方為了抵抗不合理的政府，往往採取一種暴動的手段，代表北方的政府政府，被迫必須常常用鎮壓的手段以維持現狀，用武力去管理南方，使得南方的人民漸漸地對北方的統治階級產生厭惡，使得軍營和警察局大量出現在南方的社會中<sup>10</sup>。

再者當時政府為了增加財政除了增稅以外，沒收了教會的土地與財產，將土地出售給其他大地主，並且剝奪教會在傳統社會中的地位，然而教會原本是傳統社會中的地主與救濟機構，因此南方的農民也因此頓時失去了一個主要的工作機會與福利的來源。

然而對於南方與教會而言，他們面對的是同樣的敵人，一個代表北方勢力的政府，由於兩者的結合，當時的出現了一個為了保護教會的極右派俗世組織，並且教會往往會給予南方的暴亂，物質與精神上的支持。

那不勒斯省長法利立（Luigi Farini）就指出：「在七百萬的居民中，支持國家統一的不超過一百個<sup>11</sup>。」相對於正在發展的北部，南部卻為了北部變得更為貧窮<sup>12</sup>，因此南北之間的差距逐漸加大。雖然當時的政府知道南部的窘境，不過它卻不願給予南部特別的援助，因為它們深信以長遠的計劃來看，南部義大利終究會跟得上北部的腳

---

<sup>8</sup> 當時賽拉認為國家的財政是一件「可為或不可為的事」，認為義大利正處於經濟轉變的關鍵時刻，希望以短暫的痛苦以換取未來的前景。見 Christopher Duggan, *Op.Cit.*, p135.

<sup>9</sup> 穀物稅（Macinato），每磨一次穀物，就要繳一次稅。

<sup>10</sup> 針對南部義大利的暴動（Brindage），當時的政府投入了將近 10 萬的士兵，參與所謂的「剿匪」行動。Christopher Duggan, *Op.Cit.*, p.139.

<sup>11</sup> 2002 年 7 月 11 日，義大利作家 Ottavio Rossani 在義大利當代歷史研究會中，發表一篇名為「Franceschiello 的世代」（Per la bandiera di Franceschiello）的文章指出 Luigi Carlo Farini testimoniò: «Fra sette milioni di abitanti non ve n'erano meno di cento che credessero nell'unità nazionale» <http://www.sissco.it/rassegne/rassegna299.html>，注：Franceschiello 為兩西西里王國最後一任國王的小名。

<sup>12</sup> 20 世紀初，義大利學者 Antonio De Viti De Marco 和 Francesco Saverio Nitti 認為 1860~1900 年的稅賦制度，是北部義大利利用南部的稅收，以利自己發展的主要原因。Jane Schneider, *Op. Cit.*, p.135.

步，不過事實並非如此<sup>13</sup>，直到今日南北義的差距依然非常顯著。

## 第二節 二元化的市民社會

人類社會在啓蒙運動的洗禮之下，獲得全面的改觀，也將社會帶入現代的進程，促成社會力量的形成與民間組織的發育，構成市民社會的概念。市民社會是近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市民階層的訴求會影響到社會各個層面的的決策，如政治、行政、經濟等等。

然而市民社會的形成需要一段漫長又複雜的過程，並且在市民社會中，很難經由單一個體去實現，所以在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裡，各式各樣的民間組織不僅可以經由聯合所有資源，發揮到最大的力量。

### 一、不同的市民傳統

在義大利，經由歷史的演變，市民社會呈現南北兩極化的現象，英國歷史學家 John Larnier 形容統一前的義大利為“南北義大利是兩個迥然不同的對立社會<sup>14</sup>”（Two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ways of life here faced other），他進一步地解釋說，在北部個人與封建社會的依存行爲較爲薄弱，在南部則反之；而在北部，人較爲市民化，比較會獨立思考，在南部則是從屬性較高，受支配的成份較多；在統治階級方面，在北部比較像代表著人民行使公共權益，並且對人民負責，在南部則是獨佔政治權力，並只向宗教負道德責任；在宗教方面；在北部，宗教雖然依然被大家所重視，但只是一個單純的社會結構，在南部則扮演著封建制度的地主角色，掌握著經濟與政治的權力。不過南北兩地，都深受侍從主義的影響，只是北部的庇護者不管如何專制，仍然遵循市民傳統，而南部就較爲專制。

---

<sup>13</sup> 振興南部義大利的計劃，必須等到 1950 年代才有一個名為“Cassa per Il Mezzogiorno”的方案，南部振興基金被視爲義大利當代最失敗的計畫，計畫主要包含土地改革與工業發展，其中土地改革視爲改善南方佃農情況的良藥，不過因爲考量欠缺完善，使得有許多農家所接收的土地不是太小無法利用機械，或是因爲土地沃度根本無法耕種，再加上沒有灌溉設施配置，因此農家進而放棄其土地，使得當時南方的農業人口頓時下降 27 %。另外在工業發展方面，因爲政府沒有任何土地或是租稅的優惠，只是道德勸說希望北方的工業可以挹注南方的工業發展，可是因爲南方遠離歐洲市場以及勞力知識水準不如北方，使得工業並未有想像中的發展。這兩方面的挫敗，不僅使南方義大利面臨到戰後以來最大的挑戰，也北方譏爲義大利的建國以最大的包袱。南部義大利未因振興計畫而有所改善，最後只是成爲北方企業的附屬，並且仍然無法獨自脫離出貧窮的困境，因此被北方聯盟做爲藉口，以鼓吹停止一切對南方的援助與南北義分離的必要。 Martin Clark, Op.Cit., p.343

<sup>14</sup> John Larnier, Op.Cit., p.29

然而在統一復興運動之後，這樣的現象並未有所改變，在北部，觸及到各個不同層面的社團（Principle of association）逐漸地出現，並構成一種互賴與互助的社會體系，在這體系中其成員協助需要協助的成員，一起面對問題；舉例來說，在 1883 年在艾米里亞羅馬涅區域（Emilia – Romagna），就有一群農民爲了稻田的供水問題，一起出錢標得農田灌溉的契約<sup>15</sup>；然而這樣的自發性組織持續地在義大利北部發展，Maurice Neufeld 形容說：「從 1860 年至 1890 年是互助社會的黃金時期！<sup>16</sup>」

反觀在義大利南部並沒有如此的社會發展，從一個數據來看，在 1883 – 1884 年間參與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社團 – 天主教代表大會（Opera dei Congressi e dei Comitati Cattolici）的社團來自北部的有 1256 個，南部卻只有 57 個，明顯地看出南部義大利的社團組織遠比北部來的少，當代義大利社會學家 Piero Bevilacqua 指出：「在南部，沒有社團組織，沒有互助模式，只有社會隔離；只有宗教才看得到社會凝聚，反之在經濟層面，社會凝聚卻蕩然無存，不論是家庭還是政府，毫無團結性可言！<sup>17</sup>」

南部的社會多爲封建的莊園制度（Latifondo），然而在這制度下的農民沒有任何的機會去培養出有如北部的市民傳統；因爲在這南部的社會中，貧窮農民爲了獲得較肥沃的土地，相較於其他農民水平式的互助結合，由下至上對地主的奉承關係顯得更爲重要，因爲得到地主賞識如同自身未來的保障，Piero Bevilacqua 形容說：「在現實的壓力之下，南部農民階級無法一起共同合作，且比任何階層還具有鬥爭性，爭的是土地再次使用的權力，不管是在經濟或是心裡層面，想要獲得都只是一種保障、一種安心；因此對彼此的不信任感籠罩著整個農業社會！<sup>18</sup>」面對在這樣的社會現象，Pasquale Villari 也無奈地說：「在南部義大利，人們只感受到自我個體的存在，卻沒有意會到一絲絲群體的存在！<sup>19</sup>」

結合貧窮與不信任感，南部的社會呈現一種互相忌妒與猜忌的情況，Sidney Tarrow 形容說：「在一個擁擠的莊園經濟體系中（只的是南部義大利），每個村落的廣場就像一個職業所，沒有獲得工作的人只會忌妒地看著，那些獲得工作的人，在這

---

<sup>15</sup> Martin Clark, Op.Cit., p.76

<sup>16</sup> Maurice Neufeld, Italy : school...,p.185

<sup>17</sup> Piero Bevilacqua, Uomini ,Terre. Pp.295 - 296

<sup>18</sup> Manlio Rossi – Doria, Dieci Anni di Politica Agraria nel Mezzogiorno, Bari : Laterza, 1988, p.23

<sup>19</sup> Pasquale Turiello, Governo e Governati in Italia, Bologna : Zanichlli, 1982, p. 61

激烈的爭鬥中，每一個人為的自己生存，必須對他人冷漠不理，因此對於社團的參與和集體合作顯得毫無興趣！<sup>20</sup>」

不過南部的農民，並非對政治與社會毫無興趣，相反地政治的狡猾與社會關係在南部變成生存的關鍵，這樣的現象並不是表現在社會凝結上，而是在水平式的鬥爭和與依賴地主的垂直關係，因此侍從主義根深蒂固地存在南部義大利。

然而面對如此的情況，貧窮的農民並不會沈默地安於現狀，漸漸地這些人會自我的生存起而反抗，成為社會反動因子，葛蘭西稱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崩解<sup>21</sup>”。

市民傳統與社會經濟發展有息息相關的關係，一般來說較為市民化的區域，如北部義大利，其社會較為健全，經濟也較為進步或是工業化會較為快速，反觀南部義大利因為整體社會較不具市民化，所以社會就不如北部比較不健全，經濟也比就落後。

## 二、社會資本的表現

在當時的義大利，社團組織在北部義大利蓬勃發展，在南部卻寥寥無幾，因此在北部，在這樣的環境提供給市民有一個可以透過集體行動去解決問題的模式，並且證明北部的社會為何比南部較為健全，經濟也有較為成熟的發展，或是進步。

舉例來說，在統一復興時期前北部的艾米里亞羅馬涅區域（Emilia – Romagna）與南部卡拉布里亞區域（Calabria），顯示南北整體經濟發展並沒有太大差別（表十二），甚至在工業比重上，卡拉布里亞比艾米里亞羅馬有些許地進步。

然而在統一復興運動之後，北部 艾米里亞羅馬涅有著明顯的進步，南部雖然也有成長，不較不顯著。

雖然經濟發展可以從許多變向來看，如資本、環境與政策，不過整體的社會發展對於經濟也相當重要，尤其是社會的參與和合作， 艾米里亞羅馬涅因為社團組織的高度發展，而表現出既為高度的市民化；而卡拉布里亞卻因封建制度，較為隔離，因此市民化成的高低與社會參與對於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有相當的影響。

---

<sup>20</sup> Alberto. Caracciolo, *Stato e Società Civile : Problemi dell'Unificazione Italiana*, Torino : Einaudi, 1977 p.148

<sup>21</sup> Luigi Graziano, *Patron – Client Relationships in Southern Italy*, Bologna : Zanichille, 1982, p.148

表十二：艾米里亞羅馬涅與卡拉布里亞整體經濟發展

	艾米里亞羅馬涅		卡拉布里亞	
	農業比重	工業比重	農業比重	工業比重
1830 – 1860	72 %	13 %	70 %	19 %
1860 – 1900	65 %	25 %	68 %	21 %

資料來源：義大利歷史網 [www.cronologia.it](http://www.cronologia.it)

不過為何北部可以有如此的發展？在 13 – 14 世紀，不同於南部的封建社會，北部逐漸發展城邦制度（City – State），城邦制度雖然也是政治建制的一種，不過具有較高的社會性，在這體系中的市民對於政治或是社會有較高的參與度，如同 Croce 所說：「在市民社會與封建制度之間，就可以輕易看出社會經濟的進步與否。<sup>22</sup>」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與演變，使得北部義大利人比南部義大利人，對社會參與有較高的興趣。

社團組織的水平式社會網絡，因為利益取得必須靠成員的合作，所以比較具有效益，且成員並沒有政治獲社會地位的差異，所以在整體的社會建制有較多的正面取向。

不同於社團組織，由上而下或是由下而上的垂直式社會網絡關係，如侍從主義，無法建立在互信的機制，因為上下之間為了資源與地位的優勢，資訊在垂直的交流中往往不如水平的交流，且更不具確保，且無法互惠，較具有獨佔性，雖然侍從之間的關係，也結合了利益交換與其責任義務，不過利益交換是上下垂直，責任義務卻是不勻稱的，因此 Pitt Rivers 稱為：「不對稱的友誼關係！<sup>23</sup>」

社團組織是整體社會中作容易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且因為社團組織是建立在互

<sup>22</sup> Benedetto Croce, *Una Famiglia di Patrioti*, Bari : 1962, p.272

<sup>23</sup> Mark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o* 1978

信之上，如捐獻，並不是一般的政治統一或是集合式的意念思想可以達到的。

社會資本是現代社會建構的基本要素，可促進經濟發展，也是穩定自由民主的必要條件（*sine qua non*）。社會資本的概念為一種個人或是組織個體的在社會結構中的網絡與其資源，換句話說，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構成一個關係密切的社群，然而市民社會的強化與否，市民的社會參與度的高低，也間接影響社會資本的高低。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對社會資本解釋為一種社會網絡與資源的結合<sup>24</sup>，其中特點為，第一、那是一種持續性的社會網絡；第二、那是一種體制性，是藉由群體互動建立而成，不是靠家庭親屬關係；第三、社會資本具有潛在性，在平常時，它只是一個靜態的社會關係，只有在被運用的時候，才會發揮其作用；最後、作為一種社會網絡資源，在這體系下的成員皆可從中獲益，根據參與和實踐能力大小，獲益程度也所不同。

在 1993 年美國社會學家普特南根據它對義大利數個行政區的研究，做了這樣的定義，“社會資本“是人與人之間的水平式連結，是社會組織的一種特徵，如社會互信與社會網絡，透過互相合作一起行動，來增進社會效率，因此得到經濟增長與政治穩定的效果<sup>25</sup>。

然而社會資本，對義大利社會的影響，主要在四個的層面表現出來：

第一、因為市民傳統，市民對於社會體系的參與較為投入，且整體社會對於一般市民的參與也就較為開放，如公共論壇或是進一步的政治參與，對於政體社會改革，有較多的助力。

第二、是在一個社會參與度高的區域，經由社會訓練，較能培養出專業的人才，如律師。

第三、這樣的社會環境對於外部較為不封閉，因為為了整體發展，必須適時調整，所以對於不同意見較具有包容性。

---

<sup>24</sup> 劉少杰（2002）：後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 222

<sup>25</sup> Timothy Besley, Stephen Coate and Glenn Loury, “*The economics of Rotatine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1992, Model Rotatine Credit Associations Formally.

第四、透過密集的社會網絡關係，這樣的體系不易被破壞，對於環境變化有較大的承受力。

社會資本在整體社會中如同一個潛在的能量，且會逐漸化成一股強而有力推力，推動著社會。然而因為歷史發展，使得社會資本在南北有著不同發展方向，在北部，社會資本較為成熟且其滲透層面較廣，在南部則反之，因此在面對整體社會與經濟發展或是政治變化的不定因素，北部總是會比南部有更好的表現。

### 三、社會結構的差異

南部義大利經濟發展遲緩的因素，仍然可以從許多的不同層面的討論與分析，不過就整體結構的觀察，南方在整體的社會結構上，有許多不利的因素與缺陷。

然而在 1860 ~ 1900 年代初期，南部義大利的社會結構，主要是佃農（Mezzadria）的社會，因為土地的所有權的缺乏與被排除在整體政治中，使得南方佃農無法打破根深蒂固的大地主主義（Landlordism）<sup>26</sup>，因此其社會與經濟結構必須一直仰賴大地主，不論是政府的政策、市場結構與一般的生產機能，甚至是一切的日常生活。

在南部佃農家庭（La famiglia colonica）大多與社會的現實環境隔離開來，和其他的居民互動，遠遠不如居住在北部的居民，再加上佃農必須仰賴地主的許可，以維持自身的安全與生存，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反對的聲浪與社會運動的機會相對減少，義大利經濟學家 Giovanni Bowring 指出「處於南方的佃農家庭只要與社會脫節，就都能安份守己，因此社會的平靜就此確保，但是這樣的平靜是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尤其是會造成一個社會文明的停滯，甚至是退化！」<sup>27</sup>

大多的佃農只有假日時（尤其是宗教節慶），才有可能與其他人接觸，上市集的機會微乎其微，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中，土地是支撐所有經濟活動的來源，再加上地主的剝削，使得一般的佃農只能求溫飽，不太可能有多餘可供交換的農產品，商業交易的形成更是不可能。

---

<sup>26</sup> Giovanni Bowring, *Statistica della Toscana, di Lucca, degli Stati Pontifici e Lombardo – Veneti*. London : G. Clowes and Sons, 1998, p.40

<sup>27</sup> Ibid, p.36

南部的農業社會，一切生活圍繞著家庭，並且依循著傳統、風俗與宗教，甚至南部最大的城市那不勒斯就像一個“巨大的鄉鎮“，美國社會學家 Edward Banfield 形容說：「這巨大的城鎮，籠罩著無從區分新舊的家庭主義<sup>28</sup>！」，意指著南部社會是一個沒有隨著時代潮流，而有所改變的傳統社會。

然而當一個未發展中求發展的南部經濟，對經濟發達的北部開放其市場時，表現出統一復興運動的實質衝擊，英國社會學家 Kevin Allen 和 M. MacLennan 說：「在面對一個強大的北部企業的同時，開放市場提高了南部的競爭壓力，對經濟發展產生許多不利因素；再加上皮耶蒙化的國家建構與北部企業主和南部地主的所支持的政策，都導致南部經濟發展的倒退<sup>29</sup>！」葛蘭西則形容說：「北部企業主與南部地主的結盟，提供了當局者的政治支點與南部經濟的停滯<sup>30</sup>！」

另外在工業化的社會中，社會經濟的流動性往往會高於一般的農業社會，因此對於經濟的發展有著不同的效果，在一個較不僵化的社會經濟中，其社會意識會較為流通與生產力會較為提高。

然而在一個不僵化的社會經濟中，社會改革（不管是怎樣的改革，如馬克思主義或是自由經濟）往往會有較為成功的效果，因為其實時空與環境會比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且其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比較會勇於向政府挑戰，所以在從法國大革命以後來看，較不僵化的北方社會會一直延續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而南方就比較沈靜。雖然南方在統一復興時期有歷經數年的反政府社會動亂，不過其效益還是止於下階層的層面，還無法由下至上改變其統治階級的想法<sup>31</sup>。

這樣的社會結構造成統一之後，義大利依然維持南北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因此義大利的整體社會並未因統一而變得單一或是單純，反而是變得更為極端對比；然而南北兩方都是經由長久歷史的社會演變，並不是可以經由簡單的社會轉變即可改變的。

---

<sup>28</sup> Edward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58, p. 113

<sup>29</sup> Kevin Allen and M. MacLennan, *Regional Problems and Politics in Italy and France*, London : Allen and Unwin, 1970, p.254

<sup>30</sup> John Davis, *Gramsci and Italy's Passive Revolution*, London: Croon Helm, 1979, p.156

<sup>31</sup> Joseph LaPalombara, "Italy: Fragmentation, Isolation, and Alienation," in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86-288.

葛蘭西就指出南方問題就是社會結構的霸權與社會整合的問題，他認為若要將南部義大利納入剛剛統一的義大利，必須調整整體的社會與政治的結構，就是說必須打破北方政治菁英與南方地主所構成的上層社會與其政治利益結構。

然而這樣的社會整合不是那麼容易達成，因為南部的經濟狀況不利於未來整個社會要從農業轉型到工業的社會形態，並且國家的經濟損耗也會過大，也有可能將經濟發達的北部拖垮，因此當時的政府寧願選擇不作任何的處理，任由南部的農民自生自滅。

再加上北部政治菁英與南部地主的政治聯合，對於當時的政府而言，這樣的政治組合似乎是較為有效、且省力的政治支配，因為可以透過這樣的社會結構去面對有著不同傳統文化的各個區域，並且而不需要在社會經濟上，作任何較大的轉變，如土地改革。

統一復興運動後，人們對義大利有兩種不同的極端印象，鄉間義大利與城市義大利，鄉間義大利意指經濟較為落後的南部義大利，城市義大利則是北部義大利，一個是農業社會，另一個則是工業化社會。在南部傳統經濟甚過於現代經濟，這樣的現象不僅表現在農業與工業的對比，在每一個層面都是一樣，如工業大多是家庭式小型工業或是手工業。

經濟二元化的成因往往是著重在南部義大利的先天弱點與發展障礙，包括資源的缺乏、貧窮問題、工業發展的不利因素與人口增加的壓力；另外封建與被殖民的社會結構，沒有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有改變，南部依然維持地主 - 佃農的社會經濟結構。

在重新檢視統一之後的義大利，不難發現統一復興運動往往只是專注於國家統一的事業，對於較為深層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當時的政府反而是選擇忽略。

再者，對於稅收的考量，在當時並沒有任何一人可以做出最好的政策，只知一味地無限制的收取，所換取而來的是，一連串的底層人民的反動與因應鎮壓而衍生龐大

的軍費。

另外南方的問題顯示的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困難，也顯示出政府對於南方與南方本身對於自我的一種漠視與疏離。再加上貧窮，使得南方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對於義大利的統一產生莫大的影響。

## 第六章 南方問題的呈現

在討論南方的問題的同時，必須了解不是一個單一的議題，而是一連串歷史過程。然而在了解南方問題之前，必須先了解南北兩方之間的交互關係，以及兩者對彼此的觀感是如何被創造出來；因此這兩者的關係除了反映出南北兩方之間的不平衡與不平等，並且凸顯出南北兩方如何去塑造南部義大利的認同感。

### 第一節 南方的社會動亂

在討論統一復興運動影響的同時，不僅只能分析統治階級的所作所為，也要考慮佔社會決大多數的被統治階級的感受與所發起的行動，以及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在這時期南部義大利的 *Brigandaggio* 是由底層人民所發起的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Brigandaggio* 被視為農民對抗地方權貴與政府的保護者；對於農民而言，新的政府代表著高稅收，尤其是在基本生活所需，比如穀糧與食鹽，所以 *Brigandaggio* 因為在地方權貴的所造成的社會壓力之下而形成，比如奪取教會的土地，使得原本照顧底層人民的機構，變得無法是從，再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施捨與協助。

*Brigantaggio* 在義大利文的意思為土匪或是民間發起性的暴動行為，一般是因為人民在一個政府失能的狀態或是在不符合人民期待，並且失去人民支持的情況之下發生；這樣的民匪運動被視為一種具有社會性與政治性的動亂，泛指一切反政府的行動，主要分布在義大利南部，然而義大利南部因為多山與多森林的地形，更有利於這樣行為藏匿與發展。

在 1860 至 1866 年是南部動亂的最盛時期，在當時約有 350 個民匪團體，有著數以萬計的成員，這些人有些是未受國家照顧的退役軍人，不滿社會現實情況的年農民與真正的土匪，因此義大利政府調動全國五分之二軍隊鎮壓南部的民匪運動，使得當時要預防奧地利的入侵的義大利，也要忙於自國本身的內部問題，然而政府強烈的鎮壓，造成相當大死傷（約 6 萬人）<sup>1</sup>，比整個統一復興運動的死傷還要多，因此引起原本只是默默背後支持民匪運動的人民與教會，開始對民匪們起了憐憫之心，進而協

---

<sup>1</sup> Orazio Cancila, *Baroni e Popolo nella Sicilia del Grano*, Palermo, Italy : University of Palermo, 1983, pp.129 - 142

助他們一起反抗政府，使得當時的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也將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的神話漸漸打破，也考驗著法治義大利的合法性。

而這樣的反政府的行為在政府行政單位視為危險份子，不過在一般的人民之中視為英雄，因為他們的行為類似故事中的羅賓漢，專門打擊不正義、不公平的事，因此往往會吸引許多青年加入，所以當政府致力剿除民匪運動的時候，人民往往不會配合政府，自發性地為民匪運動提供協助，甚至教會也會提供背後的資金支持。

通常來說，這樣的民匪運動被視為國家對抗人民的內戰，直到 1871 年運動才有漸漸削弱，南部一些警戒區域才逐漸恢復正常的管理；儘管如此，民匪運動仍然在卡拉布利亞（Calabria）、亞布魯吉（Abruzzi）、薩列若（Salerno）與西西里等區域活躍了十幾年。民匪運動不僅獲得當地人民的支持，也被視為為人民發聲，去對抗政府的權貴；不過這樣的政治活動，並不只有改變了當地一般人民的思惟，也改變了執政者與北部人對南部的態度，執政者並沒有因為地方的混亂，而給予地方有更多的權限，反而是更加集中管理與中央集權，因為他們確信軍隊可以帶來穩定；原本認為南部已經遠離義大利的北部人，更加確信南部義大利與北部的距離越來越遠，並且認為南部的居民是次一等、劣<sup>1</sup>等的民族，甚至是如同暴民<sup>2</sup>。

隨著義大利的統一，南方的情況並沒有因為統一而獲得任何改善或是助益，反而陷入一種被政府「壓榨」甚至是排除的狀態，使得原本存在於那不勒斯王國（另稱兩西西里王國）的民匪運動沒有減弱，持續發生在南部各個鄉鎮，對當時的義大利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所以義大利政府在南部設立許多的警察局與駐守許多的軍隊，在南部所花費的軍費甚至比統一復興運動的所花費的還要高，因此南部在北部人的印象除了經濟落後，還有社會動亂不安的印象，也對當時的政府官員與地主有相當大的威脅，並且在後期也引起南部的分離主義，對剛剛統一的義大利有大小不一程度的影響。

然而社會的動亂，並沒有因為主要民匪運動的減弱而劃下休止符，民匪運動的影子依然存在南部義大利的大小鄉鎮，不過並沒一個中心思想，比較像一般的社會亂象，義大利政治家 Pasquale Turiello 形容說：「在整個南部義大利，所有旅者都必須帶

---

<sup>2</sup> 民匪運動現象為之後犯罪學家隆布羅索（Cesare Lombroso）的理論提供了一個著力點，雖然隆布羅索的理論多為偏頗，不過這樣的現象，使外者更將此理論信以為真。

著一個護衛，在沒有武裝的情況之下，去鄉下是一件可怕的事，不論是在西西里、薩丁尼亞，或是南部本土，搶劫、綁架與偷竊都是隨時可見，匪盜的的行為不僅是重新分配，更是摧毀富有階級！<sup>3</sup>」

民匪運動在義大利的統一歷史中，凸顯出現實與理想的複雜衝突關係，然而民匪運動代表著什麼意義？為南方表現出怎樣的問題呢？要解答這樣的問題，必須從兩個層面的問題來看，第一、為何民匪運動會在義大利南部持續發生？第二、當地的人民在支持民匪運動的動機為何？在描述民匪運動同時也要將當時經濟與社會狀況一一描繪出來，義大利南部一直是處於少數人掌握經濟與政治資源的狀態，並且在其中開明的統治者與地主往往是微乎其微，義大利歷史學家 Giovanni Zarrilli 形容說：「在 414 的地主中，有自由開放的意識的只有區區 10 人<sup>4</sup>！」然而在一般傳統的社會中，教會所扮演的救濟角色，在南部義大利也因為數量太少而無法發揮功用，Giovanni Zarrilli 寫道：「大家認為在這貧窮的社會中，一定有許多的教會會提供道德上的協助，不過當只有 5 位傳教士時，與當地龐大貧窮居民的數量不成比例，因此往往無法提供最好的協助<sup>5</sup>！」另外南方的土地不如北方肥沃，使得南方的農民在地主的剝削之下，也面臨毫無生氣的大地的考驗。

在一個經濟狀況不好的社會中，一般居民只能為自我的生存努力工作，無法有多餘的經濟能力或是時間，去從事其他的事務，義大利社會學家 Antonio Arduino 形容說：「在南部人們唯一互相見面的機會是每星期的教堂彌撒；離開城鎮的唯一機會是不定期的市集<sup>6</sup>！」指出一般人必須每天努力工作，無法參與任何的公共事務；再加上義大利南部，只有少數的中產階級，使得整體的社會狀態，無法有符合時代的任何轉變；在統一復興運動時期，雖然在加里波底帶領之下，當地的有識之士逐漸有心去改變南部義大利現實情況，不過還是因為加里波底心繫解放羅馬，最後也不了了之而作罷。

在面臨這樣的狀況時，當底層人民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漸漸累積時，就會爆發對富

---

<sup>3</sup> Pasquale Turiello, *Governo e Governati in Italia*, Bologna, Italy, 1882, p52.

<sup>4</sup> Giovanni Zarrilli, *Dagli Albori del Risorgimento all'Unita d'Italia*, Bologna, Italy, 1993, p.22

<sup>5</sup> Ibid, .22

<sup>6</sup> Antonio Arduino, *Il Molise dall'Unita d'Italia all Repubblica.*, Isernia, Italy : Minichetti-Guglielmi, 1975, p. 78

有階級的衝突。然而在這針對富有階級的社會衝突中，參與者大部分都是無產階級，並且有很多農民不認為這樣的行為是一種犯罪行為，甚是羨慕他們因搶劫而得到的錢財，但為何一般農民選擇這種在現代社會中被視為犯罪的行為？早在中古世紀，在南部的社會中存在一種因為貧窮而有的傳統風俗（<sup>4</sup>Usi Civici），在那個時期，如果沒有試著偷竊一些地主的穀物給牲畜吃的話，它們就會餓死；如果沒有偷竊木材的話，自己就會在冬天冷死；一般來說，為了生活所需，大家都必須去試著偷竊地主的財產，以維繫自己的生活。所以來說，所有的犯罪行為對於南部人而言，不完全是犯罪，只要是為了自己生存所需所作所為，大部分都是可以被整體社會所被接受的<sup>7</sup>。

另外統一之後，當時的政府在消除關稅障礙之下，沒有適時地為南部剛剛起步的工業提供有效的協助，使得南北之間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政府失能的印象，也逐漸地存在南部一般人民的心中，使得民匪運動越來越受人民的支持，一起並肩反抗政府。

然而這樣的社會現象一直存在南部，不過對於著眼在國家統一的知識分子或是政治人物往往會忽略這樣的社會暴動，並且認為那是可經由軍隊鎮壓解決的；不可否認這樣的社會暴動，對於當時的社會秩序有當大的影響，且所影響的層面並不是只有當局者，也包含了一般默默只求生存的農民，不過這樣的暴動氛圍所針對的當權者，並不是南部農民；義大利文學家 Francesco Jovine 形容說：「那些善良的人們，沒有任何生存的機會，他們被迫不顧一切保護僅存的靈魂，犯罪變成最後保衛的唯一手段，非人性的暴動行為因此天天上演，未來更好生活的希望逐漸熄滅。撇開心理與社會動機或是社會現實的因素，他們的犯罪行為成為其他的暴動沒有任何的不同，他們的反抗如同偷竊與一般的社會失序<sup>8</sup>！」

民匪運動的行動原本只是存在於一小群未受國家照顧的退役軍人，只想表達對社會與國家的不滿與其情緒，不過因為皮耶蒙的政府的失能，使得這樣的行動逐漸地瀰漫到各個低下階層與南方義大利各地；然而這樣的行動為何會越演越烈，第一、因為當時的政府為了有效管理暴亂的問題，駐紮許多軍隊與警察，對於事情處理的態度

---

<sup>7</sup> Luigi Bodio, *Di Alcuni Dati Misuratori del Movimento Economico in Italia*, Rome, 1991, p.37

<sup>8</sup> Francesco Jovine, *Saggi e Studi sul Brigantaggio Meridionale*, Collana, Italy : Enne; Data di Pubblicazione, 1984, p.256

是，只要有人告發或是因為軍隊與警察的個人好惡，警察就會出手逮捕，並且給予相當不人道的控制，如不給予人體所需要的飲水與鹽巴，因此這樣的管理方式往往會逮捕到許多無辜的民眾，第二、當局者也將農民與民匪運動劃上等號，並且對於農民而言，政府幾乎就像極權管理，在民匪運動與政府兩者之間，農民最後也被迫選擇願意為自己處境發聲的民匪運動，甚是加入他們的行列。

爲了生存而掙扎的南部義大利民匪運動，在當權者與地主拓展自我權力的同時，反對對政府的聲浪也逐漸地強化，因此與當權者衝突變得銳不可擋；其中在當權者的強力鎮壓，如將民匪的頭顱高掛在廣場中，或是將民匪從高塔上推下，這一些行爲表現出當權者對於底層人民的冷漠，然而的鎮壓並不會消滅這樣的反對聲浪，反而是會越來越高漲。

民匪運動所帶來意義不僅是表現出對社會現實的情況的不滿，也是對當時皮耶蒙政府的一個反對聲音；事件持續的發生也顯示出當時政府並沒一個好的且解決方案，並且其態度也表現出政府不願接受民眾的要求，甚至是不願溝通；因此人民也只能選擇激烈的手段，義大利文學家 Fara Misuraca 形容說：「民匪運動是政治與社會失衡之下的傳染病與後遺症<sup>9</sup>！」

在義大利的歷史研究中，民匪運動往往被視爲在一個貧窮社會中，因爲無法適應經濟或是社會轉型，如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過度中所產生的現象；民匪運動也是一種在社會與政治遭受剝奪的社會邊緣產物，不同於我們所常常見到的社會現象，民匪運動以打游擊的方是，比較沒有組織性，但具有行動力，可是帶有些許的社會意識，因爲貧窮與貧窮所帶來的社會剝奪，是一般人民所關切的，所以會比較引起底層人民的迴響。

民匪運動顯現出南部義大利農業社會的初期的政治反動，因爲影響範圍過於狹隘，所以所造成的政治效果不大<sup>10</sup>；不僅如此也凸顯出農民在害怕飢荒與對社會分配不公的不滿情緒之下，因本能而做出的失序行爲，如搶劫商人、稅收官員與地方權貴，

---

<sup>9</sup> Francesco Leoni, *Brigantaggio e Società in Storia della Sicilia, Napoli, Naples, Italy, 1978, p.84*

<sup>10</sup> Maria Cutrufelli, *L'Unità d'Italia. Guerra Contadina e Nascita dello Sottosviluppo de Sud, Verona, Italy, 1974, p.162*

這樣的行為表現出對在社會階層中的自我覺醒，不過因為沒有比較強烈政治意念的支撐，所以仍然只是一個初步的底層社會自我覺醒的意識與本能反應。

在一般南方人的眼中，民匪運動被視為人民的勝利與自我的覺醒，至今仍然有許多來自南方的歷史學家，指出民匪運動與我們熟悉的黑手黨不同，是一種普羅的英雄，他們形容這樣的運動為「在一個缺乏社會公平的農業社會中的一種痛苦的造反！」，另外有的形容為「具有直接爆炸性與原始性的農民反抗，一種永久對於當權者與富者不當行為的反對聲音！」，簡單來說在南方人的眼中，這是一種對抗政治與社會腐化的社會運動，與確保自我生存的保衛戰和最直接的行動。

所以不同於上世紀中，發生於各個國家的民主解放運動（如拉美國家與非洲），150 年前的義大利內部動亂，比較像一種底層社會人民對壓迫者的反抗。Eric Hobsbawm 形容說：「民匪運動是一種具有社會性的強盜概念與一種階級對抗<sup>11</sup>！」

從南部義大利的例子，Hobsbawm 試著追朔的根源，提出一個與社會建構過程有關的看法，他認為民匪運動是初期農業社會與社會邊緣中的反動精神表現，其中包含農民深藏心中的不滿情緒<sup>12</sup>，所以民匪運動扮演一種打擊社會不公不義的角色，並且維護其底層階級在社會的平等地位，不過道德層面卻是暴力的表現<sup>13</sup>。

然而他指出這樣的角色若在一个社會中逐漸強化時，就會慢慢地與執政當局引起衝突，因為民匪運動的訴求往往是與當局者背道而馳的<sup>14</sup>，不過民匪運動的意識或是文化也會因此而強化，其範圍也會漸漸廣化，不過並不會因此由下向上延伸，因為上層社會與既得利益者是不會參與這樣的行動，所以參與者僅限於底層社會人民。

還有他也認為民匪是傳統社會中的一種初期、但尚未成熟的現代政治表現，雖然其訴求行動為一種暴力行為，不過仍是一種與當局者溝通的模式，在這溝通模式之下，在越來越多的交流的情況之下（意指社會衝突），當局者也許會願意作些改變，提出更有效的社會改革與公共管理，因此他認為民匪運動是具有現代社會性的，且是

---

<sup>11</sup> Eric Hobsbawm, *I Baanditi. Il Banditismo Sociale nell'Eta` Moderna*, Turin, Italy, 1971, p.25

<sup>12</sup> *Ibid*, p.55

<sup>13</sup> *Ibid*, p.57

<sup>14</sup> *Ibid*, p.60

一種現代政治組織的雛形。

再者民匪運動的成因也凸顯出社會結構的一種表徵，因為南部義大利的社會結構較為脫離整體的社會結構，有就是說在南部農民處於一個與整體社會脫節的環境，所以不同於在統一復興運動時期，對於北部所發起的運動、如光輝五日等等，南部的民匪運動是經由一段長時間累積醞釀而成的一種社會反動，並不是一觸即發式的社會運動，並且因為民匪大多活動在鄉間，所以有比較多的機會與農民接觸。

另外對於長期處於北部的中央政府而言，比較無法理解民匪形成的根源與原因，因此中央如同局外人一般，在管理的成效上往往無法有較好的結果或是不懂如何回應其需求。

## 第二節 南方觀感

不論在那一個時間點，認同感是來自比較，所以會因為自身的環境與背景深深地影響，對不同於自身的“他人”印象，並且以自己的方式去歸類與詮釋，所謂成見（Stereotype）。然而在剖析南北兩方關係，彼此的成見是不容被忽略，尤其是北方對南方的成見，因為這樣的成見對於南方的歷史與未來的發展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南方義大利在義大利遠遠不止是一個單純的地理地區，而是帶有想像與隱喻的實體，具有好與壞的一面。

### 一、對南方的刻板印象

不同於其他區域，南方義大利從統一的時候，就被視為國家主要的問題之一，直到今日，總總各種因素使得南方義大利一直被排除義大利國家概念之外，甚至是歐洲。在 18 與 19 世紀期間，一種名為 Grand Tour 到義大利以尋求古羅馬與文藝復興的輝煌的旅行風潮，流行於歐洲的中產階級之間，當他們到了義大利南部，他們往往無法相信當地的情況，並認為那是非洲，不是歐洲，認為義大利就止於羅馬與那不勒斯之間一條名為 Garagliano 的河，在河的北部是義大利，河的南部卻是另一個世界，所謂非洲<sup>15</sup>；然而這樣的偏見，並不是一時的，卻是自古以來就有的<sup>16</sup>。當加富爾剛剛到南方

---

<sup>15</sup> Nelson Moe, *The view from Vesuvius : Italian Culture and the Southern Question*,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87.

義大利的時候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這不是義大利，這是非洲！」<sup>17</sup> 直到一百多年後的今日，一名義大利的記者薄卡（Giorgio Bocca）在他的書中曾說：「這裡就和我們所認識的義大利完全不一樣！」<sup>18</sup> 然而這樣的印象，透露出怎樣的訊息是南部義大利在當時並不存在於一般人心目中的義大利，甚至被排除歐洲之外，被歸納為非洲的一部份。

在十九世紀初期，一般來說現在的羅馬與托斯卡尼都被視為南方義大利的一部份，皮耶蒙的溫和派主義者巴柏（Cesare Balbo）說過：「義大利分為兩大區域，北部義大利與波河流域以南，是不爭的事實！」<sup>19</sup> 顯示出只有皮耶蒙與威尼多地區被視為北方，這樣的陳述如同將義大利活生生地切分為上下兩部份，雖然與現今的南方有所出入，不過不管是過去，還是現代的南方，可見南方並不是一個新的名詞，卻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偏見。

然而統一義大利的夢真正地實現的時候，其運動的主導者才真正理解到，於統治南方才是最困難的事業，在 1861 年加富爾給議會的一封信中寫到：「現在這個難題（指南方）比以前的（指統一復興運動）還要困難，相較於向奧國先戰與收復羅馬，要如何去彌除各地之間的差異去創造南北的和諧，顯得困難許多！」<sup>20</sup> 加富爾認為要解決問題不是只有管理，而是要去對南方有所認知，讓這樣的認知去轉化為有效管理，使得決策更符合南方的需求；不過加富爾的提醒並未改變當時的皮耶蒙政府的想法，因為皮耶蒙的態度使得南北兩方關係更為緊張。

當皮耶蒙的軍隊到達南方，他們帶著一種解放者的印象，他們認為南方是一群快樂的人住在一塊肥沃的土地上，並受著上帝的眷顧，只是因為被無能的波旁王朝控制著，只要推翻波旁王朝，一切將會變得美好。不過當南方的人民拒絕他們也反抗他們的時候，他們轉化一種鄙視的態度，認為南方是一個惡魔居住的天堂（Il paradiso

---

<sup>16</sup> 在 18 與 19 世紀期間，Grand Tour 一種到義大利以尋求古羅馬與文藝復興的輝煌的旅行風潮，流行於歐洲的中產階級之間，當他們到了義大利南部，他們往往無法相信當地的情況，並認為那是非洲，不是歐洲；拿破崙時期的行政官 Augustin Creuzè de Lesser 在他的書中“Voyage en Italie et Sicile of 1806”，曾經說過：「歐洲的疆界就到那不勒斯而已，西西里與義大利南部各省都屬於非洲」（L'Europe finit à Naples et même elle y fini assembl. La Clalabre la Scicile, tout le reste est de L'Afrique）Ibid. p.37.

<sup>17</sup> Carteggi di Camillo Cavour, *La Liberazione del Mezzogionor vols 3*, Bologna, Zanicheli, 1949 p. 208

<sup>18</sup> Giorgio Bocca, *L'Inferno. Profondo Sud, Male Oscuro*. Milan, Mandador, 1992. p. 28

<sup>19</sup> Cesare Balbo, *Le Speranze d'Italia*. Turin, UTET, 1920, p.137

<sup>20</sup> Vesuvio, p.156

abitato da diavoli) )，所以要將南方文明化，甚至是用武力，不然南方的腫瘤將會傳染到義大利每一塊土地<sup>21</sup>。這樣的想法顯示出北方的統治階級對南方的不了解，在一個沒有調整態度與制度情況之下，北方帶著解放的態度，想要去改變南方。

一般來說，大多的北方人對於南部的情况，並未抱持著同情的態度，認為南方是一個陌生的區塊，不過陌生並未增加北方人對南方的好奇心，反而是更加疏離，認為南方為第三世界的印象只增不減，因此到了 20 世紀初，仍然有許多人認為南方是義大利的印度 (India Italian) <sup>22</sup>。

然而這樣的印象，並不是只存在北方，在 19 世紀初期連南方的知識份子也有一樣的想法，南方的知識份子受到一些畫刊的影響，開始對於南部義大利與歐洲各地區之間的比較產生興趣，南方的政經學者 Antonio Genovesi 在那不勒斯大學的一堂課中講到：「在南方的文明程度遠遠落後歐洲各國！」<sup>23</sup>，接著他又說：「因為傳統與風俗，我們非常不如其他地區的義大利人，那些比我們更為完美的人，如羅馬人與佛羅倫斯人！」<sup>24</sup>從這方面，我們不難發現，其實在南方，也有人有著和北方人一樣的想法，不過不同於北方的是，南方的知識份子想要表達是對於現況的不滿，經由表達不滿表現出他們對於當時的波旁王朝的氣餒。

## 二、北方的偏見

在歐洲各國積極將自己歸類為優秀的民族時 (Aryan 運動)，一些關於種族理論也漸漸出現；不過在義大利，種族被運用在較為不同的地方。在當時種族往往會被拿來解釋南北的不同之處，並且認為是南方問題的根源，如文盲、貧窮、疾病與犯罪率等等。

在十九世紀末期，盛行於歐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強化北方對南方的偏見，其中表現在對人種的歧視，當時的北方知識份子運用他們所謂的科學方法認為南方人是次一等的，尤其是農民，在透過報章雜誌的發表，如 *Cosmorama pittorico* 與 *Rivista*

---

<sup>21</sup> Gabriella Briaudi, ed. by David Forgacs and Robert Lumley, Op.Cit., p.75

<sup>22</sup> Enersto De martino, *LaTerra del Rimorso. Contributo a Una Storia Religiosa de Sud*. Milan : Il Saggiatore, 1981, p.22.

<sup>23</sup> Franco Venturi, *Settecento Riformatore : Da Muratori a Beccarla*, Vol. 1, Turin : Einaudi, 1969, p.574

<sup>24</sup> *Ibid*, p.584

europa 等等<sup>25</sup>，使得有越來越多的北方人認為他們比南方人高一等。然而這些知識分子開始主張犯罪行為是基於個人天生的內在因素所導致而成 – 種族，即所謂的原因決定論（Determinism）。

在 1876 年義大利犯罪學家隆布羅索（Cesare Lombroso）在一本名為“犯罪的人”（*L'Uomo Criminale*）的書中，他將所以歐洲所有人種粗分為兩大類：日耳曼人與拉丁人，也就是金髮與深色頭髮的差別，之後他再將義大利人細分為三部份：北部的日耳曼人、中部的拉丁人與南部的阿拉伯人與希臘人，接著他運用實證的統計學方法，將犯罪個體的特徵套在南方民族的身上<sup>26</sup>，因此他把對犯罪的研究轉移到對南方的民族的研究，他認為南方的人種有著先天的偏差行為，使得犯罪行為常常出現在南方，因此他認為南方問題的主要原因不是文盲、貧窮、疾病與犯罪，而是種族，並認為那是一種社會疾病（Social Disease），並宣告犯罪的行為是天生的，是一種具有遺傳性心理與肢體的障礙，稱為天生罪犯（*Delinquente nato*）。

另外當時的檢察官費利（Enrico Ferri）也延續隆布羅索的概念，認為犯罪行為與種族有著密切的關係，除此之外，他認為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他認為南部義大利犯罪率居高不下，除了種族的因素，只剩貧窮與文盲等因素；不過在各式各樣的環境中，種族仍為主要的元素，他解釋說：「市民的進化程度與人種的野蠻習性息息相關！」<sup>27</sup>再者他說：「黑人（*Razza sbianca* 意指南部義大利人）並不完全是拙劣的，只是有著如同嬰兒般地不穩定因素和不同於他人（意指北部義大利人）的成熟發展，因此造成智能發展不足的現象！」<sup>28</sup>因此他認為只有低劣的種族（*Razza maledetta* 或是 *Razza dannata*）才會是有犯罪的傾向。

義大利社會學家尼切福羅（Alfredo Niceforo）依然採用種族的觀點解釋南方人的犯罪行為；他把義大利分為兩部份，在北方為歐洲與塞爾特民族，而南方則是源自於非洲的地中海民族，在他名為 *Contemporary Barbarian Italy* 的書中，他強調南部義大利

<sup>25</sup> 這些雜誌常常寫到南方人是不同北方人，形容他們不勤勞與不誠實，把他們稱為“賤民” Nelson Moe, *Op. Cit.*, pp.93 – 101

<sup>26</sup> 隆布羅索發現犯罪人的手臂與手指比較長，毛髮也濃密烏黑、牙齒比較尖與顴骨較低，類似未進化為人類的猿人（*atavists*），根據這樣的理論，他將南方歸類為最原始的人（*Primitive*）。Cesare Lombroso, *L'Uomo Bianco e l'Uomo di Colore : Lettere sull'Origine e la Varieta' delle Raze Umane*, Padua : F. Sacchetto, 1998, pp.101 – 104

<sup>27</sup> Enrico Ferri, *L'Omicidio nell'Antropologia Criminale*, Turin : Bocca, 1985, p.107

<sup>28</sup> Ferri 1895, vol 1:250, oriental , p.107

真實地反應出犯罪遺傳的現象，除此之外，他也指出南北不同的種族造就不同的社會建構，在北部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而南部卻是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將他們從傳統的陰影中釋放出來，因此他認為要解決問題，只有完全地方自治的政府，才可依各個區域的需要，提供不同政治服務。

不過犯罪行為不僅只有在南部義大利才有，在北部也常常出現，對費利而言，不同於南部的殺人犯，北部人的犯罪行為是一種現代化的犯罪行為，如偷竊與詐騙。

在現實層面，要去定義義大利的種族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因為歷史因素，使得義大利民族呈現混雜的狀態；然而隆布羅索、費利與尼切福羅的影響並不是在定義南部義大利人為低劣種族，而在當時他們是具有說服力與公信力的學者，因此他們的觀點會因為他們的地位而更加強化；再者他們的學生大多在後期的政府任職相當重要的職位，所以對南部義大利的偏見透過他們的傳遞，變得越來越多人接受這樣的觀點，因此在當時他們的著作，一再而再翻版，並且翻譯成各種語言<sup>29</sup>。

### 第三節 霸權的失敗

對義大利統一的認知缺乏與統治階級所造成的理想破滅，而造就伴隨著統一而來的南方問題。在 1861 年，義大利歷史學家維拉里（Pasquale Villari）在一本名為 *La Perseveranza* 的雜誌上發表一篇關於南方問題的專欄，其專欄指出南方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南方因而會變成問題，是因為自私的北方資本階級與統治階級，因為執政能力的不足，而導致只能用高壓與武力去管理與統治，使得北方與南方雙邊的關係，變成一種像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對維拉里而言，北方的統治階級利用國家統一為工具，去掌控地方與中央政府，以獲得並維持其政治的權力，毋庸置疑地造就了南方問題<sup>30</sup>。

另外葛蘭西認為統一復興運動給予南方的傳統地方勢力（指地主）與北方政治勢力（指政府）一個構成互利聯盟的機會，稱為歷史集團（*Blocco Storico*），因此造成

---

<sup>29</sup> Delfina Dolza, *Essere figlie di Lombroso : Due Donne Intellettuali tra 1800 e 1900*. Milan : Franco Angeli, 1985, p.99

<sup>30</sup> Pasquale Villari, *Le Lettere Meridionali e altri scritti sulla questione sociale in Italia*, Florence : Successori Le Monnier, 1878, p.147

經濟與政治、甚至是社會的二元化，使得南部義大利永遠處於次要地位的狀態<sup>31</sup>。

對於統一之後的經濟政策，當時的外交官員索尼洛（Sidney Sonnino）也批評地指出，對於南方而言，政府只是高壓統治、高稅收與驕傲的官員，而不是合理的政策<sup>32</sup>；甚至也有學者認為北方是利用南方的稅收，作為發展工業化的工具<sup>33</sup>。

### 一、霸權與歷史集團

對於葛蘭西而言，霸權不是一種強制的武力行爲，而是一種藉由溝通，積極地尋求共識的統治行爲。他感覺到了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中支配關係的新形態，即它比以赤裸裸的武力為基礎的統治權力更為含蓄、複雜、多元，尤其是它暗示了新的統治形式常常是以被統治者的默許與乃至配合為基礎的。這種默許與配合建立在文化領導權的基礎上，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與他的市民社會 / 政治社會理論密切相關。他把"上層建築"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可以稱為"市民社會"（又稱為私領域）的整個有機組織，另一個則是"政治社會"（又稱為國家）。上層建築的這兩個層面又分別發揮著兩種不同的功能，霸權理論中，市民社會的功能，它支配全社會的群體實踐，作用於大眾的哲學或是共識，引導大眾自發地去認可與認同，統治階級在群體中所強加與賦予他們的社會思想與約束。這種認同是通過統治地位的群體所擁有的特權（因為他們在生產的世界佔據的位置）而產生的；而政治社會或國家發揮"直接的支配"作用或通過國家或司法部門實施強制性命令。對於不同意（積極地或消極地）的群體實施強制。

對他而言，霸權不只是一個統治階級的政治與經濟控制的手法，統治階級必須透過合法的機制，並取得領導的正當性；再者霸權是一個可以引導與說服大眾，並且尋求共識的能力，然而葛蘭西所謂的共識是一種大眾認可他們與統治階級的關係與接受其統治階級的領導<sup>34</sup>。

然而從社會結構運作模式和生產模式來看，霸權被視為一種社會關係的創造與再造，這樣的創造或是再造都包含了道德與社會體制，並且會產生一種集體的社會力量

<sup>31</sup> Jane Schneider, Op.Cit., p.135.

<sup>32</sup> Sidney Sonnino, "Delle Condizioni dei Contadini in Italia." In *Discorsi Extraparlamentari I*, Bari : Laterza, pp.155-61

<sup>33</sup> Francesco Nitti, "Nord e Sud dopo L'Unita." In *Il Mezzogiorno in una Democrazia Industriale*, Roma: Laterza, 1987, pp.1-87

<sup>34</sup> cited in Alvarado & Boyd-Barrett 1992: 51

<sup>35</sup>；透過不同的製造模式，產生不同的社會關係，漸漸地這樣的力量成爲國家的基礎<sup>36</sup>。

葛蘭西認爲統一復興運動給予南方的傳統地方勢力（指地主）與北方政治勢力（指政府）一個構成政治互利聯盟的機會，稱爲歷史集團（*Blocco Storico*），集團本身是一種階級的社會結構，表現一種政治主導的力量。然而歷史集團主要表現在三種途徑：一、經濟途徑：透過經濟主導權，獲得政治主導；第二、結構途徑：利用法律與結合社會共識，如選舉；第三、意識脈絡途徑：藉特定語言表達，有系統地推廣其思維，如法西斯主義。

歷史集團在社會或政治中，通常是統治階級是透過社會力量的爭奪，而建立的社會關係，所以不同於一般政治聯盟所指的合作，歷史集團更有整合的意涵；歷史集團往往有自身的政治意念與其生命力，其統治集團的生命力來源，除了政治、經濟之外，就是階級。

然而歷史集團在統一復興時期，一直掌握義大利的政治力量，造成的大小不一的作用，例如爲了自己的製造產業，反對關稅保護，促使政府在沒有整體規劃的情況之下開放了市場，使得南部的農業經濟無法與他國競爭，所以就有義大利的學者批評說：「歷史集團的運作，不僅使<sup>l</sup>南部義大利陷入經濟落後的深淵，影響的不只是與北部的差異性，更是統治階級的力量聚積，與更加對南部的漠視不理。<sup>37</sup>」

## 二、共識的缺乏

就知識份子和大眾的關係<sup>38</sup>，葛蘭西分析義大利統一與南北社會分裂，並提出一些看法，他認爲義大利人缺乏一種明確又實質共識，而國家就像一個隨意由政治人物操控的物體，政治人物常常經由演說操控民意以及決定政策<sup>39</sup>。解決的方法是以自我認知，去建構一個知識份子與大眾新的聯繫關係或是溝通平台；所以他認爲南部義大利

---

<sup>35</sup> Robert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9

<sup>36</sup> *Ibid*, p.353

<sup>37</sup> Giuseppe Giarrizzo, *La Modernizzazione Difficile : Citta` e Campagne nel Mezzogiorno dall'eta` Giolittiana al Fascismo*, Bari : De Donato, 1983, p.255

<sup>38</sup> 知識份子指的是領導人物與中產階級，大眾是一般農民與無產階級。

<sup>39</sup> Jane Schneider, , *Op.Cit.*, p.140.

需要的不只是有意願的知識份子與一個有遠景的政策，更需要一個共同的信念與實質的明確目標。

義大利復興運動後，所產生的南方問題是一種政治與文化的霸權問題<sup>40</sup>，一種霸權的失敗，一種知識份子與統治階級的失敗，不論是民主派還是溫和派，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將統治的威權轉換成一種政治與文化的共識。而他們的失敗，是因為雅各賓主義（Jacobinism）<sup>41</sup>的與非實證哲學的普世價值<sup>42</sup>，例如卡達內歐認為可以藉由動員國家軍隊，去促進社會的統一，以及馬志尼認為政治統一等同文化統一；然而唯一解決的方式是重新建構知識份子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南方的問題並不只是簡單的生存問題，而是一個大眾尋求解放自我意志和尋求與統治階級溝通與領導的問題；並且南方問題，也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它是一個普遍的政治問題，因為在一個沒大眾為基礎的體制之下，政府唯一只能用武力與強硬的官僚體系去維持社會秩序；北方（知識份子與統治階級）因為一種殖民意識，認為與南方的統一是種征服，他們歧視南方以及漠視南方的需求，加上南方（大多是佃農與無產階級）有著一種天生的服從與懼怕性格，使得兩者之間的問題，不是推行一個特別政策就可以解決的。

對於他而言，統治階級所犯下最大的錯誤是隔離漠視（Separateness）與不了解（Incomprehension），第一、在國家成立之際，知識份子與統治階級對南方的情況，感到相當錯愕，所以選擇漠視不理；其次、在一個混亂的社會中，用一個不切實際的方法，造就了社會的不平等與民主的假象。；認為民主從未在義大利成爲一個共識，因為它的開始是由一小群的“學者”（Savant）制出準則，勾勒出一個虛幻。他稱爲是一種“啓蒙時期的偏差”（Enlightenment error）。

---

<sup>40</sup> "霸權"這個概念在葛蘭西那裏用來描述與赤裸裸的壓迫與強權不同的，它不是表現為強制，而是通過被統治者的積極共識（consent）而實施的統治。

<sup>41</sup> 雅各賓主義不容多元化社會，它強調普遍意志凌駕於一切，而抹煞了個體的獨特性。

<sup>42</sup> 他強調知識份子的使命並不是把自己的哲學與大眾的哲學相對立起來，而是提升由“常識”組成的意識形態。葛蘭西雖然承認知識份子確高於人民大眾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失去與大眾的聯繫就會變得沒有力量與意義。如果知識份子對於常識進行精心推敲並加以提升，則可以使常識具有連貫性，從而成爲一種“更新了的常識。換言之，實踐哲學並不傾向於讓大眾停留於常識的原始哲學水平上，而是把他們引向更高的對於生活的理解。如果它肯定知識份子與大眾之間聯繫的需要，那麼這樣做的目的不是限制科學活動或在大眾的低水平上維護整體性，而是爲了建構一個知識-道德集團（intellectual-moral bloc），在政治上，它可以使得大眾獲得知識成爲可能。Jane Schneider, , Op.Cit., p.133.

葛蘭西認為國家的認知不僅僅是一般公共領域的一部份，如政府、軍隊等等，也包含市民社會的私領域，如教堂、教育等等，透過霸權的手段，將社會關係更加互動，因為國家不只是分門別類的政治機構，而是一種整體社會關係的建構與傳達或是表現<sup>43</sup>。

對於義大利人而言，國家的呈現並不是統治階級所塑造出的美麗空殼，而是一個明確的意識與活躍的體制，所以知識份子就如同一本百科全書，大眾就像一個期待填滿的空瓶，而知識份子必須時時藉由回應大眾的需求，以獲得大眾的支持，進而領導大眾，反之大眾藉由回應支持，以獲得自己的需求；而兩者之間必須藉由溝通，尋求一個共識（Consent）或是一種共同意識（Common sense）以維繫社會和諧。而葛蘭西認為要達到兩者之間的溝通只有兩種方法（1）單一英雄的出現，一種力量的操控，適用於未開發的社會（2）文化再次塑造，一種緩慢的社會改革，適用於西歐的公民社會（包括義大利）。

然而當南北關係建立在互相漠視的情況之下，因為隔離而使溝通變成不可能，漸漸地不同程度的誤解會存在所有人之間，對於北方，無產階級與農民會感到被遺棄；對於南方，知識分子與統治階級會覺得無法挽救；因此誤會只會加深，不會減弱。因為殖民意識，北方從未與南方為一體，逐漸地漠視與忽略，再加上統一框架中的區域主義，北方所需要作的不是抹滅對自己的認同，而是要從一種自私的區域主義中解放出來。

所以他鼓吹一種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與去區域化（Deprovincialize）<sup>44</sup>，希望從中找到一個大眾精神（Public Spirit），並藉著溝通貫穿社會與文化層次，使得政治自覺不只是精英的產物，也使大眾不疏離其公眾社會。

---

<sup>43</sup>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 Smith, 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261

<sup>44</sup> 新人文主義者相信當權者會盡其所力，去保有本身的權力，然而要改變這樣的情況，唯有藉由強烈但非暴力的個人、社會與政府變革。

然而義大利因為南方問題，呈現出一種脆弱，且分裂的國家，在表面的統一之下，南北義大利逐漸疏離，不論是個人還是政府，表現出一種異己樣態（Alterity）氛圍<sup>45</sup>。不論是數百年來外人的統治或是文明發展的缺乏，一般來說，南方一直被排除在義大利的國家意識之外，被視為另一個世界。

葛蘭西指出，南方在統一之後，因為相較北方的具有經濟實力的政治菁英，南方只有大量的農民，且彼此互相漠視不理，所以南方變成依賴北方，且受北方統治的狀態；另外在北方統治者的自私心理，南方只能一直維持處於附屬的地位<sup>46</sup>。

一般來說，在現實層面，南部義大利如同一個消極的社會建制，在心裡層面，則有如國家的附屬，所以要消除南北兩者之間的對立，必須透過歷史的知覺先，消除對南方的排他性；然而在統一復興運動的自由解放訴求之下，除了從外國獲得自由的義大利，是否也獲得排他性的心理解放？

---

<sup>45</sup>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異己樣態的現象是會因為差異性的升高，且整合其內部的認同，漸漸地區別自我與“他人”。Antonio Gramsci, Op.Cit. pp. 76-78

<sup>46</sup> Edward Said, “The methodology of Imperialism. In *After Colonialism*”, ed. Gyan Prakash, pp.21-40.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40.

## 第七章 結論

從 1861 年義大利統一以降，義大利就一直陷在南方問題的困窘，南方問題不是單一層面的問題，而是經由多重的與多樣的層面而成，不論是經濟、社會或政治；再者因為北方自統一以後，就主導著義大利的政治決策，並且這些決策不見得在南方適用，所以北方在的南方問題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南方問題也不完全是外部的壓力而成，其內部的已存在問題，如人力教育、經濟資源與傳統社會結構，都是問題結構的一環。

為何義大利政府遲遲不解決南方問題？因為在國家統一的時刻，義大利在整合社會與政治結構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整體義大利沒有因為統一變化的單純化，區域之間的經濟與文化的落差，變成一種極端的對比，不僅在實質層面上，塑造了義大利內部的差異，也在心理層面，影響了政治的態度與個人對於他人的觀感，甚至是排斥（北方排斥南方）。除了區域之間的差異，社會階層的互信缺乏也影響著義大利的國家建構，整個社會切分為法治義大利與真實義大利的兩極化社會。

然而社會整合不是那麼容易，再加上南方的經濟情況也不利於當時農業轉型工業的經濟型態，因此當時政府為了避免其經濟損耗太大，進而不採取任何做法。經濟的二元化突顯出義大利經濟發展的難題，尤其是南部義大利，所以原本的經濟結構，並未因此有所影響。再次檢視其統一運動，當時的政府只專注於統一的事業，相對於南方與其經濟的問題，則是採取忽略的態度。因此經濟的問題也顯現出政府對南方的一種漠視與疏離。

其次國家認同也使新生的義大利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也造就義大利社會建構的崩解，而經由再製造，使得整體義大利一直處於國家歸屬感低落的狀況，雖然有識之士不斷地推行各種的運動，燃起一絲絲地希望，但也被根生蒂固的本土情感，漸漸地削弱。

另外執政者為了贏得絕對多數，用賄賂與收買的方式獲得反對勢力的支持，使得政治如同一場交易，這樣的準行動行爲（Quasi-action），政府為自己的私利，無法為人民服務，更不要說要解決南方問題，因此政府離人民越來越遠，政府對人民的允諾

也都一一跳票。因為政府被執政者所濫用，而無法發揮實質功能，社會改革的路變得遙遙無極，極權的勢力漸漸地增溫，為義大利的社會帶來一個不確定感。

因此這樣的政治文化加上原本存在傳統社會中的侍從文化，以及其政治結構無論在制度層面或是空間（國家 – 地方），對於整體社會的資源分配有著大小不一的影響，其次資源擁有者透過轉化主義的政治交換，將觸角延伸到每一角落，權力更將深化與廣化。

然而這樣的政治交換也將統治階級與底層人民切分成兩各不同的層面，一是法治義大利與真實義大利，使得大多的人無法享有到英有的公共利益，並且其政府也缺乏大眾的支持。

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人們所期待的自由與社會改革的時代即將到來，也期待帶著戰後重建可以為義大利帶來一線希望，不過要解決延續已久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再加上當時普遍性區域之間的深層刻板印象，那一絲希望就此迅速地被熄滅。

數十年來，義大利政府想盡辦法協助南方（如名為 *Cassa Per il Mezzogiorno* 的振興南方基金），振興其落後的經濟，及縮短與北部的差距，但其方法不是不適用於南方以及並考量周全，或是無從了解南方的需要，使得此計畫沒有獲得預期中的效果。因此南北之間的差距並未因為現代的發展有減弱的趨勢，南方仍然是義大利最貧窮的區域，所以若沒有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這樣情況只會持續加深與惡化。

在過去因為羅馬帝國，義大利擁有歐洲最輝煌歷史與文明，不過到的現在卻是歐洲最年輕、最脆弱的國家之一。1861 年伊曼紐二世與加里波底在太亞諾的會面，決定了現代義大利的未來。不過政治的結合，並未解決所有的問題，而義大利也因此身陷泥沼當中，而其中最困擾義大利政治家與學者的是義大利的國家認同問題；直到現在 140 年後的今天，儘管現今的政府努力彌平其紛爭，為人民創造出一個具體的國家意識，不過現代義大利人，依然在尋找自己的歸屬。最近，雖然南北之間的衝突並未造成流血，不過國家意識與社會凝聚力的持續缺乏，以及新聯邦主義的高漲，影響的不只是義大利政治的穩定。然而義大利身為歐盟的一員，不可避免的是南方的窘境已不再只是單獨義大利的問題，也影響到整體歐盟的經濟發展與區域發展，也為歐盟帶來

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大小不一的衝擊。

不過義大利現今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最近才發生的，而是經由數百年的歷史，所累積而來的<sup>1</sup>。根據 Duggan 的書所說：「對義大利抱這不確定的氛圍，早已在 1870 年之前就存在了<sup>2</sup>。」直到今日，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民族意識的缺乏，造成現今義大利政治不同程度的影響。



---

<sup>1</sup> 有些學者認為義大利的認同問題可以追溯到中古世紀，見 Matt Frei, *Getting the Boot : Italy's Unfinished Revolution* (New York : Times Books, 1995) , pp.150-156.

<sup>2</sup> "The atmosphere of crisis brought to head the uncertainties about Italy that had been in the air since 1870s...", Christopher Duggan, *A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p.171.

## 參考資料

### 一、中文書目：

1. 約翰·高奇。鄭明萱譯。《義大利的統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
2. 葛蘭西。《獄中札記》。台北：谷風出版社，1988年
3. 蔡百鈞。《義大利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年

### 二、英文書目：

#### (一) 英文專書

1. Allen, Kevin & M, MacLennan, *Regional Problems and Politics in Italy and France*. London : Allen and Unwin, 1970.
2.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Verso, 1991.
3. Banfield, Edwar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58.
4. Bellamy, Richard, *Modern Italian Social Theory : Ideology and Politics from Pareto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987.
5. Bonstetten, Charles – Victor, *The Man of the North, and the Man of the South : or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New York : F.W. Christern, 1864.
6. Churchill, Kenneth. *Ital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1764 – 1930*. London: Macmillan, 1980.
7. Cipolla, Carlo,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Economic Power in Europe.*” *In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 – 1700*. London : Routledge, 1993
8. Clark, Martin, *The Italian Risorgimento*. London : Longman, 1998
9. Cox, Robert.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 Cooper, Frederick, & Laur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1. Culler, Jonathan, *Saussure*. Glasgow : Fontana/Collins, 1976.
12. Davidson, Alastair. *Antonio Gramsci :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 New Jersey : Merlin – Humanity Press, 1977.
13. Davis, John, *Gramsci and Italy's Passive Revolution*, London: Croon Helm, 1979.
14. Davis, John,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Italy’s Southern Problem*” In *Italian Regionalism : History, Identity, and Politics*. Ed. Carl Levy. Oxford : Berg, 1996.
15. Davis, John, “*The South, the Risorgimento,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ern Problem*”. In *Gramsci and Italy’s Passive Revolution*. Ed. John Davis, London : Croom Helm, 1979
16. Dickie, John, *Darkest Italy : The Nation and Stereotypes of the Mezzogiorno, 1860 – 1900*.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99
17. Di Scala, Spencer, *Italy from Revolution to Republic, 1700 to the Present*. Boulder, Colorado : Westview Press, 1995.
18. Dombroski, Robert. *Properties of Writing :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Modern Italian Fiction*.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 Duggan, Christopher, *A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 Duggan, Christopher, *Fascism and the Mafia*.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 Eisenstadt, Shmuel & Roniger, Luis, “*The Study of Patron – Client Relation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Patronage and Development*. Beverly Hill : Sage, 1981
22. Fabian, Johannes, *Time and the Other :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23. Forgacs, David & Lumley, Robert, *Italia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 Forgacs, David, *Italian Culture in the Industrial Era, 1880-1980 : Cultural Industries, Politics, and the Public*. Manchester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25. Frederic Spotts, & Theodor Wieser. *Italy, a difficult democracy : a survey of Italian politic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6. Frei, Matt, *Getting the Boot : Italy's Unfinished Revolution*. New York : Times Books, 1996
27. Jemolo, Arturo Carlo, *Church and State in Italy, 1850 – 1950*. trans. David Moo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60.
28.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n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71.
29.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s.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 Lawrence & Wishart, 1973
30. Graziano, Luigi, *Patron – Client Relationships in Southern Italy*. Bologna : Zanichille, 1982.
31. Hearder, Harry, *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isorgimento 1790 – 1870*. New York : Longman, 1983.
32. LaPalombara, Joseph, "Italy: Fragmentation, Isolation, and Alienation," in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33. Keating, Michael, *The New Reg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Cheltenham*. UK : Edward Elgar, 1998.
34. Moe, Nelson, *The view from Vesuvius : Italian Culture and the Southern Question*.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35. Morrogh, Michael,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91.
36. Pratt, Jeff, *Italy : Political Un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a*, in "The Politics of Recognizing Different : Multiculturalism Italian Style". London : Ashgate, 2002.

37. Preston, Peter, *Political/Cultural Identity Citizen and Nations in a Global Er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7
38. Richard, Charles, *The New Italians*. New York : Penguin Books, 1995.
39. Said, Edward, “*The methodology of Imperialism. In After Colonialism*”. ed. Gyan Prakash, pp.21-40.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40. Salomone, William, *Italy from the Risorgimento to Fascism*. ed. A. Garden
41. Salvatorelli, Luigi, *The Risorgimento: Thought and A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42. Sassoon, Anne Showstac, *Gramsci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London : Routledge 2000.
43. Silone, Ignazio, *The God That Failed*. ed. Richard Crossman, New York : Bantam. 1965.
44. Schneider, Jane, *Italy's “Southern Question” – Orientalism in One Country*. Oxford : Berg, 1998
45. Scott, Brian, transl. “*Liutprand of Cremona*”, *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opolitana / The Mission to Constantinople*. London :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93.
46. Seton-Watson, Christopher, *Italy from liberalism to fascism*. New York : Methuen & Co., 1993.
47. Smith, Mack, *Italy, A modern history*. Michigan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48. Smith, Mack, *The Making of Italy, 1796-1870*. London: Macmillan, 1968.
49. Woolf, Stuart, *A History of Italy 1700-1860*. London: Routledge, 1979.

## (二) 英文期刊

1. Clough, Shepard B, & Livi, Carlo, "*Economic Growth in Italy. An Analysis of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North and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1956, pp. 334-349.

2. Davis, John, “*Remapping Italy’s Pa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4, pp. 291 – 320.
3. Dickie, John, “*A World at War : the Italian Army and Brigandag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33,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1992, pp. 1 – 24.
4. Farrell, Joseph, “*Patrick Brydone : Enlightenment Traveller*” In Eds Emanuele Kanceff “*Viaggio nel Sud*”Vol.1, *Viaggiatori Stranieri in Sicilia.* and Roberta Ramponed. Geneva : Slatkine, 1992, pp.92 – 93.
5. Granovetter, 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acago, 1978, pp.1360 – 1380.
6. Shepard B, Clough & Livi, Carlo, “*Economic Growth in Italy. An Analysis of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North and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6, pp.334 – 349.

### 三、義文書目：

1. Arduino, Atonio, *Il Molise dall'Unita d'Italia all Repubblica.* Italy : Minichetti-Guglielmi, 1975.
2. Balbo, Cesare. *Le Speranze d'Italia.* Turin: UTET, 1920.
3. Bocca, Giorgio, *L'Inferno. Profondo Sud, Male Oscuro.* Milan: Mandador, 1992.
4. Bodio, Luigi, *Di Alcuni Misuratori del Movimento Economico in Italia.* Rome, 1991.
5. Bowring, Giovanni, *Statistica della Toscana, di Lucca, degli Stati Pontifici e Lombardo – Veneti.* London : G. Clowes and Sons, 1998.
6. Cafagna, Luciano, “*Grandi Problemi della Storiografia del Risorgimento*”, *Sviluppo Economico e Movimento Nazionale* , in *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 Rome : Congresso di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 1978.
7. Cancila, Orazio, *Baroni e Popolo nella Sicilia del Grano, Palermo.* Italy : University of Palermo, 1983.
8. Caracciolo, Alberto, *Stato e Societa` Civile : Problemi dell'Unificazione Italiana.* Torino : Einaudi, 1977.
9. Carano–Dovito, Giovanni, *L'Economia Meridionale Prima e Dopo Il Risorgimento.*

- Florence : Vallecchi, stampa, 1928.
10. Carlo, Alianello, *Il risorgimento nell'Italia Meridionale*. Milan : Rusconi, 1998.
  11. Cavour, Carteggi di Camillo, *La Liberazione del Mezzogionor vols 3*. Bologna: Zanicheli, 1949.
  12. Croce, Benedetto, *Storia d'Italia*. Bari: Laterza and Sons, 1928.
  13. Croce, Benedetto. *Una Famiglia di Patrioti*. Bari : 1962.
  14. Cutrufelli, Maria, *L'Unita` d'Italia. Guerra Contadina e Nascita dello Sottosviluppo de Sud*. Verona : Italy, 1974.
  15. De Martino, Enersto, *LaTerra del Rimorso. Contributo a Una Storia Religiosa de Sud*. Milan : Il Saggiatore, 1981.
  16. De Mauro, Tullio, *Storia Linguistica dell'Italia Unita*. Bari: Laterza, 1986.
  17. Dolza, Delfina, *Essere figlie di Lombroso : Due Donne Intellettuali tra 1800 e 1900*. Milan : Franco Angeli, 1985.
  18. Doria, Manlio Rossi, *Dieci Anni di Politica Agraria nel Mezzogiorno*. Bari : Laterza, 1988.
  19. Ellena, Vittorio, *La Statistica di Alcune Industrie Italiane*. Roma: Tip. Elzeviriana, 1879.
  20. Farini, Domenico, *Diario di Fine Secolo*. Rome, 1961.
  21. Ferri, Enrico, *L'Omicidio nell'Antropologia Criminale*. Turin : Bocca, 1985.
  22. Fortunato, Giustino, *Il Mezzogiorno e lo Stato Italiano*. Bari: Laterza, 1911
  23. Gallino, Luciano, *Dizionario di Sociologia*. Turin: Utet, 1993.
  24. Giarrizzo. Giuseppe, *La Modernizzazione Difficile : Citta` e Campagne nel Mezzogiorno dall'eta` Giolittiana al Fascismo*. Bari : De Donato, 1983.
  25. Hobsbawam, Eric, *I Baanditi. Il Banditismo Sociale nell'Eta`*. Moderna: Turin, Italy, 1971.
  26. Jovine, Francesco, *Saggi e Studi sul Brigantaggio Meridionale*, Collana, Italy : Enne; Data di Pubblicazione,1984.
  27. Leoni, Francesco, *Brigantaggio e Societa` in Storia della Sicilia*. Napoli, Italy,1978.
  28. Lombroso, Cesare, *L'Uomo Bianco e l'Uomo di Colore : Lettere sull'Origine e le Varieta` delle Raze Umane*. Padua : F. Sacchetto, 1998.

29. Michels, Roberto, *Il Proletariato e la Borghesia nel Movimento Socialista Italiano*. Torino: Società Tipografico Editrice Nazionale 1908
30. Nitti, Francesco, “*Nord e Sud dopo L’Unita.*” In *Il Mezzogiorno in una Democrazia Industriale*. Roma: Laterza, 1987.
31. Rodolico, Niccolò, *Il popolo agli inizi del Risorgimento nell’Italia meridionale. 1798-1801*. Firenze : Le Monnier, 1926.
32. SVIMEZ, *Statistiche sul Mezzogiorno d’Italia 1861-1953*. Roma: SVIMEZ, 1954.
33. Turiello, Pasquale, *Governo e Governati in Italia*. Bologna : Zanichlli, 1982.
34. Venturi, Franco, *Settecento Riformatore : Da Muratori a Beccarla, Vol. 1*. Turin : Einaudi, 1969,
35. Villari, Pasquale, *Le Lettere Meridionali e altri scritti sulla questione sociale in Italia*. Florence : Successori Le Monnier, 1978.
36. Zarrilli, Giovanni, *Dagli Albori del Risorgimento all’Unita d’Italia*. Bologna, Italy,1993.

#### 四、網路資料：

1. 大英百科知識網 [wordpedia.britannica.com](http://wordpedia.britannica.com)
2. 皮耶蒙區域政府官方網頁 [www.regione.piemonte.it](http://www.regione.piemonte.it)
3. 政治引言網 [www.politicalquotations.co.uk](http://www.politicalquotations.co.uk)
4. 義大利文學網 [www.classicalitaliani.it](http://www.classicalitaliani.it)
5. 義大利當代歷史研究會 [www.sissco.it](http://www.sissco.it)
6. 義大利歷史網 [www.cronologia.it](http://www.cronologia.it)
7. 歐洲移民研究中心 [www.emz-berlin.de](http://www.emz-berlin.de)